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8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9 時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梁君彥議員, G.B.S., J.P.

涂謹申議員

梁耀忠議員

石禮謙議員, G.B.S., J.P.

張宇人議員, G.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G.B.S., J.P.

李慧琼議員, S.B.S., J.P.

陳克勤議員, B.B.S., J.P.

陳健波議員, G.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黃國健議員,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何俊賢議員, B.B.S.

易志明議員, S.B.S., J.P.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B.B.S.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J.P.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鑾議員, J.P.

梁志祥議員, S.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B.B.S.,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強議員, J.P.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S.B.S., J.P.

張超雄議員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B.B.S., J.P.

廖長江議員, S.B.S.,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楊岳橋議員

朱凱迪議員

吳永嘉議員, J.P.

何君堯議員, J.P.

何啟明議員

周浩鼎議員

邵家輝議員

邵家臻議員

柯創盛議員, M.H.

容海恩議員

陳沛然議員

陳振英議員

陳淑莊議員

張國鈞議員, J.P.

陸頌雄議員

劉國勳議員, M.H.

劉業強議員, B.B.S., M.H., J.P.

鄭松泰議員

譚文豪議員

范國威議員

鄭泳舜議員, M.H.

謝偉銓議員, B.B.S.

缺席議員：

尹兆堅議員

林卓廷議員

許智峯議員

鄭俊宇議員

區諾軒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 B.B.S., 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薛鳳鳴女士

助理秘書長戴燕萍小姐

助理秘書長衛碧瑤女士

助理秘書長盧思源先生

政府法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繼續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朱凱迪議員，請發言。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起期間，朱凱迪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主席，陳志全議員昨天向你指出，全體委員會審議和立法會大會應該是兩個會議，所以昨天在大會上被驅逐離場的民主派議員，理應可以返回會議廳參與全體委員會審議。你昨天似乎提到你會與陳議員私下會面溝通，不知有否進行？你可否向我們解釋一下？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進入會議廳)

全委會主席：按照立法會過往的做法，本會昨天和今天舉行的是一個會議，而昨天發給議員的通告已有述明。

根據《議事規則》第 45(2)條，如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被命令退席，便不得參與該次會議的餘下部分，包括全體委員會審議。同樣道理，如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期間被主席命令退席，亦不得繼續參與

該次會議的餘下部分。該條文近年並無修改，我只是按照一貫做法執行該條文，即退席命令適用於整個會議，包括全體委員會審議。

朱凱迪議員，請發言。

朱凱迪議員：在全體委員會階段第二次發言中，我想針對郭榮鏗議員的修正案及《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本身一些令香港市民感到很混淆的地方陳述我的看法和意見。

首先，我希望市民和各位同事回憶"一國兩制"的整個法治設計背景。我引述兩段說話。第一段是江澤民在 1989 年 12 月 6 日的所說的："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經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第二段引述是鄧小平在 1987 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如果中央把甚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

各位，從《基本法》的制定及當中的條文，便會看到其實在江澤民和鄧小平的說話的意思中，設計了一個機制，就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大家有各自的法制。北京唯一可以干預或影響香港法制的，便只有"數扇門"。

按照我對《基本法》粗淺的理解，這"數扇門"包括《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可以將一些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令其在香港實行；然後，第二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這些是制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時引述的條文；另外，就是大家提過很多次的《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

這個制度的設計，是相當清晰的，只有"數扇門"。我看到，而很多同事都提到，其實整個高鐵"一地兩檢"的安排及《條例草案》最大的問題是破壞了——我剛才所說——中國法制與香港法制之間的原有想法。這種破壞首先見於，人大常委會並非根據《基本法》第十八、二十、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而作的決定被採納作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的法源。

我想大家欣賞，或最少是深入了解，郭榮鏗議員的修正案的巧思。他的修正案建議在弁言加入一句"為免生疑問，弁言中所提述的文件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加入這句的實際目標，是希望將一段被不正當地破壞的中港法制之間的關係，重新透過這句話獲得確認及正確表達。

就正確表達中港法制之間的關係，我留意到，有些保皇派同事不知道是無心裝載，還是刻意為之？例如梁美芬議員，我認為她有點刻意指出凡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均對香港有約束力。這樣的話，《基本法》基本上可以丟掉。她的觀點否定了一個很基本的設定：前述 4 項《基本法》條文對於人大常委會具約束力。

我聽畢多個議員的發言，發現只有謝偉俊議員有考慮過這一點，即我們要體現中港法制不同的設計。我們不應該在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變相為人大常委會打開一扇無限變化及新的"權力之門"。而正當的做法應該是：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那"數扇門"：第十八、十九、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作出解釋。當然，最低限度謝偉俊議員能欣賞郭榮鏗議員這項修正案背後的想法，並支持他的修正案。

說回《條例草案》本身，市民可能聽我們說了這麼久，仍未能很形象化地理解。我嘗試形象化地講解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大概要做甚麼？就是在香港的地域範圍內挖一個洞，而這個"洞"本來注滿香港法律的"水"。當挖了這個"洞"後，首先將香港法例的"水"抽走，再注入中國法律。注滿這個"洞"後，還找來人家的武裝部隊來執法。然後，還未嫌做法複雜，要將香港有關條例中的保留事項，又再注入這個"洞"。這種玩法，我稱為將法治"雞尾酒"化，混來混去。其實，混到最後，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已經給弄到很糊塗。而這種糊塗，其實很影響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對自己在這個地方生活是否仍然得到保障的信心。如果江澤民沒有說過我在發言開始時引用的話"河水不犯井水"，其實會議廳右面的這群民主派議員，早已好像王全璋般被囚差不多 1 000 日，有關案件仍未提上法庭審理。為何我們仍可在這裏發言，就是因為香港人和我們還有少許信心，我們的言論不會按大陸那

套無法無天的做法而被算帳。但現時這種"雞尾酒"的玩法，其實會令我們的信心動搖，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香港的法制正處於何種狀況。

(代理全委會主席李慧琼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在內地口岸區這個"洞"內，究竟這杯"雞尾酒"是如何"混"出來的呢？其實議員已提出過數個問題，以及提出修正案。第一，涂謹申議員問中國大陸政府要"混成"法例，究竟香港立法會有否權力決定"混入"甚麼呢？梁君彥以不知從何而來的權力，代表香港市民說立法會不能提出可"混入"哪些中國大陸法律。第二，又或是第二個嘗試，就是郭家麒醫生提出的修正案。他從另一角度出發，沒有問應在這杯"雞尾酒"內"混入"哪些中國法律，而是會否在這杯"雞尾酒"內"混入"較正面的香港法例。他便提出加入《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建議。

我卻有另一些問題，就是《條例草案》的內容本身極不清晰。我利用文字搜尋功能就"內地"這個詞彙進行搜尋，結果顯示"內地"共出現 69 次，"內地口岸區"共 36 次。這些結果包括釋義的內容，因為《條例草案》本身的主要任務是要為"內地口岸區"作定義，所以當然會有釋義的部分。而《條例草案》對"內地"這個詞彙也有作出釋義。梁美芬議員之前好像不同意該寫法，不過她建議的定義大概也是內地是指非香港、台灣或澳門的中國其他部分。

然而，有兩個頗重要的詞彙並沒有加入釋義。第一個是"內地法律"，第二個是"內地派駐機構"。《條例草案》的釋義沒有包含"內地派駐機構"的定義，那麼怎樣處理呢？因為這關乎《合作安排》第六條，所以把它放在後面的附表 1，以很細小的字體寫成附註來處理。但其實問題在哪裏呢？就是先訂出"內地派駐機構"的名單，如果我們答允的話，就決定採用這份名單。"根據《合作安排》第六條，"內地派駐機構"指"內地派駐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如果只有上述的內地人員可在內地口岸區執法，那麼便有問題。這與涂謹申議員相關，就是我們可否向中國大陸政府提出在這份名單以外加入其他人員；如可以，那應該怎樣提出？就這一點，內容是空白的。即是說任由中國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基本上，如果內地要再加入其他人員，無論是解放軍、武

警或特警，也是沒問題的。其實這本藍色的《條例草案》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其內容只是空談而已。

此外，更奇怪的是對於"內地法律"的定義。整項《條例草案》也沒有界定"內地法律"，只讓人自行猜測。"內地法律"首次出現於第 3(1)(b)條："根據《合作安排》第四條，內地法律適用並由內地實施管轄的事項，即屬非保留事項。"《條例草案》沒有就此定義，那我們便向政府查詢，而律政司向我提供了一個很奇怪的答案：雖然《條例草案》並無就"內地法律"作出定義，但按一般理解，"內地法律"包括中國憲法，以及所有在中國行使的成文法、規例等，而且原來更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原來也屬"內地法律"，亦即是說在內地口岸區同樣生效。

這令我感到摸不着頭腦。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郭家麒議員根本無須提出修正案，因為他的修正案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引入內地口岸區。但是，若《基本法》在該區生效，這做法是否多此一舉呢？那我要進一步問究竟《基本法》哪幾項條文會在內地口岸區生效呢？香港居民認為其由《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在內地口岸區內被剝奪的話，可向哪裏申訴呢？內地法庭會否處理呢？這就是整體《條例草案》的"雞尾酒式"法治，把中港兩套法制互相混合，令人感到混淆的具體狀況。

謝偉銓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要表明，對於 9 位立法會議員合共提出的 24 項修正案，我全部也會反對。不過，我想強調我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亦非因為提出修正案的 9 位同事均來自反對派陣營，便盲目反對。我的投票取向是有根有據的。

首先，張超雄議員、朱凱迪議員、陳志全議員及毛孟靜議員也提出不同形式的日落條款，訂明條例在刊憲生效一段時間後便會自動失效，希望迫使政府在指定時間內檢討條例的落實和執行。我認為這種做法相當無聊，因為即使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在所謂"日落"之前沒有出現大問題，政府亦要另行立法延續條例的有效日期，可謂費時失事，而且隨時會再被人用以進行"拉布"。最壞的情況是條例無法在"日落"之前延續，令"一地兩檢"安排被迫暫停，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亦為市民及旅客帶來不便，甚至可能成為國際笑話。

相反，如果"一地兩檢"安排不幸出現重大的法律或執行問題，相信政府亦不會待指定的"日落"期限才處理，一定會立即進行檢討和處理，而如果有需要，甚至會緊急修例。因此，我認為日落條款根本是畫蛇添足。

對於范國威議員、郭榮鏗議員及譚文豪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同樣有點多此一舉。范議員要求條例在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後失效，但如果香港高鐵真的不知因何故終止運作，根本不會有人在西九龍站過關，難道他們會走路軌北上嗎？因此，屆時"一地兩檢"的條例實質上已經完全失去效用，政府亦一定會對相關條例作適時處理。

郭榮鏗議員要求訂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亦是畫蛇添足，甚至是自己嚇自己，因為根本沒有人說過《合作安排》是《基本法》的一部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只是確認兩地政府簽署的《合作安排》合法和合憲。

譚文豪議員要求訂明本條例只適用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不會適用於其他鐵路或口岸。其實法案的名稱已經很清楚，名為"《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當中條文亦沒有提及其他鐵路或口岸，故無須多此一舉，加入這樣的一項條文。

對於郭家麒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要求部分香港法律及法庭命令可以在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內地口岸區繼續執行，其實變相推翻《合作安排》，增加內地人員的執法難度，製造"一區兩法"的混亂情況。

最後是陳志全議員提出要求新增多項專門針對內地人員的刑事罪行條文，最高可判監 30 年及罰款 1,000 萬元，我認為相當離譜，而且帶有嚴重歧視，好像把所有在高鐵西九龍站工作的內地人員視為汪洋大盜般看待。陳議員一向高舉平權、反歧視的旗幟，由他提出這項修正案真的很諷刺。如果內地人員真的不依法過關又不守法，蓄意離開內地口岸區並在香港口岸區觸犯香港法律，便應按香港法律處理，不應因他們是內地人而度身訂造一套全新、極苛刻，而且罰則超重的刑事罪行條文來針對他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振英議員：代理主席，我會作簡短發言，反對 9 位議員提出的 24 項修正案。事實上，這些修正案均無助解決他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種種疑問，其中一些修訂，如制訂不同的失效日期和引入罪行條文等，更一貫充斥着對內地和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只會為法例執行帶來不確定性。

特區政府早於 2000 年已經提出興建高鐵香港段的構思。這段全長僅 26 公里的鐵路，由構思到預計今年 9 月通車，足足花了 18 年。由無到有，來之不易，我們應該鼓勵特區政府的"做事"文化。因此，藉着今天的發言，我認為應該感謝特區政府的擇善固執、數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不懈努力，以及參與高鐵項目設計、管理和施工的工作人員所付出的辛勞，讓高鐵這項重要的運輸基建快將可以正式服務市民。

高鐵香港段通車後將大幅縮減往來香港與內地主要城市的時間，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社會和經濟聯繫，為香港未來中、長期發展注入新動力及創造新機遇。"一地兩檢"是發揮廣深港高鐵項目最大效益的首要關鍵，所以我支持通過無經修訂、由政府提交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我希望政府在完成"一地兩檢"的立法程序後，迅速把工作重點放在高鐵運行的安全性和營運的便利性上，排除一切安全隱患，讓市民安心乘坐高鐵出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雖然已經獲准經銷由香港出發或以香港為終站的 18 個城市的車票，但卻未獲授權發售由香港往來內地其他城市的車票。我期望在 9 月高鐵正式運行前，政府及港鐵公司可與內地政府及相關鐵路營運機構達成便利市民的購票選項。

邁進高鐵時代是香港人的期盼。儘管現時的過程有些波折，但我希望《條例草案》可以盡快獲本會三讀通過。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鄭松泰議員：代理主席，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我希望就支持修正案的內容先鋪陳背景。

香港保持"高度自治"，有賴我們捍衛制度及維護自治權，最主要有 3 方面。第一是香港的貨幣制度，即港元與美元掛鈎，以聯繫匯率維持基本的制度，從而體現自由市場和相對自治；另一個制度是香港

的"跛腳鴨"立法制度，即香港特區政府有本身的立法機關，亦是所謂"一國兩制"的最明顯體現；第三是最影響普羅大眾的司法管轄權。香港的法院因應過去的歷史和背景，以成文法及普通法維持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能夠享有"50 年不變"，即所謂的"馬照跑、舞照跳"等生活面貌。

以上 3 方面與我稍後所說支持《條例草案》修正案的原因有何關係？正如我剛才簡短闡述，香港的自治權有貨幣、司法管轄權及立法機關，即香港本身的立法權力，而當中司法管轄權令香港人引以自豪，我們稱香港為法治之地。我們講求有一個程序，不知是否公義，但最低限度有程序上的公義。

然而，《條例草案》明顯有一些條文與我們過去理解的司法管轄權有所抵觸、互相違背、互相矛盾。我認為議員同事提出的修正案，正嘗試解決或紓緩這種矛盾，包括對《條例草案》第 7 條"保留條文"及第 8 條的修訂，尤其對第 8(1)(b)條關於內地口岸區司法管轄權的權利及義務的解釋。這數項修正案分別由張超雄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郭榮鏗議員提出。

就具體的內容而言，我舉例，陳淑莊議員提出刪去第 7(3)條，該條為在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情況，斷定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陳淑莊議員昨天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已解釋她提出修正案的理由。理由很簡單，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相對不完整或完備，所謂至高無上的權力並不在於香港終審法院，當出現法律憲制爭議時，最終會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方式來決定。然而，在過去 20 年，法院似乎有很大權力，判定某些法律是否違法。

但是，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對本港的司法管轄權的衝擊並不像過去數十年討論的釋法對"一國兩制"的衝擊般。當香港的法庭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捍衛法治，釋法的行為引入外來的權力，把本地法治的漏洞越挖越大，這就是釋法的明顯禍害。

《條例草案》第 8(1)(b)條關乎內地口岸區司法管轄權，帶來的禍害較釋法更甚。它不單奪去香港法庭的部分尊嚴或權力，而是完全把香港法庭置於真空的狀況。換言之，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區將會是較 1997 年前、數十年前的九龍城寨更"三不管"的地帶。當然，這是站於香港人的立場來理解，代理主席是不會認同的，因為內地口岸區

還有中國內地法律來管理。我剛才的說法，是因為我們壓根兒不信任一個"有憲而不行憲"的國家會如實地按照法律行事。

所以，我認為陳淑莊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郭榮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重要性，不是彌補《條例草案》對香港法律系統，尤其是普通法系統所帶來的破壞、耗損或被越挖越大的漏洞，而只是取回香港本身擁有司法權和自治管轄權的地方。事實上，內地口岸區沒必要完全實施內地法律，因為我認為本地法律更完備、更值得信任，足以處理內地口岸區預計會發生的情況。

舉例，若有人在網上發布所謂煽動或教唆他人犯罪的信息，香港已有儼如"網絡廿三條"的"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不會有任何差池。又例如，有人因勞工爭議或矛盾而在該處聚集甚至示威，根據香港《公安條例》——雖然對我來說，這是一項惡法——只要有3人以上聚集，便可以執行《公安條例》並作出拘捕。那麼，有甚麼必要透過《條例草案》第8(1)(b)條在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呢？既然沒有這個必要，為何我們不支持修正案，取回香港人的"高度自治"？法庭原本擁有相對的尊嚴和權力，現在只是取回而已。我不認為這是小修小補，其實這是修正案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說回普羅大眾能夠理解和明白的問題。我留意到在昨天全委會審議的辯論中，大家集中討論司法管轄權的部分，這個安排一直批評為"割地兩檢"，而我更認為是喪權辱港。其實我無法理解，為何議會會通過一項法案，最終令議員無法監察香港？在座的議員和秘書處同事可否想象一下，這個有一半是民選議員的"跛腳鴨"議會，曾幾何時通過法案，而最終是令議員無法監察那個地方的呢？

具體情況是怎樣呢？假如內地口岸區在樓宇或結構上出現一如沙中線般涉嫌造假的情況，按照保留條文的規定，有關的建築和服務，我們的確有權管轄；但在內地口岸區，有些界線並不是分得那麼清楚，不一定有公安坐在那裏便與建築完全無關。假設出現"豆腐渣"工程，某樓層發生石屎倒塌意外，砸死一名公安，那怎麼辦呢？應該按照內地法律作出賠償，還是透過第三者保險兩方面也要賠償呢？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有理也說不清，香港法庭無權審理這件事，難道交回內地審理嗎？

我現在不是說香港人去示威，不是說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上"平反六四"的衣服去該處是否違反法例。如果拘捕他，我們便會問，為何要拘捕他呢？過去我們向入境處索取黑名單，李家超也是這

樣回答：沒有黑名單，不讓某人入境就是不讓某人入境。我們問為何內地口岸區有些人可以入境，有些人不可以入境？當局回覆表示"與議員無關"。通過《條例草案》後的情況便是這樣，我們無權就可能出現的一些情況質詢政府；一旦有意外發生時，我們也無法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為甚麼呢？因為那個地方已經不屬於我們。假如事件不是發生在香港市民身上，純粹有一塊石屎掉下來——出現"豆腐渣"工程很出奇嗎？土瓜灣那幅牆的厚度也少了一半——砸死公安，究竟由誰賠償呢？沒理由屆時突然要議會批出一筆撥款進行賠償，該處我們無權監管，但卻要掏腰包賠償，還要代他們裝修。代理主席，這個世界不會如此奇怪吧？

所以，不要說到法庭那麼遠，在座的同事有沒有可能通過一項削減自己權力的《條例草案》，自插一刀呢？本來好端端的腎臟，卻把它割出來給別人呢？就是這樣的比喻，然後他們覺得整件事很合理，缺少一個腎臟也可以生存。對，香港已捱了 20 多年，大家也可以依靠洗腎生存，但事情根本不合常理。不要說到這麼複雜，甚麼司法管轄權、法治、憲制、最終權力、是否要釋法、誰詮釋條文等，只要問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的議會有否可能通過一項法案，將自己的腎臟割走呢？不僅是限制本身某些權力。

我剛才提出的這個問題，我是有答案的。事實上，香港過去 20 多年是發生過議會將本身的腎臟割走。我並不是指修改《議事規則》或限制議員發言的權利。在 20 年前的 1996 年，臨立會成立，正正就在深圳河以北，將香港人的一些自治權力削走，包括兩件事：第一，廢除集體談判權；第二，還原《公安條例》。這兩件事本來對老百姓的生活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用以制衡大商家、大財團和政府，不會再好像過去那樣官商勾結。所以，在魯平眼中，彭定康是一名千古罪人，但我沒有想過 20 年後的今天，我們的議會變成了臨立會。我們正在通過的《條例草案》是臨立會的狀況，將香港九龍西的一片土地割讓——不是割讓——交回中國內地。

所以，代理主席，為何我認為要支持(計時器響起).....關於權利與義務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鄭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楊岳橋議員：代理主席，周浩鼎議員和張國鈞議員分別於昨晚和昨天早上，點名和不點名地引用我去年於東北案判決後在晚會上所作的言論，對我和整個民主派作出攻擊和揶揄。我必須承認，我的相關言論表達欠佳，我也希望為我的失言向東北案的 13 位朋友和社運界的朋友致歉。

代理主席，不過，失言是一回事，失德、失信是另一回事。當周浩鼎議員昨晚大言炎炎，指斥民主派提出修正案是禮崩樂壞時，我只想說，在整個議會內，每一位議員都有資格說禮崩樂壞，除了代理主席的這位黨友。

言歸正傳，我今早的發言是呼籲各位議員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他的修正案載於附錄 9，內容是在《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6 條加入第(3)款，訂明："為免生疑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這項修正案非常重要，因為它確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效力，是對人權最有力的保障。

代理主席，這並非信任與否的問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按照數項國際人權公約，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而訂立的法例。當時英國是締約國，亦已落實數項公約。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亦通過本地立法，確立公約內對人權的保障，惠及香港市民。香港固然不是一個國家，更沒有資格簽訂公約成為締約國，但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也算是與其他民主社會看齊，履行了國際公約的義務，與國際標準看齊之餘，也能與國際接軌，保障人權。

內地政府亦簽署了這些公約，代理主席，中國同樣是締約國，但事實上，它並沒有落實這些國際公約，也沒有訂立相關或類似的人權法。如果我們現在任由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通過，在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全面實施內地法律而非香港法律，代理主席，客觀的事實將會是甚麼？屆時站內的香港人將不再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因此，我們有必要確定香港人和其他旅客將來在這個內地口岸區可獲得有效而且同等的人權保障，而最實際、明顯和方便的做法，就是確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持續有效。

代理主席，為何我們如此重視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人權保障？因為有太多案例顯示，內地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並無與我們相等的執法意識。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銅鑼灣書店事件。此事廣經報道，

我也不想在此作太多解讀或演繹，但客觀的事實是，這事件同樣發生在香港，同樣涉及香港人，相關人士被送往內地，在鏡頭面前作出認罪等，這些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是匪夷所思的。

代理主席，我們幻想一下，如果將來在內地口岸區發生同樣的情況時，香港人在香港的土地上不能獲得同等的人權保障，這是否對香港最佳的保護？當然不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一項(我引述)："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第九條第三項則訂明(我引述)："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

代理主席，以上條文在本地立法過程中，成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的第五條，變相保障香港市民。這項條文保障香港市民如果在香港遭到逮捕時，會盡快進入司法程序，在法庭得到公正的審判，而不會無限期等候發落，在拘禁中惶惶不可終日。我們可以看到這項條例的重要性，而這項條例也成為香港人權的基石。在香港，我們不能沒有它，而在"一國兩制"下，亦突顯出我們的特色。

但在內地呢？代理主席，當有人被捕後，究竟案件何時會正式進入司法程序？我們根本完全不知道。甚至有時候，有關人士被逮捕後，究竟其個案是否已立案？我們也不肯定，因為國安也好，公安也好，其做法很多時候未必透明。究竟相關的拘捕是無理還是有理？限制人身自由，究竟有否事實基礎？甚至有時候會否罪及家人？這些我們完全不知道。當這些事情大眾均有目共睹時，便會變成一種恐懼。因此，這些並非無的放矢，全部也是有根有據的。

代理主席，我們試想一下，如果香港有一個地方不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護，對政權或行政機關沒有充分制衡，我們又如何保障進出這地方的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公民自由？這並非空談，而是實在、即將有可能發生的事。如果"一地兩檢"安排在目前的情況下通過，便會出現人權的真空。因此，我們絕對有理由在內地口岸區落實《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防止有人在站內濫權，隨時無理拘留外國遊客或香港人，甚至將他們押解至內地，屆時我們想救也救不了。正因如此，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此希望各黨派的朋友，即使他們很不喜歡我們民主派，但為了香港的人權保障，也理應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推手，美國已故第一夫人羅斯福夫人曾經說過："我們的良知何時才能促使我們防止人類的苦難，而不是在苦難發生後才去伸張正義？"這句話說明立法保障人權、制衡政權的重要性。我們沒可能等到悲劇發生了，才慌慌張張地亡羊補牢。我們更不可以鬆懈，以為可以苟且，以為只要我們善待政權，政權便會善待我們。這並非對政權有任何的恨或對它戴上有色眼鏡，而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制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的建立正正是基於這一點。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不能忘記政權的本質很多時候是需要監察的。現實一點地說，如果我們要確保當權者善用權力，而不會用來作惡，我們更需要予以制衡，這便是法治精神。

代理主席，嚴格而言，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並不算是一項修改，而是確立香港市民或旅客在西九龍站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公民黨固然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透過其決定的機制，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不過，我們這次暫且退一萬步，看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 12 月通過的決定，當中清楚訂明"一地兩檢"安排"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代理主席，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實際上旨在確立這個原則。香港居民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的人權保障，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理應繼續有效。我們身為議員及立法機關的把關人，更有必要守住這項保障，守護香港人的天賦人權。

代理主席，建制派議員或會認為，既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訂明"一地兩檢"安排"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我們還有否必要通過這項修正案呢？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若立法會把這項修正案納入《條例草案》並予以通過，這項修正案便會成為明文規定，屆時內地口岸區的人員亦必須信守承諾。其實這不但可保障香港人，亦變相保障屆時在內地口岸區的相關內地執法人員。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有法可依，可以根據明文規定，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席每一位也不希望未來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內地執法人員會誤墮法網。而實際上，通過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不但能為他們提供一份保障，甚至能夠給予他們指引，讓他們知道在執法過程中，有甚麼應該做，有甚麼不應該做。

試想一下，現時有部分香港人對於"一地兩檢"及內地口岸區未來實際執法情況，仍充滿疑問和憂慮，若能明文規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來在內地口岸區仍然有效，香港人日後即使在內地口岸區，仍然會獲得充分保障，這不就是最佳和最明顯的例子，可以向全世界，

特別是現時仍然充滿疑慮和問號的香港人展示，他們未來在內地口岸區仍然會有充分的保障，對嗎？

代理主席，我看不到大家有任何原因要提出反對。實際上，這項修正案最終不但能保障內地執法人員，亦可展示"一地兩檢"的優越，甚至可讓全世界知道，即使有這項特殊安排，未來在香港這片土地上，香港的法律不會有所改變，這根本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修正案。更何況，如果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決定，即我剛才引述的內容，是如實和正確的話，我根本看不到這項修正案與原本的決定有任何矛盾之處，反而可以令原本的決定更完善，以及更能體現這個決定對香港人權的保障。

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大家能夠深思熟慮，把我們原本的政治爭拗放在一旁，看清楚，這項人權法案是國際認可的，亦能給予外界信心，香港的"一國兩制"日後在西九龍根本不會走樣，不會變形。人權保障除了在嘴巴上說之外，實際上我們亦要做得好，看得見，而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透過議會通過相關修正案，這樣，我們便能充分展現我們的決心。

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這一點，因為現時社會上對"一地兩檢"和未來的西九龍站充滿疑慮。我亦明白，大家要將政治分歧放在一旁，做好這件事，亦希望能夠在議會中透過實際和正面的行動，以最大的誠意展現給香港市民看，無論是建制派或民主派，無論是北京還是特區政府，均有充分的誠意和最大的承擔，讓所有人看到，未來的西九龍站並非"割地兩檢"，並非一個被切割出去後，香港法例將會蕩然無存的地方。既然如此，為何不把這項最有意義、最具效力，以及對人權作最大承擔的相關條例放在西九龍站實施呢？

正因這些原因，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瞭我剛才這番可能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實際上是具深遠意義的說話，亦希望大家最後能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柯創盛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泛民議員提出的全部 24 項修正案，我認為泛民議員提出修訂《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純粹無理取鬧，為反而反，企圖拖垮"一地兩檢"安排。泛民議員糾纏於《條例草案》欠缺法律基礎的問題，因而提出修正案，

但其實"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問題已討論多時，當局已就種種疑慮作出解釋，各界亦就《條例草案》抵觸《基本法》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這個通關合作安排既由內地政府和特區政府共同協商，又得到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批准，並經由本港立法會審議表決，"一地兩檢"須獲兩地政府、人大常委會和香港立法會三重授權，試問怎會沒有法律基礎？

代理主席，我認為泛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僅毫無根據，而且幼稚可笑。例如，提出把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改為該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 300 日，或把生效日期改為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當天後的 365 天。這類修訂無疑旨在隨意押後《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根本罔顧高鐵啟用運作的實際需要，也罔顧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

又例如，提出《條例草案》加入"失效日期"的修正案，我認為這種修訂根本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因為現實中並沒有任何實質理由支持相關失效日期。他們又提出"若經制定的條例的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經制定的條例即停止生效"的修訂，我認為更幼稚可笑。其實，泛民議員可能沒有弄清楚一個問題，就是《條例草案》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依據，不會抵觸《基本法》。作為立法者，若假設訂立的法例違憲，卻對其提出修正案，根本說不通，也很荒謬。

"一地兩檢"安排完全從香港利益的角度出發，我真心想問一句，如果香港不實施"一地兩檢"，對國家有何損失？泛民同事堅持"'一地兩檢'是惡法"，鼓吹以反對修改《議事規則》的力度去反對《條例草案》，這無疑是自絕於天下，自絕於人民的做法。"一地兩檢"帶給香港人巨大機遇和便利，我看不到香港會因此招致絲毫損失，受到任何影響。泛民同事何必利用這些無稽的修正案，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善意歪曲為惡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代理主席，我不想再與反對派的同事糾纏，跟這些瑣碎無聊的修正案扯上任何關係，只想藉此機會表達一個信息：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國家是一體的，"一地兩檢"安排正正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應當充分把握"一國"之利和"兩制"之便，搭上國家高速發展的列車，為香港人爭取更大發展空間，增強香港人的競爭力，為香港人爭取實在的福祉。泛民議員不斷抹黑"一地兩檢"，通過冗長的發言、"拉布"、"搶咪"、衝擊議會和提出修正案等惡劣行為，不斷阻撓《條例草案》通過，無疑是再次站於本港經濟和發展利益的對立面。我最近在地區工作時不斷有市民告訴我，表示希望立法會可以盡

快通過《條例草案》，這不單對他們與國家的接觸、旅遊、就業等不同方面帶來新機遇，亦讓香港市民得益於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代理主席，我衷心希望泛民同事不要再以意識形態掛帥，對"一地兩檢"無限上綱上線，在社會散播不必要的恐懼，自我設限，自我邊緣化，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我以"回頭是岸"結束今天的發言，希望大家也支持《條例草案》順利通過，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和希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請發言。

范國威議員：代理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代理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代理全委會主席：會議廳內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現在繼續。范國威議員，請發言。

范國威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是就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進行辯論。郭家麒議員提出有關《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人權法案條例》")對內地口岸區適用。他於《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第 6 條加入新訂第(3)款，以訂明：為免生疑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

代理主席，我必須重申我的立場，就是即使修正案獲得通過，我仍然會根本地反對這項《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因為整體而言，《條例草案》是要在香港的地理環境內和在《基本法》內鑽一個大洞，而在這個大洞內，香港的法律失效，並實施內地的制度和秩序。因此，我支持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只是想力挽狂瀾，向香港市民大眾解釋清楚我反對《條例草案》的理據，以及若然修正案不獲通過，會為香港市民帶來甚麼風險。

柯創盛議員剛才多次在發言中提及國家、國家，我想強調，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想與所謂國家利益取得平衡，即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的權利在面對"一地兩檢"——我們稱為"割地兩檢"——在香港市民不受保障的情況下，我們作為代議士提出修正案想達致的目標，而並非像柯議員般口中經常"國家"前、"國家"後，但卻忘記了香港人在面對在西九總站"割地兩檢"和《條例草案》的情況下，權利是受到怎樣的對待和損害。

代理主席，我認為《人權法案條例》必須在高鐵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保持生效。人權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基石，保障香港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公權力侵犯，是重要的。所以，主席亦裁決郭議員的修正案與《條例草案》有關。

《人權法案條例》背後的主要依據和參考來源，便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前立法局在 1991 年 6 月制定《人權法案條例》，訂明如果出現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的情況，可以由香港的法院審理，亦可以透過《人權法案條例》對違反事件提供補救辦法。

因此，代理主席，我在這裏必須解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精神，以及為何公約的精神須透過《人權法案條例》，在我們現在審議的《條例草案》中體現，並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

由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柯議員，我重申是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指定國家不應干涉及侵犯某些個人的行為，包括言論自由、著作及出版自由、思想及良知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因此，如果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賦予人人享有基本自由的精神，便可以透過香港本地的《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限制內地執法人員的國家行為，避免他們侵犯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及權利。這當然亦回應了謝偉銓議員剛才提出的批評，特別是他批評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指陳議員搞平權，質疑是否涉及歧視內地執法人員？謝議員未能搞清楚，掌有公權力，甚至身上有武器的執法人員的權力須受到制約及很清楚地界定，而並非混淆視聽。所謂同志平權說的是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權利，他以此與現正很嚴肅地討論如何在"割地兩檢"《條例草案》中制約內地執法人員的行為混為一談，是比喻不倫。

代理主席，有人認為《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確認的《合作安排》也不會減損香港市民在內地口岸

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我很想強調，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正正可以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讓《人權法案條例》可以約束政府和內地執法人員，如果他們違反《人權法案條例》，便可以在香港本地的法院或審裁處展開法律訴訟程序。

公民權利是建基於平等的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人人均受到法律保障。任何政策或法律，不得對不同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籍的人作出區別、歧視或不公平的對待。這個平等原則已在香港人權法案中第一條的第(一)及(二)款清楚列明，寫得十分清楚。

所以，代理主席，我認為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如獲得通過，國際公約和本地的《人權法案條例》的平等原則便可以在我們現正審議的《條例草案》中體現，以確保內地的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不會對香港市民施加任何不公平或歧視性的政策和執法行為。換言之，香港市民在內地口岸區內不會因為他是香港人，便遭受內地執法人員的差別待遇和對待。

代理主席或其他在席的議員，內地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侵犯香港人的人權，當然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明證，是有根據的，香港人記得十分清楚。銅鑼灣書店的事件正正是有內地的人員涉嫌在香港境內跨境抓捕，將香港人任意遞解，秘密移送大陸。當內地執法人員可以肆無忌憚地在香港境內跨境抓捕，如果《人權法案條例》在大陸口岸區無效，香港人在大陸口岸區便完全沒有人身保障。我希望謝偉銓議員可以明白及掌握我現時所說的觀點，這並不是剛才他提到大陸執法人員不應該被歧視的說法。然後，他又將這點與陳志全議員過去一直爭取的平權混淆。他無須混為一談。

代理主席，香港人權法案第五(一)條指明："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這一條也呼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價值和精神。

香港人權法案第五(四)條也指明："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代理主席，如果《人權法案條例》可以在內地口岸區適用，若有政府或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內無理抓捕、跨境抓捕及拘禁乘客，就可以運用《人權法案條例》賦予的權利，透過香港的法院機制處理，包括提出訴訟。

代理主席，香港人權法案第五(五)條亦指出："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這即是說，即使有香港人不幸面對無理抓捕，也有渠道向內地執法部門和人員追討賠償。這便是我剛才發言所說作出補救的其中一個方式。

中國執法人員除了可以任意抓捕外——這發生在銅鑼灣事件中——被拘留人士的權利，例如會見律師、保釋、通知家屬，以及公開審訊的權利並不受到保障，內地部門——亦稱作"強力部門"——甚至可以在秘密場所關押拘留有關人士，而關押的場所不受監管，在過去亦出現過施行酷刑的情況。代理主席，內地執法機關經常濫用關押權力，對部分涉嫌人士拘留 30 天才作正式逮捕。

在《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中，第九及十條說明，前往香港的乘客離開內地口岸區前，以及前往內地的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後，將依照內地法律執行監管。這正是我所擔心的。當整個內地口岸區執行所有內地法律時，沒有人知道究竟在內地口岸區內有甚麼設施。陳帆局長不讓我們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前往視察(site visit)，看看例如是否有大量拘留室——內地曾經發生濫用權力的事件，包括秘密關押及施以酷刑——讓我們了解及安心，知道這些設施沒有在內地口岸區內出現，成為硬件設施。我們的局長做了甚麼？我們的局長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多次、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議員進行實地視察的要求，他連這個知情權也剝奪。

因此，將香港人權法案適用於內地口岸區的重要性，在於它的第三條指明："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若香港乘客不幸地在內地口岸區遇上不人道待遇，也有香港法律作為基礎，在香港的法院制度內，追究內地相關部門或執法人員的責任。這是我支持郭家麒議員修正案的原因。

代理主席，國際社會關注到，中國近年經常非法對拘捕者進行"電視認罪"。曾經發言的議員也多次提及，當中大部分人未經法庭審判，有不少甚至尚未按照中國的檢控方式正式扣捕，而不合作的人就會被秘密審訊。我完全不希望看到將來有香港人，在香港西九龍站內不知名的地方即陳帆局長不讓我們前往視察的地方在電視面前"被認罪"或遭受酷刑而無人能夠知道發生甚麼事。

所以，當內地不尊重香港人這些權利，當內地政府對異見人士作司法迫害、對民間維權活動持續進行監控及打壓時——這是香港及國際社會所共知的——我覺得我必須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支持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令《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最少可以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減少他們遭受內地執法部門施加人身傷害的風險。

代理主席，(計時器響起).....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繼昌議員：代理主席，我以下的發言會就各項關乎條例草案時效的修正案提出我的見解。這些有關時效的修正案有兩類，第一類是關於《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是否有失效的日期，即所謂日落條款(sunset clause)；第二類的修正案包括《條例草案》在何時開始實施，當然，不同的泛民議員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案，有議員建議 300 天後實施，亦有議員建議 365 天後實施。

讓我們先看看不同議員提出的所謂日落條款。張超雄議員提出《條例草案》會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朱凱迪議員提出另一個日子。此外，有議員提出在某情況下，《條例草案》會自動失效。

對於日落條款，代理主席，在多個不同場合上，包括在這個議事堂上，我也曾表示意見。總括而言，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強調，基本上，在一般情況下，我對日落條款也非常有保留。但在現時的情況下，我有另外的見解，以下我也會解釋箇中原因。

所謂日落條款，其實在很多普通法國家的法例中並不常見。我是說並不常見，不是說沒有，而且是要極小心運用。舉例說，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部分法例是有日落條款的。至於其他並非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例如南韓和德國，在其大陸法的條文內也有日落條款。日落條款有三大類，而我們看到議員提出的日落條款集中在同一類型，也就是訂明《條例草案》會在甚麼時候或時限，以及甚麼狀態下自動失效。

在立法會的自主原則下，即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這個最基本的原則下，這個議會或某國家或地區的議會進行立法，當然是有效地和公開地行使其立法權。所以，基於同樣理由，如果某國家或地區的立法機構要廢除一條法例的話，在通常的情況下，也應由立法會或立法機構因應情況的需要，訂立另一法例或提出修訂，以廢除已訂立的法例。這正正可以彰顯所謂立法自主、立法獨立的權力。

但是，有時候，尤其在特別情況下，我們看到的並非如此。例如英國在 2005 年制定的反恐條例便設有日落條款。為何會在這條例下訂立日落條款？因為英國國會通過 2005 年反恐條例後，對基本人權造成很多嚴重的影響，包括反恐部隊擁有很大的搜查權力、警方對嫌疑恐怖分子的拘留權和偵訊權等。這些都會對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的最基本人權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英國國會便留下尾巴，訂明這條反恐條例必須在某個時間之前作檢討。

我亦想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日落條款是否只有議員提出在某年某月某日或在某情況下自動失效的做法呢？如果看看其他國家的做法，其實我們的日子落條款可以有 3 類。縱使我未能在此"一刀切"地說這類設定日期的日落條款是合適的日子落條款，但我仍然想趁此機會向各位同事說明，其實還有其他種類的日落條款可適用於《條例草案》的情況。

其他普通法國家也有採用的其中一類日落條款，是規定在某時限內或在指定日期之前，立法機構必須重申某條例的有效性，例如在 5 年內或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立法機構必須重申條例的有效性。如果應用於《條例草案》，我們可以利用指明的時限或時段來檢視《條例草案》的執行情況、我們擔心的法理基礎，以及我們擔心內地人員通過某渠道越過內地口岸區，甚至越過內地口岸區範圍來港執法等的情况。當然，建制派議員說這些擔心是多餘的，但我仍不能令自己信服，亦不能在現階段令所有香港人信服這些擔心是多餘的。所以，如果有這類日落條款，我們便可在數年後有機會重新確認和肯定《條例草案》無須修訂及可以繼續實行，這是其中一類的日落條款。

另一類的日落條款是在條例內有一項條款，規定我們要在 5 年或 10 年內檢視條例是否運作良好，如果不是運作良好，是否有另類安排。這非常適用於《條例草案》，因為無論是"一地兩檢"的安排，甚至是"一國兩制"，都是史無前例的。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這安排根本是一個全新的構想。當然，經過 21 年後，大家看到不少問題，

而現在"一地兩檢"是在"一國兩制"下再挖一個黑洞，而這黑洞內的絕大部分將會實施內地法律。但是，這黑洞下又有一個 **safe harbour**(安全港)，也就是部分香港法例仍然適用。"老兄"，這些複雜的安排和這麼創新的意念，只有香港政府這麼"高能"才可以想出來，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想出這樣的條例。當然，政府也曾告訴我們，原來在加拿大與美國的邊境、在英國與愛爾蘭的邊境，以及在英法隧道的口岸均有"一地兩檢"的安排，但這些"一地兩檢"並非像《條例草案》的安排。代理主席，我曾使用英法隧道 10 多次，但即使是法國的執法人員在英國口岸(現時應該位於 **St Pancras**，以前是在 **Waterloo**)執行清關或檢疫程序時，這些法國執法人員基本上都要遵守英國法例。

我發言的下半部分會談到一些同事提出的修正案，內容是希望《條例草案》在獲得通過及刊憲後的 300 天或 365 天才執行。"一地兩檢"這嶄新的事物，其實是有很多大家仍未想清楚的行政或法律上的問題，甚至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政府亦仍未有解決方案。我想政府是要等問題出現後才會去想解決方案，這種態度是非常荒謬的。我們提出的問題主要是法律問題，這些問題有三大類：第一，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簽訂的國際協議的適用範圍是否包括內地口岸區？如果不包括內地口岸區，我們是否違反已簽訂的國際協議？我們已簽訂的國際協議包括避免雙重徵稅協議、航空協議，以及一些經濟合作協議等百多二百項協議。即使現在律政司認為沒有違反這些國際協議，但根據國際慣例(protocol)，就每一項協議、每一個簽署國家或地區來說，特區政府是否都有責任提醒或知會簽約國或簽約地區香港的定義已有所改變，繼而尋求它們的同意？雖然我聽過陳帆局長說過無數次，表示出現這種情況或有問題的機會很小，但根據國際慣例(protocol)，政府有否向中央人民政府請示，究竟我們是否需要通知這些簽約國家或地區？

第二個嚴重的法律問題是關於保險合約和類似的商業合約的權責問題。我們是否需要就每一份已簽署的合約作出更新？我說的是 **novation**(約務更替)。說到 **novation** 便麻煩了，如果要更新一份商業合約，必須再經簽約各方同意和簽訂，這是非常大的商業問題。

第三個問題當然也與法律有關，但也是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也就是在廣深港高鐵的地下管道發生意外時的處理，以及因不同的處理方法而衍生的一些法律矛盾(conflict of law)的問題。

(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至於第四個問題，我也想了一段時間，也曾詢問陳帆局長，這也是國際法的問題，希望他懂得回答我。第一，究竟西九龍總站是否處於國際航道之下，即西九龍總站的上空是否有航道？如果沒有，陳帆局長無需回答我這個問題，但如果西九龍總站處於航道，而倘若不幸發生意外，有一架直升機或一個 drone(航拍機)，甚至是一架飛機墜落，有意外發生，而這意外摧毀了終點站的不同樓層，包括香港管轄區和內地口岸區時，即將兩個司法管轄區的界限壓扁，亦即出現 space collapse，大家唸 physics(物理)的都知道 space(空間)是會 collapse(坍塌)的，那麼這法律問題如何處理呢？希望他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就《條例草案》的審議，我預留了總共 36 小時。截至今早 10 時，本會已審議了接近 26 小時，即剩餘約 10 小時的審議時間。扣除為三讀程序預留的 6 小時，全體委員會現時仍有約 4 小時的審議時間。

為了預留足夠時間給官員及 9 位修正案動議人再次發言，我會於今天約中午 12 時開始請他們發言，之後便表決各項修正案。

完成全體委員會審議後，我便會處理餘下程序，包括三讀議案。正如我較早前宣布，有關的時間分配約為 6 小時。我預計今天可完成《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有意在全體委員會發言的委員，尤其是尚未發言的委員，請盡早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無法支持任何修正案。我認為政府的《條例草案》是經過多番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所以我的發言基本上會從法律、政治及民生的角度分析我選出來討論的修正案。多位議員均提及的其中一項修正案是郭榮鏗議員的修正案，涂謹申議員形容這項修正案為這批修正案中一項"靈魂式"的修正案，為何會如此形容呢？因為這項修正案其實反映反對的議員仍然無法接受兩地政府簽署的《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歸根結底，他無法接受"一地兩檢"，所以提出要特別訂明兩地的《合作安排》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現時採用的是"三步走"程序，先由兩地政府就"一地兩檢"簽署《合作安排》，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作出批准《合作安排》的《決定》，才有今天香港立法會的立法程序，旨在落實兩地就"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內容。因此，怎可以特別訂明《合作安排》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其實我們就是要落實這份《合作安排》的內容。

我相信關於"一地兩檢"在法律方面的爭論，大家尤其是法律界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見，但我很希望持不同意見的議員特別是法律界的議員能平心靜氣地聆聽。我知道表示不贊同的人一直提出從普通法的角度看不到為何在《基本法》下可以有今天這種安排，認為要不就根據第十八條把法律列入附件三，要不就釋法。然而，大家可細閱《基本法》。其實自《基本法》通過到現在這個版本，當中很多內容均顯示《基本法》的條文除了有大量普通法的特徵外——這方面當然要感謝當年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亦有內地法律的特徵。不管大家承認與否，這是法律事實，而《基本法》是由人大常委會通過，在內地的憲制秩序下屬全國性法律。在《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中的很多字眼其實並非香港普通法的字眼，明顯告訴大家當中還有另一種秩序，即中國在制定《基本法》時已加入的憲法秩序。《基本法》本身是一項授權法，為要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授權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當中確實規定，在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香港法院可完全根據普通法的傳統審理案件。事實上，回顧過去 21 年，只要是在特區自治範圍內，95% 以上的案件均按普通法的傳統審理。我相信最主要的爭議在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基本法》對此已有明確條文，如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均牽涉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就是為何會出現這種關乎中國憲制秩序的爭議，因為中國的看法一直如此，但香港有部分人卻完全無法接納"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故中央在其與地方的關係上要行使其權力和角色。

《基本法》其實帶有普通法和中國法律的"DNA"(基因)，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完全採用普通法，例如自治範圍。但一旦牽涉釋法、決定及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及在必要時須通過一些主要關乎國防

和外交的全國性法律，便須透過列入附件三才能適用於香港。我們至今從未行使過修改《基本法》的程序，但條文本身帶有中國憲制的一些特色，例如《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修改議案亦要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這些均不屬香港特區本身的制度。

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和朱凱迪議員數次提到，爭議最大的問題是究竟釋法和決定在中國憲制秩序下的角色是甚麼。大家應知道，人大常委會在中國憲制中享有最高權力，但對香港尤關重要的一點是它會作出決定、解釋、修改及制定並通過全國性法律。如果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性法律訂明適用於香港，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便會與香港有關。我認為回歸 21 年，人大常委會在行使相關權力時已十分克制，並無隨便使用。它只會在牽涉重大爭議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時，才會行使相關權力。誠然，人大常委會當然是在有爭議時才需要行使相關權力，例如 1999 年關於居留權的爭議；2004 年和 2005 年關於政改的爭議；2011 年關於國家外交行為的爭議，以及 2016 年關於宣誓的爭議。這些均屬重大事件，要就《基本法》條文的字眼進行解釋。回歸前，有關海外回流港人的國籍問題亦曾特別進行釋法，而該次釋法並無引起爭議，因為得到香港人支持。

然而，除了釋法外，中國的憲制秩序中另一項與香港人有關的是"決定"，而很多人也忽略了這些決定。其實自《基本法》於 1990 年 4 月 4 日頒布當天，已經有一系列與香港息息相關的決定，但卻鮮有人提及，而大家只會想到第一百五十八條。舉例而言，這些決定包括第一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 1990 年 6 月 28 日通過的決定，訂明《基本法》英文本中的用語的含義如果有與中文本有出入的，以中文本為準。關於政改的決定則見於 2004 年、2007 年及近年最廣為人知的 2014 年八三一決定，均是透過決定平息爭議。

2017 年出現了關乎"一地兩檢"的爭議。"一地兩檢"應該透過決定而非釋法處理，因為正如政改般，它也是牽涉一些安排，屬於中國的憲制秩序。所謂"知己知彼"，即使不願意聆聽和了解，也不代表這些事情不存在。人大常委會的行為其實可說是國家行為，所以其決定和解釋無論對香港或全國而言均具有最高的憲制地位。

不過，它採用的方式有時是"決定"，有時是"解釋"。我剛才也有聆聽大家的發言，大家認為情況令人憂慮，因為它可以選擇不行使第一百五十八條，豈不是經常會有決定？但事實上，它不會經常作出

決定，因為大家也很清楚任何這些"決定"均不可以與"一國兩制"及國家對香港的既定方針政策相抵觸。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這次的決定是否與"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相抵觸呢？我認為"一地兩檢"是一件好事，而觀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它是一份有生命力的憲制文件，在宏觀上亦屬社會契約。"一地兩檢"是一項好的安排，對我們的民生和發展均有裨益，而且它亦沒有違反《基本法》任何條文。我們不應因為認為它不為普通法所接受而窒礙香港的發展，因為全世界尤其是成文憲法的國家如美國，即使它已有 200 年的歷史，也沒有可能為後期才出現的"一地兩檢"、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及無人駕駛飛機等預先制定條文。

因此，當中一定牽涉法律原意，即為了促進"一國兩制"，對香港和內地均是好事。我認為"一地兩檢"完全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既沒有違反《基本法》，亦沒有違反對香港關乎"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政策。這項決定完全具有憲制基礎，令"一地兩檢"具有穩固的法律憲制基礎。

究竟法院如何看待這些決定呢？其實早在 1999 年，第一宗最具爭議的案件是吳嘉玲案。法院判詞在談到臨時立法會("臨立會")的憲制地位時，在第 167、168 及 169 段清楚指出 1997 年 3 月 1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決接納籌備委員會有關成立臨立會的建議。當終審法院處理關乎臨立會的決定時，亦特別提到該決定。

因此，我認為香港法院很清楚知道在甚麼情況下要尊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該決定已包含授權籌委會籌組臨立會的安排。為甚麼法院要在判詞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一點呢？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享有憲制地位。雖然我明白有些完全不了解中國法律的法律界朋友感到難以接受，但難以接受也不代表要天天說它違憲。坦白說，這些說話除了惹來反感外，還會影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所謂"知己知彼"，大家要知道它可以行使其權力，而我們應盡量減低它要行使相關權力的必要性，別事事也說不知道。我曾與某些人辯論，他們的回應是沒有需要了解中國的憲制秩序，因為與他們無關，所以根本無法辯論下去。聽過他們的發言後，我認為我最少要清楚指出其實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具有很清晰的憲制地位。

涂謹申議員再三提到 CIQ (清關、出入境及檢疫)的 partial jurisdiction，即局部管轄權模式。坦白說，我早在 2015 年已經提出這項建議。但大家要明白，凡涉及兩地即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安排，並非我們可以作主。有人說只要授權香港的執法人員進行有關工作便可，但我們未得到中央的信心，因為我們尚未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的表現能否配得這種授權呢？我們自己也要作出反省。

至於第十八條，我也曾指出如果採用第十八條的模式，最少會有 10 多條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我認為這並非最有利於香港的模式，所以政府其實已經很努力，才能爭取到現時的模式。

在政治方面又如何呢？在政治方面，我認為大家的恐慌及李波事件其實與"一地兩檢"無關，因為當事件發生時根本未有"一地兩檢"。我明白他們的恐懼和政治上的憂慮，但他們是有選擇的。其實有關安排與在羅湖、皇崗過關一樣，沒有甚麼分別。唯一分別就是他們不想在西九龍這個地方實施，因為太接近市區，但其實在管轄權、執法和雙方的合作方面並沒有改變。

因此，我認為無知或誤解並非藉口，而在民生上，我要說一件事。昨天我與 10 多名義工在西九龍午膳，他們問我："梁議員，究竟還要等到甚麼時候？可否快點通車？"在這方面，香港要追落後，別再故步自封，並應放眼國家和國際間的發展。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具體協助兩地的執法人員，想想如何改善他們的溝通，從而減少因誤會而出現的爭議。我們不應好像很希望看見他們犯錯似的，感覺上好像在他們來港執勤前，我們已經作出歧視，所以我認為不應該提出這類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的議案，反對今天所有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莫乃光議員：主席，立法會今天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情況甚為荒謬。主席，你剛才宣布了你的裁決，說明今天接下來的會議將會怎樣進行。我不知道有甚麼令你如此趕急，有報道指你這樣把二讀程序斬短，連建制派也感到不滿。

主席，我並非評論或挑戰你的裁決，你的裁決是絕對的，對嗎？現在任何事情在這個立法會內也是絕對的，外面則是北京是絕對的。

所以，我並非評論或挑戰你的裁決，不過，我要指出，這項《條例草案》獲通過的荒謬之處，其實與你的做法息息相關。你可以回看昨天處理二讀的做法，現在你又突然宣布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餘下可能不足兩小時，之後我們便不能再發言。

這個情況真的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主席按照既定目標，反過來計算時間，要在今晚通過《條例草案》。建制派議員其實在此階段或在二讀辯論時也很少發言，基本上，如果他們在此階段就修正案發言，也只是說我們浪費時間、修正案並無意義等。其實修正案並非沒有意義，只是他們不會讓其通過，所以他們便說修正案沒有意義，但其實他們有否看過修正案呢？多位議員只作簡短的發言，基本上只表達了立場便算。

不過，梁美芬議員剛才的發言卻較佳，始終她提出了很多她的法律觀點，不論我們是否認同，事實上她也是言之有物。但是，大部分議員其實只是利用這段時間發言表示忠誠，然後便"收工"。這令我感到好像我們小時候上學般，有些同學先翻看練習簿後面的答案，然後才做練習，這與主席的處理手法完全一樣。既然《條例草案》必定會通過，民主派又何須浪費時間和氣力，提出這麼多修正案？就讓《條例草案》通過，甚至享受一下這個過程吧？這就是香港議會現時的狀況，也反映我們現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感到的悲哀、面對的無奈和看到的荒謬情景。

香港人被他們這種做法弄至心死，只剩下我們這群民主派呼籲香港人不要心死，這就是我們堅持用盡一切方法來修訂這項違憲的《條例草案》的原因。即使一如我們所說，我們提出修正案也無法令《條例草案》變得合憲，但我們仍堅持這樣做，不讓《條例草案》草率通過，繼續做他們認為無法改變結果的事情，其實我們只想告訴香港人真的不要心死，否則，香港便真的會死。

我想簡單回應一下梁美芬議員剛才的部分發言。她剛才說，她有很多義工希望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能快一點開通，所以這是好事。但如果他們的想法不對，我們就要告知他們如何不對。絕對不要因為實施"一地兩檢"的地點是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與香港很接近，便認為與在內地實施沒有分別，就像香港人經羅湖、皇崗等地前往內地一樣。事實上真的有所不同，因為那些地方並沒有"一地兩檢"安排。

不要把事情扭曲來說。"一地兩檢"是利用香港的土地，變成大陸的管轄區，所以情況大有不同。現在更把"一地兩檢"安排設在香港的

核心地帶，在她的選區內，這將成為一個先例。如有這樣的先例，我們便擔心這樣的例子會繼續發生。大家從立法會已可看到，做法一次較一次收緊，由解讀《議事規則》開始，把他們認為不合適的規則改掉，其實整個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現在就是要香港人看到這種荒謬和危險。

接下來，我特別想就一些議員提出的重要修正案發言，以及說出為何我會支持這些修正案。例如郭家麒議員在他的修正案中提出加入第(3)款，訂明"為免生疑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就"一地兩檢"而言，根據現時的安排，現時香港人在《基本法》及普通法下獲得的所有保障，在這個地區內將會完全喪失。所以，我們要保留這項香港法例，在內地口岸區實施落實國際公約的人權法案。聯合國的文件指出，公約在一個地方實施後，便不可以被褫奪或減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令香港遵行國際公約的法例，我們必須讓它在香港所有地方，包括內地口岸區也可以實施，否則便會違反公約下的義務。

而且，聯合國對人權公約的立場很清晰。特區政府說內地口岸區涉及的範圍細小，所以不會有重大影響，是不要緊的。這點絕對不能成立，俗語也說："一粒老鼠屎可以弄壞整鍋粥"，不應僅以面積大小來作決定，而且該區的人流甚高，極具重要性，再加上"一地兩檢"帶來的複雜問題，令我們覺得在該區提供足夠保障，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香港人權法案還提供很多保障，可針對我們擔心會出現的有關內地人員執法的問題，為香港人提供協助，例如第五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第五條第(四)款訂明："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第八條第(四)款訂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之權，不得無理褫奪。"第十六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第十六條第(二)款則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第十七條訂明："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定。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主席，如果有人說，內地口岸區一定要執行內地法律，不可執行香港法律，首先，我認為香港對國際公約的承諾絕對是更重要的考慮，理應優先。此外，正如我剛才提到，政府其中一個理據是內地口

岸區面積細小，即使不執行香港法律，其實對香港的影響甚少。如果說它面積細小，那相對整個中國而言，便更細小，根據相同的理由，我們更不應懼怕在這地區保留執行一些重要的香港法例，這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應該甚微，理應可以接受和獲得支持。

再擴大一點來說，人權的保障是否對人最基本的保障，是對任何國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的保障？如果人權是好的事物，為何我們不藉此機會實施？如果可以找到一個內地也接受的方法，對內地也是好事，我們正希望能做到這樣。為何我們與中國融合時要跟從它的一套，而不可以是它跟從我們良好的做法？這真是我的想法。香港為何不可以做到對國家甚有貢獻的這一步，將人權帶進其所謂管轄區？其實該處也是香港。我們不要被它拉低我們的水平，我們希望藉此機會提高整個國家的水平，令中國在其直接管轄的香港土地上，也能提供任何人均應享有的人權法的保障。我覺得這種做法才更合乎中國人民和香港人民的利益。

另外，我要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她的修正案內容是將《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改為“立法會通過此條例當日後的第 365 日”，因為《條例草案》的確還有很多問題，“一地兩檢”和高鐵本身也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故此應該延遲實施，增加我們在此審議的機會，而不是好像在法案委員會或這裏般，所有事情都只是按掣，開快車超速行走，因為他們都已經看了答案，知道了結果。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已決定這樣做，所以他們不會考慮其他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問題。有某位閒人最近抹黑我，說當這項法例通過後，有些人好像莫乃光便會開心地乘搭高鐵。我不知道這個閒人在想些甚麼，他怎會清楚我的想法？當然，以他這種人的思想，又怎會知道我的想法？他的想法是錯的。他說我會乘搭高鐵，我也算了，但他還說我會很開心，我想這個閒人真的在做夢。我正式在這裏說，我不會，也沒有打算，也絕對不會開心地使用“一地兩檢”安排，因為這違反香港《基本法》和憲法，所以請那些人走遠一點，最好不要再返回香港。

有太多問題尚未解決，不論是究竟高鐵會虧蝕多少金錢、會有多少人乘搭、有多少班次、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會否向政府繳付租金、內地政府會否給予香港租金、在口岸區有法律爭議時會怎樣做等，實在有太多問題。老實說，局長在法案委員會仍未完全回答我們所有問題，所以我絕對覺得應該要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擔心有很多想發言的議員均不能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餘下時間發言，所以我在此說出最後一句，奉勸你不要強行"截龍"，中止這場辯論，否則，正如我昨天在大會開始時所說，若出現甚麼問題，主席你真的要負上全部責任。

黃碧雲議員：主席，我希望我的發言不會被你腰斬。我上次發言時已提到，今次《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爭議焦點不在於我們是否喜歡乘搭高鐵或會否為市民組團往返大陸，因為這根本不是重點，而乘搭高鐵會否更快捷地到達更遠的地方亦非我們的爭議焦點。其實我們討論的是當得到這些益處時可能要犧牲的是甚麼，所以就《條例草案》的爭議焦點其實始見於對高鐵的構思。我們很早已經提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如同"劃走"香港，因為西九龍站地下某範圍將視為處於香港以外，香港法律再不適用，而內地人員亦會進駐該範圍。

我相信屆時可能會有數百人進駐西九龍站地下該範圍，而當我們進入該處，便猶如身處大陸，對香港而言是一件大事。雖然建制派議員和政府認為沒有所謂，但我們最擔心的仍然是如何捍衛《基本法》、"一國兩制"和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以及進入西九龍站地下的香港市民是否得到人權保障，屬憲法層面的爭議，而相關爭議亦促使 9 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不同的修正案。

歸根究底，我們不希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受到侵犯，所以我希望市民明白我們現在的爭議點在於要保衛香港的制度和司法管轄權，一定不可以在立法會通過一些違反《基本法》的法例。因此，雖然 9 位議員的修正案看似無稽，但事實上，我相信一旦通過《條例草案》，稍後將有人因《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而提出司法覆核。

主席，除基於憲法問題和為了保護"一國兩制"的制度不"走樣"、不"變形"外，當我們看看《條例草案》的整個立法審議過程，便會發現它既不合憲，亦違反程序公義。首先，"一地兩檢"的"三步走"是由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先達成《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而第二步是到北京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參與，最後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

我們看到這些紙牌寫着"閹割立法會"，其實是甚麼意思呢？其實有關安排是由北京作出決定後才交由香港立法會討論，即由行政機構

先作出決定，再交由立法會審議，其實已經違反《基本法》。我們時常說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交代和問責，並接受立法會監督。但現在連立法職能也遭閹割，由行政機關主導。此外，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大家也很清楚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和副主席張國鈞議員本身是行政會議成員，二人壟斷了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一職。其實作為行會成員，他們本身已經有政治任務，要督促《條例草案》盡快通過，當中存在角色及利益衝突。

葉劉淑儀議員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處理《條例草案》的審議。每次審議法案，我們本應由詳題開始，然後逐項條文審議，再到最後的附表。在最後階段，其實我們本應將該 5 個附表從頭再看一遍，但她不准議員提問，表示在審議條文時已進行討論。其實我們曾參與很多法案委員會會議，亦曾審議多項法案，例如《2017 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當我們討論附表時，即使之前已進行討論，之後也不會不准討論。葉劉淑儀議員之前在討論《條例草案》的條文時有否表示之後不准討論附表？她說讓議員可連同附表一併討論，但沒有說之後不准再討論附表。結果，她趁亂進行表決，倉卒通過《條例草案》。她之後便"切燒豬"，因為她脫身了。主席，你運氣不好，到你接手.....

全委會主席：黃碧雲議員，請你返回全委會審議的辯論議題，不要談論與議題無關的事宜。

黃碧雲議員：.....我剛才在開始發言時也預計到你最後又會忍不住打斷我的發言，所以要求你不要干預。我的發言完全沒有離題，因為我們必須解釋為何要支持有關修正案，原因不單是條文不合憲，而且整個過程和操作亦違反程序公義。主席，與葉劉淑儀議員相比，你主持會議的手法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葉劉淑儀議員的手法令人聯想到她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的橫行霸道，而你今次很威風，成為了香港立法機關的立法史上第一人。你的污點是甚麼呢？上星期三，有 11 位議員已經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準備就二讀發言，而他們是從未發言.....

全委會主席：黃碧雲議員，我再次提醒你，請你返回全委會審議的辯論議題。

黃碧雲議員：我已返回議題，討論為何我支持有關修正案，就是因為你違反程序公義。議員只想在二讀辯論時發言一次，並非"拉布"，但即使他們已經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你也不准他們發言，導致上星期的會議以亂局收場。其實如果你准許他們發言，根本可能只須個多小時便可完成相關程序。但你不准他們發言，最終令會議無法繼續進行。

到了今個星期，你在昨天的會議一開始又再請局長發言，不理會議員提出關乎規程和《議事規則》的問題，不作處理，只請局長繼續發言，令議會變成街市般混亂，大家鬥大聲，這種局面究竟由誰造成呢？由你造成。你經常說主席的裁決不容挑戰，這沒有錯，但這裏也有規矩。我們的《議事規則》哪項條文規定主席有權不准議員在二讀辯論時發言，連一次也不可以呢？《基本法》訂明立法會議員有立法權，而在立法過程中，要經過首讀、二讀、全委會審議修正案的階段及最後的三讀，根本不存在"拉布"。當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而你卻連一次發言也不准許，其實可招致司法覆核。由於你作出不公正的決定，才會導致議員起哄。你之後不作任何回應，視而不見，真的很厲害，你在香港歷史上留下污點。

全委會主席：黃碧雲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果你繼續離題而不是針對《條例草案》的條文或修正案發言，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請你繼續發言。

黃碧雲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完全沒有離題，因為我正在總結整個審議過程究竟是否一項具說服力及公義的程序。如果你要硬來又無法說服大家，議員便不會接受，亦不會接受這項《條例草案》，因為我們曾在多次發言中向政府提問，它也無法解答相關的憲政問題。現在的做法是硬來，表示人大常委會在討論後已給予批准，我們可以盲目地表決通過便了事。因此，你一開始便請局長發言，不准其他議員再發言，否則便會要求保安人員把我們抬走。十多名保安終於採取行動，抬走了林卓廷議員、尹兆堅議員……

(謝偉俊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謝偉俊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謝偉俊議員：主席，容許委員違規發言，本身便是未有執行《議事規則》。黃碧雲議員說了這麼多分鐘，我卻聽不到她談及與修正案有關的事宜。主席，在時間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不應讓她剝奪其他真正想就修正案表達意見的委員的發言時間。

全委會主席：謝議員，你已表達了你的意見。

黃碧雲議員，我已多次警告你，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請你繼續發言。

黃碧雲議員：主席，讓我說完這一句。你在歷史上的污點就是你無法說服議員，認為你所作的決定是公正和公平的。你在議會內硬來，使用強權鎮壓。

主席，你在議會擔任主席的任期尚餘年多兩年。如果你無法公正處事，最終受損的將會是整個立法會的尊嚴，而你亦會令保安和議員受傷，以及濫用警力，這些均會在歷史上留下紀錄。

全委會主席：黃碧雲議員，請你停止發言。

邵家輝議員：主席，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討論，過去我們已開了多次會議，在 20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1 日及 2 日，以及 11 月 15 日橫跨 3 次會議，辯論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討論了 27 小時；法案委員會開會 17 次，共討論 45 小時；交通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討論了 5 小時，加上這兩星期 4 次的立法會會議，我相信討論時間達 100 小時。

主席，在過去這麼多次會議上，我一次也沒有發言，為甚麼我不發言？有朋友問我是否對這項《條例草案》沒有甚麼意見，我想說的是，自由黨在去年 8 月曾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約有 67% 的市民支持；而我本身所屬的批發及零售界亦曾進行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大約 1 000 人，當中有 95% 的商界朋友也支持。但我為何一直也不發表意

見呢？主席，很多市民問我，在今次的討論過程中，他們留意到絕大部分時間也是非建制派議員發言，我們很多建制派議員很少發言，因為我知道所有建制派同事所想的與我一樣。今次我們有時間限制，高鐵需要開通，而我們的會議議程十分緊迫。如果我們不斷發言，非建制派議員的發言時間將會更短，故我們希望用盡所有時間讓非建制派議員向政府官員提問。大家也看到，過去這麼長時間，他們的問題不斷重複，而政府亦用了很多方法解答他們的問題，但看來爭拗無日無之，因為大家的觀點全部不同。

主席，在去年 10 月 26 日的會議上，我和同事其實已準備 2 600 多字的發言稿，準備在會上發言，內容絕大部分均有關"一地兩檢"安排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在方便市民方面，以及對香港將來的經濟會帶來多少好處，但今天我其實無需要再說，因為我們很多建制派議員過去已集合很多香港市民的智慧，已把這些論點全部說出來。

"一地兩檢"的安排方便市民、帶動香港經濟，以及保持香港是中國的"南大門"，我覺得很多香港市民絕對明白。如果今次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不能通過的話，"南大門"將會退至深圳，這並非很多香港市民所樂見。

大家看到現場有很多寫着"割地自闔"的展示牌。我覺得不應寫"自闔"，而是應該寫"自斷"，如何"自斷"呢？如果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不能通過，我相信香港是自斷經脈，是經濟的"經"。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多次的會議，我全部也有出席，我不斷聽到很多非建制派議員提出很多論點，但圍繞的最重要的一點是違反《基本法》。政府及律政司很多同事不斷講解，非建制派議員則引述香港大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意見，認為我們必須遵循其意見行事。

主席，我手邊有一份 2014 年 10 月 9 日《太陽報》一篇題為"大律師公會：佔領應尊重他人權利"的報道(我引述)："佔領中環行動已持續超過 10 天，大批市民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 3 個據點。大律師公會首度就佔領行動發表聲明，指若有人因公民抗命觸犯刑事罪行被檢控，即使其犯法動機崇高，亦非抗辯理由，佔領人士應尊重其他人士的權利和自由，而行動亦不應對社會造成過度損害及不便。"(引述完畢)為何非建制派議員當時又不聽從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立即叫停佔中呢？是因為他們不認同大律師公會所說的話，還是因為他們只會按自己的政治取向而選擇性地聽取意見呢？

不過，無論如何，主席，在法律問題上，兩邊也有不同意見，政府及律政司有他們的意見，非建制派有他們的意見。香港是最好的了，他們大可以提出司法覆核。不過，我想提出一點，很多市民對我說，假設真的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希望他們不要找一些大叔、公公或婆婆申請法律援助，用政府的錢跟政府打官司。如果他們這麼有信心，認為今次的安排是違法的話，那便請他們自己拿錢出來……

全委會主席：邵議員，我提醒你，請你返回全委會審議的辯論議題。

邵家輝議員：是的，主席。就今次的修正案來說，包括范國威議員、朱凱迪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內容均圍繞失效日期、期滿失效、停止生效、日落條款等；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則提出刪除部分條文。這些修正案會變相令"一地兩檢"的安排完全無法運作，有如被廢武功。所以，我不會支持他們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鑒於時間非常緊迫，我不會用盡這 15 分鐘。今次的"一地兩檢"安排已討論了差不多超過兩年，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比我們在席的議員更清楚的是，高鐵對於香港市民的經濟效益及對香港本身是多麼的重要。所以，我希望非建制派議員放下屠刀，盡快令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條例草案》通過。

最後，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梁君彥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法案委員會的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和副主席張國鈞議員，以及主持公聽會的廖長江議員及周浩鼎議員，因為在過去的會議上，我看到各位受到很多其他非建制派議員的挑戰。要確保《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大家需要努力。

此外，我特別想藉此機會多謝陳帆局長、李家超局長及鄭若驊司長的堅持。我相信所有對香港有期望的市民，包括在席的建制派議員及我們，對他們都是非常感激，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

多謝主席。

吳永嘉議員：我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但對於 9 位議員提出的合共 24 項修正案，我均不會支

持。我必須指出，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已提出過這些修正案，皆被全數否決。到現時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看不到環境上或事實上出現任何變更，支持大家重新接納這些修正案。

說到底，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本質上能令香港充分發揮高速鐵路的優勢，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經濟和社會效益。而且，這項安排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坊間無論是左、中、右機構就"一地兩檢"進行的民意調查均清楚顯示，超過五成市民支持"一地兩檢"方案。所有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為"一地兩檢"安排不會影響"一國兩制"。大家都說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面對昭昭民意，議員反對這些修正案，支持《條例草案》盡快通過，實屬應有之義。

在過去一段時間，部分議員經常把一些民生問題包裝成政治事件，當政治事件發酵至難以收拾時，又轉而尋求法律方式解決。可以預計，即使《條例草案》得以三讀通過，關於"一地兩檢"的政治爭拗亦不會結束。正如某些議員所說，經制定的條例受到司法覆核挑戰恐怕是意料中事。最後，我希望市民可以看清楚，這次《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由二讀至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為何不斷受到阻撓和拖延，我相信市民雪亮的眼睛會看到箇中原因。

主席，我謹此陳辭。

盧偉國議員：主席，我在這個環節發言，以表明經民聯支持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反對由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主席，《條例草案》審議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實在得來不易，是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和機構及社會各界，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共同努力的成果。

2017 年 7 月，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容許乘客日後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完成香港和內地的出入境通關程序，並公布依據"三步走"程序予以落實。

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本會通過政府當局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特區政府依據"三步走"程序，推展各項後續工作。特區政府隨後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的第一步，在 11 月 18 日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

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同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完成第二步。

至於最後一步，特區政府在 2018 年 1 月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相關法案委員會由 64 名議員組成，進行了 3 個月的審議，審議時間超過 60 小時，包括兩次合共 19 小時的公聽會，並安排委員前往西九龍站進行實地視察。法案委員會於 5 月 7 日通過《條例草案》，支持在本會恢復二讀。

很明顯，"三步走"程序的每一步都有香港特區主動參與，沒有損害本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亦確認，香港特區應通過本地立法以落實《合作安排》，這無疑是有力的反擊，駁斥有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可隨意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的奇談怪論。

主席，為確保"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中國憲法及《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通過《合作安排》，所根據的基礎包括"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一國兩制"原則，而且不會改變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界線。相關決定無疑為"一地兩檢"提供了具憲制地位並擁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理基礎。

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和管轄權的劃分，是落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排》的關鍵。《合作安排》已明文劃分在內地口岸區內，屬香港特區管轄的事項(即保留事項)和屬內地管轄的事項(即非保留事項)。設立內地口岸區旨在滿足實際政策和操作需要，亦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並不涵蓋整個香港特區。因此，《合作安排》不會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該條文的原意是限制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保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和法律制度。

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所有乘客都會知悉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安排，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乘坐廣深港高鐵來往香港和內地。進入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與進入內地其他受管制的口岸區，例如羅湖福田口岸等，其實並無分別。有關限制既為乘搭廣深港高鐵往返內地的人士提供最大便利，亦沒有減損香港特區一般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原本有 13 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 75 項修正案，主席閣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作出裁決，批准議員提出其中 24 項。該 24 項修正案屬於《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因此獲主席准許可以提出。不過，

如果該些修正案獲得通過，對西九龍站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有效運作將會造成不良影響。

例如其中 11 項修正案關乎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或失效日期。朱凱迪議員的第三至六項修正案訂明，若經制定的條例的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該條例即停止生效。請大家務必注意，他所說的是條例任何部分，而且沒有清楚指明是本港哪層級法院所作的裁決。如果《條例草案》日後受到如此寬鬆的條件掣肘，動輒停止生效，未免充滿太多不確定性。換言之，高鐵香港段的正常營運可能隨時被叫停。然而，朱議員似乎仍未滿意，甚至提出他的第二項修正案，訂明《條例草案》自生效日期起 5 年後失效，就更令人感到十分兒戲，而且莫名其妙。

因此，我認為大家審議《條例草案》和相關修正案時，應如審議其他法案一樣，應先考慮《條例草案》的政策原意，然後參照《合作安排》的條款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行使本會的立法權。

主席，香港現時的主流意見是希望立法會議員實事求是，放下先入為主的政治偏見，盡快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確保高鐵順利通車，讓這項大型跨境基建工程發揮預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葛珮帆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反對 9 位議員，包括陳志全議員、毛孟靜議員、朱凱迪議員、范國威議員、張超雄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譚文豪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 24 項修正案。

主席，讀了修正案的內容及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後，我覺得他們今次提出修正案，只是貫徹他們一向"逢中必反"、"為反而反"、"拖得就拖"的態度。他們提出的修正案全都沒有必要，有些還十分荒謬。

例如，陳志全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提出把生效日期改為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 300 日或立法會通過條例當日後的第 365 日，是完全罔顧市民期望高鐵盡快啟用，實施"一地兩檢"。若高鐵啟用而不實施"一地兩檢"，亦是罔顧香港的利益，因為這樣會對高鐵的整體效益有很大影響，市民無法便利通關，高鐵根本無法運作。所以，他們建議《條

例草案》在刊憲後第 300 天或立法會通過條例後第 365 天後才生效，其實是為了拖延。

此外，有多項修正案也加入了日落條款，訂明《條例草案》何時何月失效，又或 5 年後就會失效。其實有甚麼實質理由支持某些法例一定要失效呢？是否香港每項法例也要如此規定呢？所以，這些修正案也是不可理喻的。

朱凱迪議員亦提出了修正案，指明若條例的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與《基本法》有所抵觸，條例即停止生效。我們均清楚知道，《條例草案》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依據，沒有抵觸《基本法》。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假設現時訂立的法例違憲，然後為此訂立失效條文，真是非常荒謬的行為。如果議員認為《條例草案》違憲，應該舉手反對，而不是提出修正案。如果他們認為《條例草案》有很大問題，正如他們所說，大可提出司法覆核，進入司法程序再作裁決。因此，這些修正案完全沒有必要，是“為拖而拖”。

此外，陳志全議員提出，就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設立條文訂明他們的罪行。我們亦很清楚知道，如果有人員非法越界，在香港司法管轄區範圍未獲授權執法，現時本港的法例已經處理得到，根本不需要另訂條文。正如深圳灣口岸，內地亦沒有特別的條文或法例訂明香港人員越界應該如何處理。所以，這亦是為了拖延及嚇怕香港人。

再例如，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規定，有關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的一次性安排，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應該清楚知道這項修正案是沒有必要的，即使將來真的有其他“一地兩檢”安排，其實也必須另行立法，所以亦沒有必要另訂條文。因此，大家看到所有修正案的條文沒有必要亦沒有意義。

聽了反對派議員這兩天的發言，我發現但凡與內地有關的安排，他們均抱着假設和陰謀論。他們假設或認為中央政府刻意破壞“一國兩制”，《條例草案》就是一個例子。落實“一地兩檢”，就等於內地法例將來可以隨意在香港實施，而內地公安屆時亦可隨意在香港執法。這些純粹是陰謀論，除了反映他們對國家的規矩、法例、憲法不認識，亦顯示他們可能對中央政府了解不足、缺乏溝通及信心。

所以，我鼓勵泛民反對派的議員打開胸襟，多點前往內地，多點與官員溝通，多點了解國家的發展。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三番四次指出，"一國兩制"對國家及香港是最有利、最好的安排。香港回歸多年，我們真的看不到國家刻意破壞"一國兩制"。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國家及香港有甚麼好處？國家怎會想香港混亂和不好呢？只有一些反對派的人士才會"為反政府而反政府"、"為反中央而反中央"，口說為香港好，但其實是在攪亂香港，罔顧香港市民的利益及香港的長遠發展。

高鐵和"一地兩檢"安排多年來均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甚至在香港生活或從商的外國朋友，也很希望盡快落實"一地兩檢"。再者，大家均明白，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而言，高鐵的運輸網絡將來會四通八達，對國家的發展十分重要。如果香港沒有高鐵和"一地兩檢"，香港將會閉關自封，未來的發展就會有很大的障礙。

我們亦清楚知道，現時全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國的發展，香港真是近水樓台，既有"一國"之利，亦有"兩制"之便。如果凡與國家有關便反對，甚至不撥款購買東江水，香港未來怎樣發展下去呢？

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超過 50%甚至 60%的市民均支持"一地兩檢"，如果不是反對派不斷詆毀"一地兩檢"及誤導香港市民，我相信支持度一定會更高。他們經常說不用實施"一地兩檢"，可以在內地任何一個口岸進行通關檢查。然而，他們完全罔顧實質安排的需要，乘客在香港登車後，可以在內地任何一個車站下車，難道我們要求內地每個口岸也設置讓香港人入境的通道嗎？沒有這個可能。因此，除了"一地兩檢"之外，沒有其他實際安排可以令高鐵發揮最大效用、最便利香港市民。

所以，不要再欺騙香港人，不要再拖延，不要再編撰恐嚇的故事嚇怕香港人。我們身處這個地方隔鄰就有很多解放軍，他們多年來也沒有出來騷擾香港人或隨意在香港拘捕市民，所以真的不要再恐嚇香港人。我們應該要明白，如果香港不配合國家的發展，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尤其對年青一代會有很大影響。因此，為了香港的未來，希望你們不要再"為反而反"、"逢中必反"。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邵家輝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邵家輝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邵家輝議員：主席，我想就我剛才的發言內容作出澄清。主持公聽會的議員應是葉劉淑儀議員和張國鈞議員。

全委會主席：現在已過了你可作澄清的時間。

葉建源議員：主席，剛才葛珮帆議員提到，她口中的反對派議員均有陰謀理論，為反而反。其實，很多建制派議員發言時都有這類論點。我想在此鄭重指出，我並無任何陰謀理論，我會以事論事。我相信很多民主派議員也會以事論事。我希望無論建制派也好，當局或中央政府也好，不要以人廢言，而應理性地探討問題，為香港市民整體最大的利益出發，為香港做好事。

主席，今次全體委員會階段有很多修正案，我會就其中數項修正案提出我的看法。第一，我想討論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它建議將條例訂為一次性安排而不適用於其他情況。我覺得譚文豪議員這項修正案是眾多修正案中最重要，亦牽涉整個"一地兩檢"的核心問題。因為許多議員過去也提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違反憲制。在違反憲制的情況下，很多議員或社會人士均提出這應該"可一不可再"，下不為例。"下不為例"這個觀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大家應該要認真探討。

為何說"一地兩檢"違反憲制呢？我聽到很多建制派議員在今次全體委員會發表的意見中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決定，而人大常委會是在憲制內最高的機構。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例如人大常委會在憲制中的地位非常崇高。我相信這點無法否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說依法治國，從法治的概念來看，任何憲制中的機構都有由憲法賦予的權力，但同時受其限制及約束。其實，整個憲制賦予及限制政府公營機構及個人的權力、權利及義務，人大常委會亦不例外。

因此，因人大常委會的地位崇高，便把它的所有決定合理化，這是不可以的。人大常委會的地位即使有多崇高，同樣亦受憲法限制。正如香港的憲制中，特首的地位當然崇高，但特首可否立法？不可以。這個是憲制對他的限制。

主席，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基本法》中，其實有很清楚的分野：甚麼情況有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甚麼情況有關人大常委會。舉例說，《基本法》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這項權力，人大常委會並不擁有，是全國人大才擁有。但是，《基本法》第十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這項條文清楚說明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權力，即是說，制定《基本法》時，全國人大賦予了人大常委會這個權力。

在《基本法》內有關人大常委會的權力的規定，其實相當清晰。我在二讀辯論時已經提出，人大常委會的權力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而對於香港，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來自《基本法》第十七、十八、二十、九十、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及一百六十條，以及附件一及附件二。上述條文對於人大常委會的權力範圍有清晰的說明：人大常委會可以將香港制定的法律發回、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授權特區其他權力、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特區成立時宣布與《基本法》抵觸的法律，以及批准特首的產生辦法的修改。上述的條文訂明人大常委會在這些範疇內的相關權限。

我們要留意，在上述多項條文中，並無一項涉及人大常委會可以憑藉《基本法》作出決定，達致有如為香港立法一樣的效果。這並非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所擁有的權力。除非我們說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除了《基本法》賦予外，有無盡的權力，即所謂"剩餘權力"。因為它的權威很大，所以它可以做任何事。但是，我相信對中國法律制度的演化有認識的同事也知道，中國過去法治相對薄弱，逐漸發展出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這就是憲制發展的過程。而在憲制的發展中，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對於政府機關的權力的約束。我相信內地的法律界也會認同這一點。隨便使用法律中沒有列明的權力，是非常危險的，亦是法治精神的倒退。

主席，我支持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基本上並沒有引用任何《基本法》或憲法的條文，作為其憲制理據或法律基礎。欠缺憲制理據或法律基礎，人大常委會只依靠其權威行使其權力，我相信無論以任何法治觀點來看，也是很危險的。

有人提到因為中國實行大陸法，所以做法與香港的普通法不一樣，以香港的普通法觀點來理解和批評，是完全錯誤的。我當然不是法律專家或權威，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會認同，大陸法與普通法是全

世界兩個最主要、重要和相當成熟的法律體系，而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一定建立在非常堅實的法律基礎上。大陸法着重成文法，根據過去很完備的法典及以往制定的規例來解釋現時的法律。

然而，在這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我們看不見對《基本法》立法過程中的任何紀錄、文件、法律或憲法的條文有任何引述，只不過就着“一地兩檢”的問題作決定，便是如此。欠缺法律基礎的決定，我覺得從大陸法的角度看，也未必有說服力。在席有很多法律專家，例如梁美芬教授應該很熟悉內地的大陸法。她若有不同意見，我希望她從大陸法的角度說說這個決定有何嚴謹的法律基礎，不可以只說：“你們不認識大陸法便不要批評”。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以大陸法為根據，便應該提出充分的論證，才能服眾。

我們非常尊重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但問題是人大常委會有否權力作出決定來規限香港的事務呢？我個人很尊重大陸法，因為這是一個嚴謹的體系。但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否經過很嚴謹的推論，究竟如何得出現時的決定呢？依據是甚麼呢？對於這些疑問，我覺得要有很清楚的論述。否則，決定的唯一理據便是：決定了這樣便是這樣。決定已經作出，當然不能繼續進行下去，但我覺得下不為例非常重要。

主席，這是我想談論的第一項修正案。我想討論的第二組修正案有關多位議員均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日落條款，例如張超雄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等。這方面，我只用常識來理解。我們現時說的是在香港特區中把一個地方租予內地作為一個司法管轄區。一般而言，租借時雙方會訂明租借期何時結束或如何結束，即使是永久租借也會訂下安排。但是，現時的租借期究竟在甚麼情況下結束，甚麼情況下可能會結束，還是不會結束呢？應否有比較清晰的寫法呢？《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有期滿失效的條文，所以，理論上，同意租出去便應該有收回來的安排，即使是永久出租也應該訂有清晰的條文。

主席，除此之外，我還想提一提這次《條例草案》的辯論安排。我看見在屏幕上已經沒有顯示輪候發言議員的名字。主席訂下的最初安排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有 22 小時——如果我沒有記錯——但是，由昨天下午大約 4 時至昨晚休會，我們只辯論了 5 小時多，加上今天早上會議繼續至現在這一刻，我相信合共不足 10 小時，加上局長稍後的答辯，甚至加上表決，時間加起來也只不過是十二三小時，與主席最初跟我們說有 22 小時有很大的距離。屏幕上顯示有 16 位議員按下“發言按鈕”，但未有機會發言。他們當中可能有人未曾在全體委員會發言，為何有這種情況呢？為何你一次又一次設下限制，令很多議員無法發言呢？主席，我希望你作出清楚解釋。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官員發言。官員發言後，我會請動議修正案的 9 位委員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楊岳橋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楊岳橋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楊岳橋議員：主席，首先，正如葉建源議員剛才提出，主席較早前曾表示，全體委員會將有 22 小時審議《條例草案》，現時距離 22 小時的界線尚有很長時間。

第二，根據《議事規則》第 38(1)(a)條，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可以發言多於 1 次。我希望主席考慮第 38(1)(a)條，容許已示意想發言的委員有機會發言。

(郭榮鏗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郭榮鏗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郭榮鏗議員：主席，全體委員會會議供大家辯論《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委員可以無限次發言，我也按下了"要求發言"按鈕，希望就我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發言。全體委員會辯論其實尚未完結，多位委員仍想表達很多意見。主席現在決定"腰斬"辯論，絕對違反了《議事規則》。

(郭家麒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郭家麒議員：主席，全體委員會昨天下午約 3 時開始審議《條例草案》，至今不足 9 小時，現時尚有 16 位議員輪候發言，我亦尚未就自己提出的修正案發言完畢。你是否如報道所說般，因為有些建制派議員要到海外出席兒子的畢業禮，於是再三剝奪議員在立法會內理應享有的議事權利？你原先限定全體委員會只能審議《條例草案》

22 小時，已經很離譜，如今更在相關辯論進行了不足 10 小時就叫停，簡直不知所謂。

(譚文豪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譚文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譚文豪議員：主席，雖然我已就自己提出的一項修正案發言，但尚未行使我應有的權利，發言討論其他修正案。我已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正輪候發言。由於我是其中一位動議修正案的委員，剛才已發言了一次，現時輪候次序較後。因應你的限制，我剛才只能針對自己的修正案發言 15 分鐘，完全沒有機會就其他修正案提出意見。剛才也有委員指出，你之前定出 22 小時之限，現時仍然有 16 位委員輪候發言，當中很多更從未在全體委員會發言，你為何現在就結束辯論？請你清楚交代。謝謝。

(莫乃光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莫乃光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莫乃光議員：主席，由你今早預告全體委員會辯論以中午 12 時為限，至現在正式結束相關辯論，相距只有約 1.5 小時，你稍後可以予以確認。你作出這個決定想必突然，否則應早在昨晚就向大家宣布。很多委員在你今早作出預告時才得知辯論即將結束，部分人恐怕趕不及返回會議廳按下"要求發言"按鈕，連一次發言機會也沒有。你結束辯論前 1.5 小時才作出預告，做法極不公平。1.5 小時只夠 6 位委員發言，撇開無法第二度發言的委員不談，相信不少尚未發言的委員都沒有機會發言。

請主席告訴我們，在 16 位已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委員中，哪幾位委員——不論派別——在全體委員會辯論中從未發言，成為了你這個決定的受害者。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志全議員：主席，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理應可以無限次發言，但經你裁定後，委員只有 22 小時審議《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昨天下午 3 時許開始審議《條例草案》，至晚上 9 時會議暫停，為時不足 6 小時，今早 9 時續會至今有 3 小時，亦即相關審議時間合共不足 10 小時。你在比賽前"搬龍門"，把本來無限的發言時間限制為 22 小時；比賽開始後再"搬龍門"，把 22 小時縮短到不知多少個小時，叫委員如何是好？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我已在 6 月 4 日告知大家，我會預留約 36 小時處理《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審議，編配安排為二讀辯論約 8 小時，全體委員會審議約 22 小時，以及三讀約 6 小時，合共約 36 小時。我亦曾表示，委員可自行決定二讀辯論和全體委員會審議時發言時間的比重，而全體委員會約有 22 小時進行審議。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是依循這個方向處理委員提出的問題，因此我的做法是一致的，並沒有"搬龍門"。如果委員充分利用辯論時間，本會應有足夠時間處理《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發言。

(陳淑莊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也想提醒你，我手上有你剛才提及的兩封函件，其中一封的日期為 6 月 6 日，你在當中首次提到《條例草案》具迫切性，但原來你的同事參加子女的畢業禮最迫切。

第二，在你於 6 月 12 日就 5 位公民黨議員函件的答覆中，第三段談及"時間分配"，列明全體委員會審議約 22 小時。如今相關審議還不到 10 小時，你就推翻原先的決定？為何如此迫切？你至少應向委員說明理由。主席，高鐵 9 月才通車，今天是 6 月 14 日，立法會尚有 4 次會議——本月及下月各兩次，至 7 月 11 日會議後才休會。

請問你為何如此迫切要通過《條例草案》？你受到何人催迫要這樣做？難道所謂迫切，就是貴黨成員要參加子女的畢業禮？

(莫乃光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莫乃光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莫乃光議員：我請求你按我剛才提出的要求，告訴我們輪候發言的委員中哪幾位從未發言，總數多少。

全委會主席：莫議員，我稍後會指示秘書處向你提供有關資料。

莫乃光議員：為何現在不能交代，主席？這些資料如此簡單，為何不能即時交代？難道這些資料會令人大感震驚？你只給予 1.5 小時的預告就不准委員再發言，為何不能即使提供相關資料？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發言。

莫乃光議員：主席，你怎可叫喚局長發言？局長，請不要拿着擴音器唸講稿。主席，我還沒說完——你太過分了。

(毛孟靜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毛孟靜議員：我們根據《議事規則》說道理，但正如很多人所言，在這個議會內說道理並沒有用。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中，委員理應可無限次發言，雖然實際上不可行，但主席也應給我們兩三次發言機會。你怎能就此腰斬辯論，不讓我說清楚我所提出的修正案？你不斷強調《條例草案》重要和迫切，究竟有多重要？有多迫切？你受到何人催迫，要讓《條例草案》盡快通過？你蠻不講理，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你不單要向議會，更要向全香港人清楚交代，為何要迫切通過《條例草案》？高鐵在暑假後通車，現在才 6 月中，何來迫切？你說《條例草案》很重要，這點無人異議，正因為《條例草案》重要，才需要在議會內說清楚。我希望你講道理，不要擺出冷面姿態，不斷說你的裁決是最終裁決，不容辯論，不作任何解釋。我純粹根據《議事規則》講道理，並非與你辯論。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志全議員：主席，你在周二發給議員的函件中提到《條例草案》餘下審議程序的安排，其中第 11(b)段提及你將根據已擬定的時間分配，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根據議員理解，這表示全體委員會有 22 小時辯論《條例草案》。你昨天叫喚局長答辯前，我已就此作出提問，要求你說明會否根據已擬定的時間分配處理餘下程序，預留 22 小時讓全體委員會進行辯論。你當時指我的問題屬查詢，並非規程問題，一直不作答覆。直至今早，你才預告相關辯論將於中午 12 時結束。你這種做法難道不是誤導議員嗎？

(陳淑莊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的規程問題關乎《議事規則》第 38(1)(a)條。讓我讀出你兩天前發給我們的函件內容，當中第三段提到：憑藉上述的憲制基礎，並因應《條例草案》的迫切性，主席決定——那是你的決定——就《條例草案》的審議擬定時間分配(預計二讀辯論約 8 小時、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約 22 小時及三讀辯論約 6 小時，共約 36 小時)，讓議員可妥為安排其發言時間及內容，善用議會時間，以便本會可適時完成審議《條例草案》。主席，這可是你所作的決定，如果你要"今天的我推翻兩天前的我"，也應作出解釋。你不能只作決定，不給予理由……

全委會主席：我剛才已清楚說明，我於 6 月 4 日已告知議員本會將預留約 36 小時，分 3 個階段處理《條例草案》，但若委員沒有充分利用時間……

(多位委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全委會主席：請委員保持肅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各位議員在修正案合併辯論的發言，我細心聆聽大家的意見，當中一些觀點曾經在法案委員會進行深入的討論，不少亦已經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再次提出，我亦已在二讀發言時作出回應，在此我不再重複。我希望集中回應 9 位議員提出的 24 項修正案。

(多位委員站起來並高聲說話)

全委會主席：我已完成處理規程問題，請各位委員保持肅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有議員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1(2)條提出合共兩項修正案，為條例指明不同的生效日期，分別為"本條例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 300 日起實施"和"本條例自立法會通過此條例草案當日後的第 365 日起實施"。

(多位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條例草案》日後通過成為條例後，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內地口岸區會隨着條例生效而成立及啟用，該生效日期即是《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第四條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決定》")中所指的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啟用之日"。

現有修正案試圖修改條例的生效日期，將改變《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原先構想的安排。特區政府看不到隨機加入

第 300 日和第 365 日這些數字作為條例生效日期的實質理據。再者，若兩項修正案其中任何一項獲得通過，其實際效果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無法於今年 9 月通車，違背香港社會各界如期享用高鐵服務的期望。特區政府不支持這兩項修正案。

亦有議員提出 5 項修正案，述明《條例草案》在日後通過成為條例後，可以於某個特定日子失效，或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以至內地口岸區租賃安排期滿等情況掛鉤。

(多位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特區政府曾經多次解釋，《條例草案》需要處理的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事宜，源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合作安排》，與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和費用並無直接關係，後者會由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另行簽訂合同作出規定，無須將《條例草案》和場地使用權掛鉤。

我亦必須指出特區政府難以確定為條例指定某個失效日期的理據。正如特區政府曾向法案委員會書面回覆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的《決定》，並沒有就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訂下任何完結的日期。事實上，《合作安排》本身亦沒有定出任何日子，說明《合作安排》何時失效。有見及此，我們不能隨意為條例加入失效日期。

(多位委員高聲叫喊，亦有委員高聲叫喊："梁君彥，可耻！")

另一方面，有議員提出的兩項修正案建議訂明《條例草案》"於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的日期起期滿失效"。特區政府目前不認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會有停運的情況；但如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合作安排》第十六條已提供了具體機制，"如因西九龍站口岸運行條件和監管發生變化或其他因素影響需對本合作安排進行修改，須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文件，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如果需要修改《合作安排》，特區政府須按實際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以實施經修改及國務院批准的《合作安排》，屆時立法會可考慮是否通過有關修訂法案，故此我們認為修正案沒有必要，亦不會支持。

除了上述 5 項修正案外，有議員亦額外提出 4 項修正案，建議新增條文，涉及條例的任何部分萬一被裁定違反《基本法》的假設情境，屆時應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條文。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合作安排》符合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這點與特區政府的看法一致。

(多位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再者，正如終審法院在吳嘉玲訴入境事務處處長一案中指出："在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司法權時，特區的法院有責任執行及解釋《基本法》。毫無疑問，香港法院有權審核特區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機關之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發現有抵觸《基本法》的情況出現，則法院有權裁定有關法例或行為無效。"有關案例已清楚確立香港法院有權裁定並宣告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法律條文無效的原則，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無須為此再作規定。

就個別議員對《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引入 3 條針對內地派駐機構人員的罰則條文，即第 9 至 11 條。至於同一修正案擬議新增的第 12 條，該條文旨在為條例訂定失效日期，這與我回應其他議員類似修正案時已非常清楚說明反對原因，我在此不再重複。

其中，新增的第 9 條和第 10 條均與內地派駐機構人員離開內地口岸區相關。就此，《合作安排》第六條已清楚訂明，內地執法人員根據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責，不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在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沒有執法權。再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亦清楚指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自啟用之日起，由內地依照內地法律和《合作安排》實施管轄，由內地派駐機構依法履行職責，有關機構及其人員不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以外區域執法。日後倘若發現涉及違法情況，特區政府定必會與中央跟進事件，嚴肅處理。

至於第 11 條.....

(多位委員重複高喊口號："梁君彥，可耻！")

至於第 11 條，修正案建議如中央人民政府承認屬內地派駐機構人員在內地口岸區作出所謂"恐嚇"、"襲擊"等行為，會根據特區法例處理。然而，正如我們多次強調，內地口岸區的治安屬非保留事項，由內地相關部門按內地法律處理。

(多位委員重複高喊口號："梁君彥，可耻！")

特區政府早前亦解釋，《條例草案》並非旨在訂立新的刑事罪行，不論是針對乘客、香港特區特定人員、內地派駐機構人員或其他可能使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人士，均應根據《合作安排》和《條例草案》所反映的管轄權劃分，受相應的法律規管。修正案亦混淆了兩地執法部門的職權和雙方管轄的範圍，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

有修正案建議新增條文列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 383 章)在內地口岸區繼續有效。然而，按照《合作安排》第四條，在內地口岸區適用香港法律還是內地法律須視乎有關事項是否《合作安排》第三及七條規定的事項，即《條例草案》所指的"保留事項"，不能一概而論。建議新增的條文明顯偏離《合作安排》，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

(多位委員重複高喊口號："梁君彥，可耻！")

事實上，實施"一地兩檢"不會改變特區的出入境制度及乘客進行內地通關手續時的權利和義務。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猶如進入其他適用內地法律的內地口岸一樣。因此，實施"一地兩檢"並不會減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有議員提出新增條文的修正案，即新訂第 9 條，其效果是訂明《合作安排》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正如特區政府早前回應立法會法律事務部的覆函中指出，《合作安排》是香港與內地達成的協議，屬行政行為的一種。《合作安排》只能在《條例草案》通過及生效後才可在香港落實。而《決定》乃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包括國家憲法作出的，是內地法制下的法律。我們認為《合作安排》及《決定》的性質清晰無誤，《條例草案》無須為此另行說明。

就同一新增條文，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訂明條例為有關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的一次性安排，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

正如特區政府多次指出，整個"三步走"程序，包括《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條例草案》，均只在處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事宜，即一個特定個案。其他跨境運輸基建的通關程序不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特區政府強調，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將"一地兩檢"安排適用於西九龍站和深圳灣口岸以外的其他跨境運輸設施。即使如此，我們不認同修正案無限延伸《條例草案》的範圍，訂定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完全無關的條文。因此，我們反對此修正案。

(有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有部分議員提出共 7 項修正案，建議刪去第 7(3)條、第 8 條，以及附表 4 及 5。在討論這些修正案時，我們必須了解有關條文的原意。

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其中一個問題是個別已有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應否於條例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繼續涵蓋內地口岸區。有見及此，第 7(3)條規定在斷定第 7(3)(a)至(d)條當中提及附表 4 及 5 的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時，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舉例來說，按照第 7(3)條，如果有人在現時即條例生效前遭入境事務處按照《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 115 章)發出遣送離境令，則入境事務處在條例生效後執行有關命令時，將該人移送至內地口岸區已屬完成遣送離境。以上安排避免該人被移送至內地口岸區內，仍然可聲稱自己位於香港境內造成司法管轄權和執法的混亂。

(有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第 7(3)條所涉及的權利及義務不涵蓋由私人文件，如已有的僱傭合約等所產生者。一般而言，私人文件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將不受《條例草案》影響。這是因為締約方日後可選擇是否更改合約，《條例草案》尊重他們的意願，讓締約方自行決定合約的地理涵蓋範圍在未來是否繼續涵蓋內地口岸區。

第 8 條則處理日後的文件，即在條例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製備的文件。

按照第 8 條，在解釋日後的文件有關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時，則在該權利或義務可就非保留事項而行使或履行的範圍內，會自動推定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然而，私人締約方亦可以不應用上述推定，而選擇於有關文件表達相反用意。這可以尊重私人締約者的意願，供他們選擇就履行相關

非保留事項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而言，是否將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港或內地。

第 8 條不適用於成文法則、法定權限和法院命令。這是因為成文法則、法定權限和法院命令均出於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和法院，有關文件或權限一般源自法定權力，並受公法監管，屬法律適用和管轄權的範疇而不涉及私人意願，故不存在所謂相反用意的情況，應按《條例草案》第 6(1)條解釋：如涉及保留事項，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港以內；如涉及非保留事項，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地以內。

(有委員繼續高聲叫喊)

從上述分析可見，《條例草案》第 7(3)條和第 8 條，以及相關的附表 4 及 5 均有其存在目的，以理順條例生效後如何解讀已有及日後的權利及義務，故此我們不支持有關修正案。

有議員建議更改《條例草案》附表 3 用作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顏色。

我們要知道，每份法案的附表均必須與相關條文一併理解。《條例草案》第 4 條訂明在附表 2 中的平面圖編號 1 及平面圖編號 1 附件 1 上所劃定並填上橙色的範圍，宣布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故此附表 3 無論採用甚麼顏色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也不會影響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事實上，《合作安排》第二條已明確指出石崗列車停放處不屬於內地口岸區範圍。

實際上與附表 3 關連的條文為第 2 條，當中就“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釋義，指在附表 3 中的平面圖上所劃定並填上橙色的範圍。有見及此，若通過此修正案，將附表 3 平面圖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顏色更改為粉紅色，將會令《條例草案》第 2 條的釋義條文無法運作，故此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

(有委員高聲表示擬提出問題)

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在第 2 條新增條文，就“內地派駐機構”述明另一定義。

事實上，特區政府已於法案委員會解釋“內地派駐機構”一詞在《合作安排》第七條中使用，並在《合作安排》第六條中界定。為方便讀

者理解附表 1 所載錄的《合作安排》第七條及其英文譯本，加入附註是為提供事實資料，說明該詞如何在《合作安排》中界定。因此，該項附註是用作輔助讀者在理解《合作安排》第七條時，可知悉有關定義已在《合作安排》中訂明。

議員的現有修正案如獲通過，將導致《條例草案》就"內地派駐機構"一詞同時出現兩個定義的異常情況，即(i)第 2 條新增條文的定義；及(ii)已於現時附表 1 載錄的定義。這將為詮釋"內地派駐機構"造成混亂，尤其是該字眼已由《合作安排》所定義。有見及此，此修正案將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

(有委員繼續高聲說話)

主席，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的回應到此為止，希望在席議員考慮特區政府的意見，投票反對 9 位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的 24 項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多位委員繼續站着高聲說話)

全委會主席：如委員不保持肅靜，我不會處理規程問題。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正如我剛才所提出，首先，請你解釋你現在是否已作出新決定，推翻你於 6 月 12 日函件中第 3 段所提述的時間分配安排？最新安排是怎樣的？推翻先前決定的理由何在？讓我再次引述你在函件中的話語："主席決定就《條例草案》的審議擬定時間分配"，全體委員會審議原訂約 22 小時，接着 6 小時三讀辯論。我不知道你現在的最新安排。

亦正如我剛才指出，主席，請留意《議事規則》第 39(a)條，譚文豪議員昨天亦指出……

(范國威議員在席上高聲說話)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的擴音器已啟動，但她沒有戴上。

陳淑莊議員：我沒有說過甚麼，你為何要干涉我？我不是正在發言嗎？

全委會主席：我只不過告訴范國威議員吧。

陳淑莊議員：我的聲線這麼響亮，只有你才聽不到，梁君彥議員！我為免嚇怕負責傳譯的同事，才不提高聲線發言。我要根據《議事規則》第 38(1)(a)條及第 39(a)條提出規程問題。

根據第 39(a)條，"議員不得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除非起立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遇此情況，正在發言的議員須坐下，而打斷其發言的議員須指出其認為應注意的問題"——我已不知示意了多少次要提出問題——"並將該問題交由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決定"。

主席，首先，這句話說明，全體委員會主席與立法會主席不一樣，全體委員會和立法會大會是兩個不同的會議。第二，第 38(1)(a)條訂明，議員就每項議題發言不多於 1 次，但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例外。你可否就此作出解釋？

(張超雄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張超雄議員：主席，立法會開會依遵一套規矩，每次開會前，秘書處會為大家準備一份講稿，講稿清楚說明整個會議程序的進程。會議來到現在這階段，主席你作為全體委員會主席，應該問"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沒有，就會請官員發言，然後才請提出修正案的 9 位委員再次發言。

現在不過是 6 月中，距離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之日還有數個月，即使要在 6 月內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也有充足時間，絕不會因為辯論時間加長而阻礙或拖延高

鐵通車。現時仍有 18 位委員按下了"要求發言"按鈕但尚未發言，我不明白你為何不乾脆讓他們暢所欲言，然後根據秘書處根據《議事規則》訂下的會議程序，正常審議《條例草案》。請你解釋清楚。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志全議員：我要向坐在主席席位上的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問題，這個問題的邏輯其實與主席昨天驅逐 5 位議員一樣。根據主席向我們發出的文件，全體委員會審議有 22 小時辯論《條例草案》。廖長江議員去年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把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改為 20 人時——我只引述一句話——他當時說，立法會大會和全體委員會屬於不同個體。其後，主席就議員提出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作出裁決，指出"有理由說，上述特點反映了全體委員會的運作與立法會分開。若此觀點正確，《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所訂的會議法定人數規定，便有可能不被詮釋為適用於全體委員會。"如果你以立法會主席的身份制訂辯論安排，並向議員發出通告，為何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可以推翻立法會主席通過通告發出的決定？

(毛孟靜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毛孟靜議員：濫權的梁君彥議員，我希望你理解，立法會應是議員——尤其是透過直選，獲數萬票支持而晉身立法會的議員——的主場。剛才多位委員提出大量規程問題，你完全置之不理，任由陳帆"佔領立法會"、自說自話，對於委員提出的修訂一概表示"不予支持"，到此為止。然而，委員就《條例草案》的討論還未完畢。

我想你解釋，首先，剛才多位委員站立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你卻完全不予理會，這是甚麼裁決？第二，正如我早前已向你提問，《條例草案》究竟有何重要和迫切，你還沒有回答。當然，你會說無須回答，但你難道完全沒需要向香港人交代嗎？你這種做法非常可耻！

全委會主席：關於我於 6 月 4 日作出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如認為有關安排不合規程，可循其他渠道跟進，而不應利用規程問題阻礙會議進行。

就委員提出的問題，我已分別於 6 月 6 日及 6 月 12 日向立法會議員發出函件，解釋清楚所有理據。主席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所賦予的權力主持會議。我是審視了議案的迫切性和以往辯論時間的運用，並且平衡議員的不同意見後，才作出總共預留約 36 小時的辯論及表決安排。

我記得陳志全議員早前問我，這項安排是否有彈性。我當時告訴陳議員，如議員充分利用辯論時間，我會作彈性處理。但是，上星期和本星期的會議情況顯示，議員並沒有充分利用辯論時間，因此我會繼續維持預留約 36 小時的決定。

(范國威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范國威議員：主席，你不能濫用你以主席身份可以行使的權力，在席上說謊。你指控議員沒有好好利用時間發言，其實有 11 位議員在二讀階段按掣輪候發言，今天也有 18 位議員在 CSA(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按掣輪候發言，但部分議員甚至連首次發言的機會也沒有。主席不能指稱議員沒有好好利用時間發言，在二讀和 CSA 階段履行職務。你絕對是在濫權。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譚文豪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譚文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譚文豪議員：主席，《議事規則》第 36(5)條清楚訂明，除非獲得主席許可，議員發言不得超過 15 分鐘。第 38(1)(a)條即楊岳橋議員剛才提到的規則也訂明，議員就每項議題只可發言一次。

據我從字面或其他方面的理解，《議事規則》不僅像主席昨天所說可以增加主席的權力，也同時限制主席的權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議員的權力。《議事規則》列明，議員無論在二讀辯論或現在的CSA(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最少可以發言一次，每次長達 15 分鐘。

我想問主席，你究竟根據《議事規則》哪項規則，而不用遵守《議事規則》，從而褫奪議員受《議事規則》保障的權利呢？我希望主席交代清楚，因為你昨天沒有作出解釋，只是說你的決定便是最終決定，你何以可以 override(凌駕)這些 rules(規則)呢？主席，如果是這樣，《議事規則》其實無須存在，因為你總是說，《議事規則》只會給予主席更多權力，而不會限制主席的權力，這種說法實在非常危險。本會是否每天都可以完全不依照《議事規則》發言，也不須遵守程序，以後由主席當一言堂呢？

我希望主席可以解釋清楚，你究竟行使甚麼權力，而無須跟從《議事規則》呢？

全委會主席：譚議員，請你停止發言。如果你有留意 6 月 12 日秘書處代我向你作出的回覆，便會知悉憲制基礎已在覆函第二段清楚寫明。如果你不明白，可以請秘書處向你解釋。這個憲制基礎也是我作出決定的基礎。如果委員認為我作出決定的基礎不合法，可循其他渠道提出挑戰。

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

全委會主席：朱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規程問題，主席。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到根據講稿第七頁，主席本應說："如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官員發言。"但你剛才卻沒有跟講稿讀。根據我的理解，講稿是秘書處根據《議事規則》而撰寫的，如果你下次打算濫權的話，你應事先通知秘書處不要加入這些字眼。現在講稿有這些字眼，你又選擇不跟講稿讀。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莫乃光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莫乃光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莫乃光議員：主席，梁君彥，你剛才對議員作出非常嚴重的指控，指議員沒有善用時間，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發言時間。我認為你應就這指控解釋清楚，你指的是哪位議員？你是指我們還是建制派？為甚麼你可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們認為現在沒有作出妥善安排，以致二讀和全體委員會階段均沒有足夠時間讓議員發言的人就是你，梁君彥。你可否解釋，你剛才的指控針對的是哪位議員？議員究竟如何不適當地使用他們的發言時間呢？

全委會主席：秘書處於 6 月 12 日代我回覆 5 位公民黨議員的函件已清楚說明，並詳細闡述有關安排。委員可細閱該函件。

莫乃光議員：但你說那封信件是發給公民黨的。

全委會主席：那封函件的副本亦同時發送給全體議員，如果你不細閱函件內容，我也沒辦法。

莫乃光議員：哪些議員沒有善用發言時間？

全委會主席：這不是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淑莊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1(5)條——不，是第 41(4)條提出規程問題。我很小心閱讀過閣下給議員的函件，讓我唸出日期為 6 月 12 日的函件第 9 段的內容："他"——即是你——"亦提醒議員把握機會，善用時間並精簡發言。"我看遍整封函件，你沒有在其中指控過任何人沒有善用時間，但你剛才卻作出相關指控。

我現在想指出，根據《議事規則》第 41(4)條，"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我深感受到冒犯。何謂"沒有善用時間"？你在整封函件中沒有指控過我們沒有善用時間，現在卻作出相關指控，還把自己說成至高無上般。我們如何沒有善用時間？我認為你這番言論冒犯，我要求你收回。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志全議員：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38(3)條提出規程問題。主席，你剛才說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沒有善用發言時間。我針對我的修正案有關加入第 9 條和第 10 條的建議分別兩度發言，每次發言不超過 15 分鐘。請問主席剛才說"議員沒有善用發言時間"，是否包括我在內？如果包括，我要求你澄清，何故你會認為我沒有善用辯論時間？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就是否善用發言時間的問題，這方面自有客觀標準，而我亦沒有針對任何議員，只是說整體客觀而言，議員沒有好好利用時間。

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淑莊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淑莊議員：主席，不好意思，繼續規程問題。我剛才提到第 41(4)條，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你要麼說明是哪位議員，要麼收回有關說話。即使你隨便指多於一人，也是屬於冒犯性。你要麼說明，要麼收回說話，很簡單。

全委會主席：這不是規程問題，請你坐下。

陳淑莊議員：怎會不是規程問題？主席，這是有關《議事規則》第 41(4)條，你識不識字？"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請坐下。朱凱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站起來，但未有開始發言)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正準備發言。

全委會主席：朱議員，請發言。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發言了。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議會已遵行"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其實議會濫權，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也是"三步走"。首先，《議事規則》清楚訂明議員可以發言，梁君彥議員卻可以不讓議員發言。議員抗議，你便請保安抬走議員。第三步便是向警方報案，接着請法庭對付議員。現在看來還有第四步，謝偉俊議員是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據傳媒報道，他好像說要制定更大的懲罰，若議員之前曾被抬走或離開座位等，便要罰款或在一段時間內不可回來出席會議。你們做這些動作，其實大家也心知肚明，自己的道理說不通，想強行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卻未能獲得香港市民的認同，於是在議會裏使用暴力，制度的暴力、保安的暴力、警察的暴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為甚

麼我仍要站在這裏發言？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議會只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個環節，我們要堅守我們的崗位，要讓香港市民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基礎，亦是引發點。所以，無論如何，我要繼續發言。

在全體委員會("全委會")審議階段的最後一次發言，我主要想回應梁美芬議員剛才的發言。其實大家可以見到，立法會其中一個沉淪的徵狀，便是基本上沒有甚麼議員討論議題。從法案委員會開始，沒有議員真的仔細了解《條例草案》及不同議員與政府的書信往來。直至現在審議修正案的階段，有哪位議員曾認真地審閱議員提交了多少項 CSA(即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全委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然後梁君彥議員又削減了其中多少項、最後現時餘下的 20 多項修正案屬於甚麼性質，以及提出的修正案究竟旨在做些甚麼？

由中止待續議案、二讀至現時的全委會審議階段的辯論，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需要清楚說明的題目，是由梁美芬議員多次提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究竟可否不透過解釋或修改《基本法》，純粹透過決定這模式，便可促使落實一項明顯違反《基本法》的香港本地法例？這是甚為重要的香港憲政問題。

我剛才聽到梁美芬議員的發言，我認為她混淆了很重要的一點，她混淆了甚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大家都知道是存在的，由 1990 年代開始，然後到《基本法》現時的附件，有很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的，我們沒有說它們並不存在。但是，這些決定也可以作出區分，第一類決定是關於《基本法》並無具體規定的事項，例如 2014 年的八三一決定，這項決定關乎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安排，而《基本法》中，不論是第四十五條或附件一，其實均沒有觸及這問題，所以，人大常委會這決定本身不會違反《基本法》。因此，即使我們反對這決定，認為這決定沒有道理，出賣了香港市民對北京的信任，然而，最少我們明白把這決定納入《基本法》附件的原因。

可是，現時關於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的人大常委會決定性質不同，這是關於《基本法》中有具體規定的條文，特別是《基本法》第十八條。我現在想說的是，梁美芬議員經常搬出所謂中國憲制秩序的帽子，猶如我搬不起的石頭般，向我擲過來，表示香港這些學習普通法的人可以"收檔"，因為他們不懂得此事。我認為其實世界是有公理的，這公理就是政府不能違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此其

一。第二，如果政府打算做違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事，首先便要修改有關法例。我認為無論是大陸法也好，普通法也好，其實這兩項原則均適用。

所以，我們應該再翻看《條例草案》。首先，如果特區政府只隨便提交這項《條例草案》，以設立內地口岸區，並在那裏實行內地法律，那麼《條例草案》本身是否站得住腳，可以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司法體制的考驗？我相信律政司會試圖說這做法可以通過考驗，所以大家見到，政府的回覆指《基本法》第十八條是"not engaged"(不牽涉)，即根本不適用，這是政府想到的對第十八條的解釋。當然，這個解讀是建基於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的說話。第一，政府自己是否有信心，認為"一地兩檢"的法例可以 stand alone(站得住腳)？如果不是，便要走第二步，即政府相信需要其他助力支撐，因為正如涂謹申議員所說，有關法例"不夠照"。在這情況下，若引用《合作安排》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便夠分量了。

我聽到張國鈞議員和很多同事也指出，這樣，"三步走"便獲得支撐。但是，我的核心問題是，其中一個支撐基礎，即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本身並不清晰，我們看到它違反自己在 1990 年頒布的《基本法》，這樣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回到現在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我們仍然應該區分這項人大常委會決定屬於甚麼性質，在《條例草案》背後支撐的這項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不恰當的，是錯誤的。

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過去香港法院很多案例也會引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作為判案的思考基礎。如果她也認同這一點，我認為她不妨支持郭榮鏗議員的修正案，訂明："為免生疑問，弁言中所提述的文件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因為按照她的理解，基本上已經肯定香港法院在判案時會一如過去般，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take into consideration(考慮)，那麼，她應該支持郭榮鏗議員的修正案，以確立自己的看法。

其實，討論至此，我很想向香港市民說清楚辯論的重點。我們提出 20 多項修正案，是為了減少傷害。其實由政府去年一開始提出"一地兩檢"安排無須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處理那一刻開始，傷害已經形成。再加上梁君彥議員和各位保皇黨的同事通力合作，對這個議會造成毀壞，究竟這種傷害會帶我們前往怎樣的境地？它會帶我們前往一個如同鴉雀無聲的議會？它會帶我們前往一個如同黨大於法，只有北大人的意旨，能夠肆無忌憚地令所有反對者噤聲的地方？

我們現在真的不知道情況會怎樣。我不知道他們內心是否仍然有一個譜？我聽到很多建制派同事說，他們現在也很可憐，忍着口不能說話，二讀辯論時不能發言，全委會審議階段又不能發言。如果他們也是這樣想，即他們內心也相信發言是議員最基本的權利，發言是這個由《基本法》建立的香港立法會的關鍵元素，其間議員制定法例、審核財政預算和監察政府。如果他們也有這樣的看法，他們真的要想一想，他們現在鋪設通往地獄之路，最終自己是否也會踏上？而且大家不要忘記，所有獨裁者均耐性有限，而越接近獨裁者的人，其實便越危險，大家有否聽過伴君如伴虎？曾蔭權入獄，出獄後不知會否又要再入獄。梁振英以為自己當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便可以安枕無憂，但他不知道，如果下次觸怒龍顏，他也是要入獄的，正如北韓金正恩身邊的人有的遭"犬決"，有的遭高射炮分屍。

要做保皇黨，便要把這種現象放在心上。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對他們其實也是一種保護。香港的制度、香港的文明，對所有人也是一種保護，我們要珍惜、培育和參與其中，而不是跟隨梁君彥——梁君彥當然也只是跟隨北大人的笛聲起舞。如果他們要如此作賤自己，請他們不要當議員，因為他們現在作賤自己的方式，其實會帶同香港人一起陪葬。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志全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可行使各項職權，第(一)款是主持會議。所以，主席運用這項條款，把權力放到最大，在全體委員會("全委會")審議階段本來是可以無限次發言的，但主席作出裁決說只能發言 22 小時。整項《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有 8 小時可供進行二讀辯論、22 小時可供進行全委會階段的審議、6 小時進行三讀辯論，其實，到了此一刻，我也不知道是否有 6 小時可供進行三讀辯論。

我想指出的是，即使第七十二條賦予他權利，可規定全委會審議階段的時間為 22 小時，那麼，為何全委會審議階段的那個主席可以推翻立法會主席作出的裁決？我現在不會與你辯論，但事後你應該用文件清楚交代。

除了《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還有第七十三條賦予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第(一)款："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

法定程序制定……法律；"，以及第(六)款："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今天，我們要辯論《條例草案》，全委會要辯論各條文的修正案，這一定是重要的，一定是關乎公眾利益的。議員進行辯論便要發言，發言這種由《基本法》賦予的最基本權利、職權是不能被剝奪或退後一步，是不能被無理限制的。在全委會審議階段本來可以無限次發言，但我現在也不與你爭拗了，我就用你所說的 22 小時來討論。原來也不是不行的，議員的發言權利是要由主席施捨的。這是第一：究竟你會施捨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昨天本來想問林鄭月娥究竟有否限制梁君彥必須在今個星期要通過《條例草案》。為何是 36 小時？為何不可以是 48 小時？昨天的會議舉行至晚上 9 時，為何不可以開到晚上 10 時？原來除施捨之外還要爭奪，因為在他施捨的框架之下，還須搶先按下按鈕，按得慢的便沒有機會發言了。這是第二。

第三，是要求議員善用辯論時間，這是有條件的，否則這段時間便會收回、收緊。主席說的彈性不是放鬆。本來酌情處理的意思是寬鬆處理，但現時卻反過來收緊了。我剛才問的是，我在全委會審議階段只曾針對我提出的修正案發言 2 次，即雜項下的新增第 9 條和第 10 條，我在那 2 次發言只是討論過第 9 條和第 10 條，而我也沒有被全委會主席質疑離題或重複。所以，我可以假定我不是他所說的沒有善用發言時間的議員。然而，這也不可以，不要以為你乖乖地不求點算法定人數、認真發言、針對條文發言、不重複、不離題，就可以發言。不是的，現時又新增了一項條件，就是如果其他議員被全委會主席認為不是善用時間，那麼就連善用時間的我也不能發言，就等如李國麟議員上星期說他不理會其他人做甚麼，但主席卻懲罰我在二讀甚至不能發言 1 次一樣。這個遊戲又能如何玩下去？

我今次提出了 5 項修正案，有 3 項獲批，我亦不會再與你爭拗為何那些獲批、這些不獲批，我只想爭取時間在全委會審議階段取得時間闡釋、解釋我的修正案，否則會被建制派上綱上線，說我"仇共"、"仇中"，刻意設置一些規限來刁難內地執法人員。因此，我已經是十分精明的了，把這項修正案放在前面先行討論，但對不起，我也只得到 2 次發言機會。

在現時的總結時段，如果還有剩餘時間，我當然會再多討論一項修正案，就是我在雜項下加入第 11 條的修正案。但是，這在意義上已經相差甚遠，因為我還未談及我的修正案，局長已經作出回應了。其實他還未聽到我的發言，又回應甚麼呢？再者，雖然你可以不認同，但我的言論是合理的。

因此，葉劉淑儀議員在今天之後便脫身了，因為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相對於法案委員會及今次的二讀和全委會審議階段，即使你想提出司法覆核，也不會針對法案委員會提出司法覆核的，對嗎？

(何俊賢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何俊賢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何俊賢議員：我十分用心聆聽"慢咗"議員的發言，但在過去的 5 分鐘，他真的沒有就修正案作出總結，這是另類的浪費時間。

全委會主席：何議員，請你坐下。陳志全議員，請繼續發言。

陳志全議員：我想你裁決我有否談及我的修正案。我現在是說我只能解釋第 9 條和第 10 條，現在我便要進入第 11 條。

這項修正案的條文，簡單來說是任何抗拒、阻礙、恐嚇、襲擊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的港方人士的內地派駐機構人員，均須受到懲罰。我不再提那些年期及金額了，我只想說出大道理。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目的很清楚，便是要釐清《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第七(1)條不清晰的地方，以保障港方人員在內地口岸的安全，確保他們能夠妥善履行職務，確保西九龍站在港方人員無憂慮地履行職務的情況之下，可安全及暢順地運作。由於這項修正案涉及《合作安排》第七(1)條的不清晰之處，我會一併談論第七(1)條保留事項的不清晰之處，從而協助大家了解我提出這項修正案背後的理據。

我首先想指出為何我會提出這項修正案？有甚麼刺激我這樣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早前在 5 月發生一連串不幸事件，有很多內地執法人員襲擊香港的記者，而最令人咋舌的是，那些內地執法人員會取走香港記者的駐京證而不予歸還，繼而進行進一步的襲擊。這事件令我想到這些證件真的很重要，如果沒有證件或被沒收證件，等於被解除職務，屆時港方人員便不能執行職務，任由擺布了。沒有證件，便沒有相應的權力在內地執行相關職務，內地公安要港方人員不能執行職務，很簡單，就是取去他們的證件，是第一時間取走他們的證件，

大家有否從過去的例子發覺這種情況？然後便不予發還。因此，《合作安排》第七(1)條訂明，港方人員須取得香港政府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有效證件，才能進入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這代表如果內地執法人員真的搶去港方人員的證件，那麼他們便可能無法履行職務，甚至不受《條例草案》中的保留事項的保護，換言之，是不受香港法例保護。我原先只想就取走證件作出規範，令內地執法人員不能無理地取走或保留港方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執行職務時使用的證件，但我發覺這只能針對單一情況，對港方人員的保障仍然不充分。

另一個刺激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是之前政府用以控告許智峯議員的其中一個罪狀，就是妨礙公職人員罪。我將這項罪行加入《條例草案》內，以確保港方人員不受內地執法人員滋擾。因此，有時候政府做壞事也會刺激我做一些好事。有些人問為何只是針對內地執法人員，而不是針對所有內地口岸區的人而訂定相關罰則？這牽涉一項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第七(1)條的不清晰之處。如果我們細閱第七(1)條："有關特定人員，即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進入內地口岸區或通過該口岸區進入西九龍站其他地點執行職務的人員，履行職務或與履行職務相關的事項，"(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除以上情況外，該等人員在內地口岸區應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內地派駐機構的監管；"。

驟眼看來，這好像很清晰，只要不是執行職務，這些在內地口岸區或經過內地口岸區的港方職員就要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內地派駐機構的監管。但是，大家如果再看清楚，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由誰界定這些職員是否在履行職務？如果港方職員認為自己正在履行職務，而內地人員覺得他們並非在履行職務，甚至是透過檢查、沒收或扣留其證件，阻止他們履行職務，那又如何處理？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有一名內地執法人員遇到一個正在前往內地口岸區某個位置執行職務的港方職員，該內地執法人員認為該港方職員仍未開始履行職務，認為他仍然受內地執法部門監管，所以要求他交出工作證以核實身份，以核實工作證是否屬於香港政府或港鐵公司發出的工作證。在港方職員把工作證交給了內地執法人員期間，自然便不能前往要執行職務的地方履行職務。大家想一想：之前我們看到的打記者和沒收證件的那些情況如果在內地口岸區發生，那又會如何？港方工作人員會受甚麼保障？因為就內地法律而言，內地執法人員的確可以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索取和檢查港方人員的工作證，亦沒有法律規定他們必須歸還證件。因此，根據《合作安排》第七(1)條，內地執法機構的執法人員有可能，甚至是有權向港方職員索取工作證件而

不歸還。如果這名港方職員繼續被內地執法人員留難，不能履行職務，也因為他無證件和無職務，所以只能完全受內地法律規管。

第七(1)條的條文不夠清晰，因為這項《合作安排》的條文沒有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內地執法人員對何謂履行職務的理解，可以和港方人員不同，而在普通情況下，內地執法人員可能會將自己對履行職務的理解強加於港方人員，從而令內地執法人員可隨時無拘無束地影響正在執行職務的港方人員。我沒有足夠時間慢慢闡釋每一個理由。為何全委會審議階段可以無限次發言？就是因為我說完後，大家如有不明白，可以提問，問完又可以反駁，但在現時的情況下，這些事情完全不會發生。我想再一次總結我這 3 個條款，特別是第 9 條和第 10 條。根據《合作安排》，內地口岸區的內地人員不能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政府說連進入非內地口岸區也不行，但條文並沒有清晰指出來。剛才雖然很混亂，但我也戴着耳機聽局長發言。局長說如果發生了，那怎麼辦？如果發生了，會與中央跟進，嚴肅處理。哈哈。八個大字。如果是這樣，我們何須審議條文？局長相信他們不會做，他們一定不會做，九成九不會做。如果他們做了，不要緊，局長會告訴中央，說不知道他們過來做甚麼，聽說是去買東西，那你怎麼辦？嚴肅處理。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毛孟靜議員：今早，我真的看見這個議會在盡情展覽、表演濫用權力——濫權。昨晚，我在網上讀到一句話："割地兩檢'巧取豪奪，清兵入關，立會自闖"。大家可能覺得這樣的描述誇張了點，但是，這真的離事實不遠。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也應該要記錄在案。昨晚我們桌上的電腦，以及我的手機也同樣顯示，在輪候發言的議員中，在我之前有謝偉俊議員。但到他發言時，他忽然站起來聲稱自己沒有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他在耍把戲，同時冤枉秘書處，難道他的發言是胡亂來的嗎？這真是非常要不得的行為，是非常小人，英文是 **cowardly**，不單是"鹵莽"，而是偽善，**wickedness**。這要記錄在案。

毛孟靜議員(譯文)：我其實已預備以英語發言。這是立法機關有史以來最令人傷痛的一天，是極度黑暗的一天。這一切全歸功於你，一眾北京馬屁精大抵也功不可沒。

本會原應由一眾獲數萬選民支持經選舉產生的議員，特別是高票當選的議員，代表市民確保及監察香港政府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但實情並非如此。我們無法履行這職責，因為那些所謂忠於北京的人，在人數上較我們優勝。千萬別以為在人數上佔優，你們便可以脫身，逍遙事外。單看過去兩天發生的事情，便可見各種古靈精怪、無法想象的事情也可以在本會內發生。

你竭盡所能、盡最大努力限制、縮減議員——當然是持反對意見的議員——的發言範圍和時間，致令他們無法反對，無法就這條所謂高速鐵路的《條例草案》，發表他們的反對意見。這對香港造成重大的傷害，不單是長遠的傷害，也有短期的傷害。然而，你容許各人，包括你自己，排在你或政府後面——跟在政府後頭，唯命是從，對政府有求必應。

因此，我在修正案中建議，若《條例草案》真的獲得通過，我們是否可以設立寬限期？就是設置一個類似緩衝期，讓各人可以冷靜一下，特別是讓政府冷靜下來，重新三思，然後決定整件事最終會否毀掉香港。這項《條例草案》實在傷害太深、極不可取，無論如何也不應推行。

當然，你會說你已經裁決我可以提出我的修正案，所以事實證明你並非特別嚴苛。不過，為何如此，你知我知。因為結果早已注定、一切已成定局。因為你們佔大多數，所以勝券在握。然後，你又這樣想：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指的是"反對派"，我們大可壓制異見，禁止他們發聲，因為他們是壞分子、阻礙香港前進。用廣東話來說，就是"唔好阻住個地球轉"。真的荒謬、可笑。

對他們來說，利之所在，連母親也可出賣。不過，有命在身，你惟有飭令我們反對派的同事離場。然後，你命令最少 5 名保安人員包圍 1 名正在抗議的民主派議員。你召警，容許警方進入會議廳搜證——這真是無法想象的事。你要確保一直處於下風的反對派，無法扭轉形勢。你即管做你要做的事——促使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對嗎？與此同時，你只管坐在你那個位置，一副目無表情

的樣子，以為這樣便可以蒙混過去。然而，今天的新聞，明天成為歷史，而你會被審判。整件事情如此荒謬絕倫、令人厭惡，簡直令人作嘔！

我剛才提到，我提出的修正案旨在於法例實施前設立一個緩衝期。目的主要是讓政府想一想：或許我們可讓公民社會進行更健康的討論；或許有方法改善這項《條例草案》。《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廣州"為始。順帶一提，我們已為這項"大白象"工程付出龐大金額。如今，我們要把本港的法律和政治利益傾倒入溝渠、丟進馬桶。你們試圖利用這項"一地兩檢"作為掩飾，我看來就如一個屏障、簾子，務求假裝這項法律及政治安排是行得通的。

事到如今，認真的說，我相信人性本善。即使我願意相信，願意被瞞騙，但我仍覺得恐怖。怎麼說呢？就是那種不祥的預感，一種穩藏心內的恐怖懷疑，就是你們不會只做一次。政府稍後又會再做一次。屆時，當局便會聲稱，經驗和實際運作皆證明這安排是可行的。既然是可行的，大可擴大實施。誰知會否出現這情況呢？我們現時所談的是所謂內地口岸區。遲一些，或許 10 年後，情況如何是我們估不到的，只有神知道。那時，我們會有所謂的"中央商業區"、"西九文化區"，大家還可以想到哪些呢？就是"內地政治區"，就是如今這個立法機關。大家會說："啊，這說法未免牽強"。這是牽強的。然而，我們面前這項"一地兩檢"安排，也是我們從未想過、完全不可思議的安排，但現在正正出現了，正正在我們眼前出現了。可是，他們沒有反對，你也沒有反對。因為你們都是北京的馬屁精，北京的跟班，只想討好處。你們甚麼也願意做，只求向北京表明你們唯命是從。

(代理全委會主席李慧琼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往後，這個政府只需扭曲和塑造法律、各種事情和政策，對嗎？屆時，當局便可以為所欲為，對香港來說是十分危險的。你們不是出賣香港一次，而是將香港的利益沖進馬桶。整件事情十分低劣，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我肯定你們會再做一次，而且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許多人會想："我們反覆思量，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一地兩檢'安排會引起掀然大波？"其實，約在 10 年前，當我聽聞或讀到有關"一地兩檢"這事時，我也是困惑不解。心想：這不是有關檢疫、入境及

清關的安排嗎，有甚麼大不了？啊，原來不是這樣。當局要指定或劃出若干範圍，確保內地官員可以進內，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法律。這是甚麼一回事？為何要這樣做呢？當局知道他們將會面對強烈對抗和反對，但他們仍要這樣做。何解？正正因為他們要把香港吸進內地這個黑洞。在"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而這個"一國"的黑洞，是個無底深潭。你們這些人，以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是香港人。香港的年青人如今都這麼說，他們對這議題敢於發聲。好的，那就請你們認清楚，香港只是內地的一部分。你們說你們是香港人嗎？可以的，但你是中國人——一切也是十分中國化的。

當然，我們的政府也希望那些毫無疑心的香港人會這樣想："這不過是小事一樁。當前這項《條例草案》算甚麼，大家為何如此擔心？這條高速鐵路真的又快又方便，完全是為了利便市民生活。你們對這些細節或'法律和政治事宜'為何如此不滿？別管那些好了，應以民生優先，就是列車既方便又快捷。"不，不可以這樣。我們不可以這樣做。在現代世界中，須知道我們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如果說我們無須理會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糾紛，這簡直是笑話。那樣的話，大家只會被當作動物園內的動物看待。

早前，我看到運輸局的某某坐在那兒，高興、熱切地演出他那台獨腳戲。這正正是這個議會的鬧劇。你容讓政府官員發言，但你卻不願聆聽反對一方議員有何話要說。問題的癥結(計時器響起).....當然是違憲。

代理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停止發言。

張超雄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限制《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有效期，訂明在5年後失效。我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已經解釋，訂立失效期旨在令政府在限期後檢視條例帶來的後果，並因應其弊端作出必須的修訂，再交由議會審議；第二部分的修正案限制內地口岸區內若要實行內地法律，只限於出、入境、海關和檢疫的範圍。雖然原則上我們反對《條例草案》，但明知在保皇黨佔大多數議席的情況下，《條例草案》必定會通過，故我提出兩部分的修正案，希望盡量將傷害減低。

我們基本的法律基礎將會被《條例草案》破壞，因為它明顯違反《基本法》。《基本法》訂明香港回歸後與內地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人會用甚麼模式、社會制度來繼續生活。《基本法》的精神便是"一國兩制"，保證香港會繼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生活方式、法制、金融、社會及各方面的範疇，也會維持原本的方式。

所以，《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第十八條亦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不能在香港執行。《基本法》中有很多條文也訂明如何限制中央政府或內地政府在香港的權力，例如香港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即"港人治港"，這是奠定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基礎，我們有法律保障繼續享有這種生活方式。

訂立一項抵觸《基本法》的法例——第十一條已經訂明這是不容許的——就是徹底破壞了當年中國收回香港時對全世界和香港人作出的承諾，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以至他們的下一代。所以，對於《條例草案》破壞最基礎的承諾，我們無法好像大家般那麼輕鬆，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可以了事。

各位，我們聽建制派議員和政府說了那麼多，聲稱《條例草案》沒有抵觸《基本法》，其理由不外乎兩個。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已作出決定。人大常委會已決定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而《合作安排》訂明採取"一地兩檢"的方式。人大常委會是至高無上的，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亦有修改《基本法》的權力。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過去也解釋了數次，有些解釋明顯是僭建、扭曲《基本法》，即使法例已有訂明，只要不合心意，便解釋到符合心意為止。所以，同一個組織有這項權力，其決定便不會抵觸《基本法》。

代理主席，如是者，即無須按照程序，正如朱凱迪議員剛才所說，國家、政府理應不會違反自己訂立的法例，不過，現在恰恰相反。原來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的決定違反法例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它是最高權力機關。換言之，最高權力機關既然有立法權，便無須根據法例行事。雖然有法例，但不解釋、不修訂而作出明顯違反法例的決定，這即是人治，而非法治。這便是人治和法治的分別。

你們說，反正它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便無須理會法律，人比法大，這便是中國內地政府與香港的分別。香港實行法治，修改法例必須依照程序。若法例不合心意，便去修改至合心意為止，然後才推行，這樣至少也是根據程序辦事，但現在他們連這樣也不做。其後果是以後作出任何決定，可以完全不遵守《基本法》，只要中央政府認為某件事應該做，特區政府當然完全配合，再找保皇黨附和，與內地某個省、市簽訂合作協議，即使合作協議違反《基本法》也沒有問題，最重要是人大說行便行，那豈不是無法無天？即《基本法》限制政府行為的效果完全消失，香港人從此立於危牆之下，我們無法估計這個政權何時會作出完全無須守法的決定。今天立法會正是在附和這件事，保皇黨正在附和這件事，支持這件事，大家認為這樣做正確嗎？

第二個理由是，雖然《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不得在香港實施，不過，該條只是針對一般情況而言，對所有人實施的法律才需要遵守第十八條；如果並非適用於全香港，而只適用於局部地區，便無須遵守第十八條。第十八條並無這樣訂明。不准殺人指不得殺全部人，但殺某種人便可以呢？不准偷竊指可以偷香口膠，偷指定物品就不算犯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沒有。律政司說可以用內在、外在因素來解釋，整體看《基本法》，分開一般性應用或指定用途，便沒有違反《基本法》。

如是者，既然有這麼多資料，我們便要求當局提出證據，說明如何重新解釋《基本法》？是沒有的，蒼白無力。說我們拖延、阻礙和"拉布"？政府說要 2015 年完成興建高鐵，今年是何年？足足拖延了 3 年。"一地兩檢"的爭議已歷時 10 年，政府何時向立法會提交法案？2018 年通車，2018 年 1 月才提交法案予立法會？誰在"拉布"？政府"拉布"拉了足足 10 年，最後審議竟不足 3 個月，更指反對的聲音"拉布"。政府 10 年來甚麼也沒有做、甚麼也沒有提供，只表示會適時告訴我們。高鐵 9 月通車，1 月底才向立法會提交法案，這不是拖延嗎？我們希望在這裏發言，表達意見，但不獲准許，發言要劃線，那些不准說、這些不准說，真的很離譜。

當局表示無須擔心，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進入內地口岸區，不喜歡便不要進入該處。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已經清楚指出，很多人未必有選擇，例如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人。今次最大的分別是內地口岸區設在香港境內，我們在香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但這個做法明顯違反《基本法》，將整個司法管轄權割出去。有些香港人要在內地口岸區工作，他們沒有選擇。如果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進入內地口

岸區從事維修、清潔或保安工作，他們是沒有選擇的，但卻得不到《基本法》的保障，一旦有事發生，他們便要受內地法律的限制，我不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會如何保護他們。

保皇黨叫我們實事求是，放下偏見，叫我們不要阻着地球轉，我認為他們的偏見才是最大的。《基本法》清楚訂明，而這項法例明顯違反《基本法》，但他們完全視而不見，只着眼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提出一些修訂，施予一些限制，例如訂明屬一次性安排、訂立時限，又或限制內地法律只適用於清關、入境、檢疫範圍，最少可減輕對《基本法》的破壞。但是，他們現在甚麼也看不到，只懂得按照主子的說話辦事，人大決定大於一切，《合作安排》大於一切，甚至議員要提出修正案，主席也可以不符合《合作安排》為理由不准提出，完全倒行逆施。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我接續張超雄議員的發言。的確，所有事情也反過來了。在新一屆"林鄭"政府上場不足 1 年的時間，今次的"一地兩檢"安排可說充分體現何謂禮崩樂壞、本末倒置。最初大家以為會在梁振英離任前公布，終於等了又等，在去年 7 月 25 日，大家也想知道有何安排。事情發展到今天，在"三步走"前還要鋪上紅地毯，擺好姿勢拍照，要通過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到了今天，我們不單看到政府橫蠻無理，更重要的是經歷了法案委員會和梁君彥主席在處理會議時那種令人側目的手法。

我想有些話說得多可能真的會變得有點落伍，或因常常聽到而生厭。我也不想說得太過分，但原來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說的是主席梁君彥議員處理會議的手法。不過，我今天最少發現了他的聽覺可能有些問題，應該檢查一下。

張超雄議員剛才談到建制派議員的發言，我也特別想回應建制派的謝偉俊議員——不是謝偉俊議員，而是謝偉銓議員——的發言，因為謝偉俊議員沒有在第二階段即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發言。自謝偉銓議員當選後，當早上如 8 時 30 分有會議時，我看到他在 8 時 25 分便會等候電梯，很多時也會很早到達。此外，他的發言亦會就條文作出

分析或解釋他不支持的理由，而非如某些同事般主要借機謾罵"拉布"等。

我留意到謝偉銓議員把一些關乎失效日期的條文形容為畫蛇添足——他現在回來了，因為我剛才到來前在電梯遇上他時已告訴他我可能會回應他的發言——其實對於他以畫蛇添足形容有關失效日期的條文，正如我在發言中特別指出，如果今次屬租賃安排——代理主席，你可能也持有一些物業——總會訂明期限。但第一，局長再三迴避這個問題，現在甚至不敢說這是否屬於租賃安排；第二，我們亦看不到任何關於租賃的資料。如果加入有關失效日期的條文，指明在某個時間或某種情況下失效，其實是一種既正常亦普遍的做法。當我們出租物業時，應該也會訂明期限或最少在甚麼情況下有機會收回物業等。政府在租地和賣地時均會訂明相關條款，為何在《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中不能加入有關失效日期的條款呢？這絕非畫蛇添足。

我反而看到《條例草案》中有指鹿為馬的情況，第 6 條便是明顯例子，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第 6(2)條刻意訂明行政地域界線不受今次安排影響，似乎是刻意澄清。但如果大家參閱《基本法》，便會發現有改變與否其實相當明顯。根據《條例草案》第 6 條，《基本法》的文件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清楚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當中的文字表述訂明包括海上部分，亦列出坐標和地圖，清晰地涵蓋整個西九龍總站。然而，我不知道為何在作出大量改動後，還要訂明其實沒有改變。代理主席，這好比有些人喝醉了卻強調自己沒有醉，其實是否真的沒有醉？明顯是喝醉了。我也曾接待一些喝醉了的朋友，坐着說自己沒有醉，但一晃眼便昏睡過去。現在我不知道局方是醉了還是甚麼原因，明明改變了卻說沒有改變，但我們卻很清醒。

此外，謝偉銓議員亦談到譚文豪議員提出有關"一次性安排"的修正案。當然，我認為謝議員不無道理。他表示《條例草案》既已指明廣深港高鐵，說到底也只牽涉 1 個車站。但我想他也明白為何會有這種安排，而我相信政府其實也不肯說這是"一次性安排"。

如果大家還記得，人大常委會在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作出決定後，當時特首連同時任律政司司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舉行了記者會。我稱之為拾人牙慧的記者會，因為那個記者會是緊接李飛舉行的記者會後召開。當時有記者問到是否真的只此一次，下不為例，袁國強司長

也回答得十分曖昧。但他話音未落，"林鄭"已搶着說這些好事當然不會只此一次，為何將來不可以再有呢？這已告訴大家原來並非只此一次。

然而，我也不知道建制派議員是否早已洞悉先機。如果大家還記得，緊接《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通過後的那個月已經有建制派議員動議把當時只在深圳灣口岸區實施的"一地兩檢"安排推展至所有出入境關口，連直升機機場也要實施。大家於是知道他們根本急不及待，不理會有效與否，最重要的是越劃越多、越劃越大、越劃越闊。然後還有"一區兩法"的問題，但代理主席，這是早已產生的問題，而且正正因為這項《條例草案》而產生。怎會不是"一區兩法"呢？《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反而更加清晰，訂明在租賃後該處屬香港的司法管轄區，亦訂明期限為 2046 年 6 月 30 日。然而，我們現時這項《條例草案》並無設定時限，正正就是"一區兩法"，否則何須訂立保留條文和非保留條文？大家看看《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有否訂立保留條文和非保留條文？當然沒有，一清二楚。現時這項《條例草案》根本就是"怪獸"，不倫不類，扮作深圳灣"2.0"，但卻是虛假的，根本就是強搶。

此外，我相信大家其實也很關注經濟效益等事宜。但我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政府在 2000 年年初首次表示要興建高鐵時，當時估計的內部回報率為超過 10%。但當政府第一次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669 億元時，卻表示回報率為 6%，大幅下跌。我不知道副局長有否看過相關文件，但我想他對此也十分了解。當政府第二次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時，回報率已跌至 4%，而現在更加提也不提。正如張超雄議員所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最喜歡說適時向議員匯報。究竟何謂"適時"？難道這就能成為擋箭牌嗎？這完全被他濫用了。

接下來，他們又指我們"拉布"。代理主席，我真的摸不着頭腦。其實我不知道要如何"拉布"，而如果我們的"拉布"如此厲害，便不會落得如斯田地。大家可以看看這份"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當時表示不久前突然接獲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通知，向政府表示工程將會出現超支和延誤。他其後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會見傳媒時說："對這個消息我是感到非常驚訝和意外，工程延誤顯然令我深感失望和關注。"政府真的耽誤了很多時間。

但這也不要緊，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討論"一地兩檢"。高鐵本應在 2015 年通車，但卻拖延至今，而他們原來已達成共識。由於時間

關係，政府死也不願提交方案，為的是要迫死我們，迫得我們沒有時間審議《條例草案》，要在 3 個月內完成。究竟誰在"拉布"？可能是港鐵公司在"拉布"，但不要忘記，運輸及房屋局下的路政署轄下設有鐵路拓展處，其監核顧問負責監督這項工程。至於沙中線工程，我們也無須追問。監核顧問的職責是甚麼？我們曾在這裏對其作出批評。究竟是誰造成延誤？是誰失職？是誰有問題？現在卻來指控我們。我們現在討論的修正案全部也有邏輯，但很可惜，我不知道有多少議員尤其是建制派議員真的有看過這項《條例草案》。我已把我這份《條例草案》文本揭得殘殘舊舊，真的想向他們借閱。

代理主席，他們聲稱高鐵對香港未來有長遠影響，能為香港的整體經濟和未來注下強心針、補針，好處多不勝數，說到好像香港沒有高鐵不行。既然如此，他們更應花心機仔細審視這項《條例草案》，了解我們反對的理由及所提出的修正案內容，而非盲目地隨便發言。舉例而言，我提到陳志全議員所提出有關內地執法人員的釋義應正式納入正文，而非在附註以小得可憐的字體註明。我不知道副局長有否看過《條例草案》，附註的字體真的極其細小。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負責有關政策的官員有否看過《條例草案》。

在現時"三步走"的這個階段，其實大家也有責任細閱所有資料。當然，在稍後的三讀發言，我會很小心地處理關乎由深圳灣口岸到今天整個發展過程的部分，而我要藉此機會再次特別感謝前議員吳靄儀，因為在討論深圳灣口岸區的議題時，正值敝黨前主席梁家傑參與 2007 年特首選舉之時。當時前議員吳靄儀在立法會花了很多心機，專注而專業地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舉出了很多應關注及留意的事項，並指出了政府的一些謬誤。

但很可惜，事件發展至今可說是荒謬之至。我留意到當時負責的官員並非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而是保安局局長。他當時表示："我希望在此強調，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可從中央獲得額外權力。特區政府行使的這些額外權力，必須符合《基本法》，並且不會，我再次強調，不會剝奪香港特區受《基本法》保護的權利。"很明顯，這個承諾已經煙消雲散。現在不但徹徹底底地違反了《基本法》，亦剝奪了《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保障。

在這一刻，我看見局長已回到會議廳，他的表現可說是令人刮目相看。但不要緊，香港仍然有一些專業團體和議員會在關鍵時刻繼續說應說的話，做應做的事或我們認為正確的事。今天我們提出的多項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但我在此要代表公民黨確認，對於稍後將要表

決的所有修正案包括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全部均會予以支持。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榮鏗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郭榮鏗議員：代理主席，身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今天處理全體委員會階段發言的手段——是手段——破壞了《議事規則》。《議事規則》清楚訂明，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大家討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時，議員可以多次發言，不設辯論時間上限，更不設時間表。為何有這種安排？因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旨在讓議員——尤其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可以多次發言，嘗試說服其他議員支持他的修正案；其他議員亦可多次發言，指出他支持或不支持修正案的原因；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又可回答其實議員的疑問，並再次嘗試說服對方。這便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整個辯論安排的原意。

我提出了兩項修正案，但很可惜，由昨晚至今，我也聽不到建制派尤其是有法律界背景的議員向我解釋，為何例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人權法案條例》")及國際人權公約賦予的權利，可以在香港某個地方被剝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公約》")本來適用於整個香港，為何現時可以在香港某部分境域中抽起，不再適用？相關法律問題究竟應如何處理？

我昨晚讀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第 26 號一般性意見的內容，當中清楚說明，《公約》一旦開始實施，便不可以抽起某部分條文，停止生效，或在實施地方的某個部分停止生效。委員會相關一般性意見說得很清楚，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訂明，香港人享有《公約》當中載列的人權和權利。所以，公民黨提出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修正案是訂明《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維持生效。

我聽不到建制派尤其是有法律界背景的議員作出任何回應，說明如何令《公約》停止生效。因為梁君彥粗暴地停止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發言，我無法聽到這方面的意見，實在可惜。剛才有 16 位議員按下了"要求發言"按鈕卻沒機會發言，當中包括一些建制派議員，他們可能有法律理據，解釋如何令《人權法案條例》及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下的《公約》停止生效。

更糟糕的是，因為全體委員會辯論被腰斬，我沒有機會再詳細解釋相關法律問題。《人權法案條例》第 6(2)條訂明："No proceedings shall be held to be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court or tribunal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relate to the Bill of Rights." (譯文："任何訴訟，不得以它是與人權法案有關為理由而被裁定是超出任何法院或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範圍。")然而，這項條文如今該如何應用？這項條文與"一地兩檢"安排所指，內地口岸區完全實施內地法例，如何可以一併理解和並存？須知道法庭就《人權法案條例》的司法管轄權非常清楚，不能被刪減或刪除。為何在內地口岸區，法院獲《人權法案條例》賦予的司法管轄權會消失？這便是我們看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法律問題，亦說明我們為何認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下訂明的《公約》。

代理主席，容許我再讀出第 26 號一般性意見，說明委員會如何形容《公約》的重要性，以及《公約》不能停止生效或隨時變成不適用於某個地方或地區。我引述：

"Furthermore, it is clear that the Covenant"——即指《公約》—— "the Covenant is not the type of treaty which, by its nature, implies a right of denunciation. Together with the simultaneously prepared and adopte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Covenant codifies in treaty form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three instruments together often being referred to as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As such, the Covenant does not have a temporary character typical of treaties where a right of denunciation is deemed to be admitted, notwithstanding the absence of a specific provision to that effect." (譯文："此外，很顯然，《公約》——即指《公約》——並非那種在性質上包含廢止權利的條約。《公約》是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同時編纂和通過的，它以條約形式將《世界人權宣言》所載明的普遍人權編集成典。這三份文書常常被統稱為'國際人權法案'。因此，《公約》沒有條約通常所帶有的臨時性特點。人們通常將條約視作帶有廢止的權利，儘管條約沒有在這方面作具體的規定。")

簡而言之，亦即我剛才所提出的一點，《公約》不可以失效、不可以被刪除或停止生效。因為某個國家或地區一旦開始實施《公約》，就不能停止其生效。第 26 號一般性意見的下一段指出：

"The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Covenant belong to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party."——即香港人——"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consistently taken the view, as evidenced by its long-standing practice, that once the people are accord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under the Covenant, such protection devolves with territory and continues to belong to them, notwithstanding change in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party, including dismemberment in more than one State or State succession or any subsequent action of the State party designed to divest them of the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venant.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s therefore firmly of the view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permit a State which has ratified or acceded or succeeded to the Covenant to denounce it or withdraw from it."

(譯文："《公約》所載的各項權利屬於在締約國領土內生活的人民。"——即香港人——"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長期做法表明它一貫認為，一旦人民在《公約》下獲得人權保障，則此一保障即隨領土轉移並持續歸他們所有，而不論締約國政府是否更迭，包括解體成一個以上國家或國家繼承或締約國後來為剝奪《公約》所保障的權利而從事的任何行為。")

"因此，委員會堅決認為，國際法不允許已批准或加入或已繼承《公約》的國家廢止或退出《公約》。")

委員會清楚指出，這些人權屬於人民，即使政府或政權更迭，一旦《公約》開始生效，就不可以停止在某個地區適用，不可以突然廢除其賦予香港人的人權，因為這些人權是屬於香港人的。

現時"一地兩檢"方案正正把香港某個地方劃分為不屬於香港司法管轄區以內，變相令《公約》賦予香港人的人權在相關地方停止生效。正如我剛才讀出的一般性意見，賦予香港人的人權不能抽走或廢除，否則便違反聯合國所說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原則。然而，局長剛才回應時完全沒有提到如何處理這些國際法問題，亦沒有提到如何處理委員會第 26 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公約》不能停止生效的相關法律問題。

為何局長不說呢？他不是沒有時間，主席剛才讓他有充足時間答辯。建制派議員尚且可以辯稱已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只是因為主席中止了全體委員會階段的辯論而沒有機會發言。但最低限度，我期望陳帆局長就此作出回應。如果他不懂或不想回應，也應該請律政司司長來到立法會，就這些如此重要的法律問題作出解釋。他不能辯稱他在法案委員會已作出回應，因為第一，他並沒有這樣做；第二，即使曾作回應，最低限度也應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就他們對這些法律、國際法問題的看法留下逐字紀錄。然而，局長的答辯中對此隻字不提，令人感到非常可惜。

此外，我和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例如建議為免生疑問，在弁言說清楚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決定》")及《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不屬於《基本法》及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就此，我亦聽不到有建制派同事解釋為何不能這樣做或為何法律上沒有這個需要。假使他們也認同《合作安排》及《決定》不是香港法律及《基本法》的一部分，最低限度應該贊同可以在《條例草案》中就針對整個香港法例尤其違憲的部分寫入清晰條文，讓我們在 10 年、8 年後再討論這些問題時，大家都清楚知道《決定》及《合作安排》不屬於香港法律及《基本法》的一部分。另外，部分同事提出日落條款的修正案，亦旨在確保到了某個時候，大家可以再次重新審視整項《條例草案》，看看屆時實際運作有何問題，並檢討是否還有需要推行"一地兩檢"。

這些修正案嘗試糾正根本上違憲的《條例草案》，實有難度，但值得去做。很可惜，此次辯論很快便會完結，我們再也聽不到局長或其他議員，就我們剛才提出的種種法律或其他問題進行辯論。有人可能說，這些問題無須再辯論，反正《條例草案》表決後必會獲得通過。果真如此，整個議事程序還有甚麼意義？如果這個程序只容許議員站起來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就坐下，倒不如省掉，不要叫大家演戲。為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容許議員多次發言？就是希望議員互相說服對方，因為《議事規則》的精髓是希望大家說道理。現在卻不是這樣，因為主席粗暴地中止發言，我相信大家以後也無須再說甚麼道理了。

代理全委會主席：譚文豪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譚文豪議員：代理主席，我非常認同郭榮鏗議員剛才的發言。現時大家在議事廳內是為了捱過這 36 小時，按下按鈕，完成任務便了事，還是仍然有一種精神，便是雖然我不贊同某些人的觀點或角度，又或某些政黨的取態或政府提出的議案，但我也可以透過發言立此存照，亦讓公眾了解為何有人支持或反對。這其實是程序公義，亦是為何要有《議事規則》，或為何先前有人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如果權力可以無限大，無須理會《議事規則》賦予每位議員的權利，我相信這是暴政、專制、專權、專政。我不知道香港何時變成這樣，亦不明為何議會變成這樣。我非常失望，代理主席，我看見剛才的場面甚至是完全漠視《議事規則》賦予議員的發言權利。當然，代理主席你很快會請我返回正題，我也沒有必要讓你說這一句話，大家只是在演一場戲，對嗎？這場戲應否這樣演下去？最低限度也應該專業一點、裝模作樣一下吧，最低限度也應說根據哪一項《議事規則》，請你坐下。

我在議會兩年，看見議員連最基本的一場戲也不願意演，這是赤裸裸地展示出來的，令我真的非常傷感，代理主席，我不明白為何會這樣。我記得數天前，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以前的議會是淑女和君子辯論的地方，不知何時變成這樣。當然，純粹看一兩個畫面，看見有人吵鬧、起哄，可能便會得出這個定論，但背後有何原因呢？原因便是濫權，代理主席。原因便是出現濫權，不是以理服人，經常說甚麼以法治港，其實我們也是以《議事規則》來管治議會。所以，議員的發言道理上應該是怎樣的呢？在二讀時，我的發言應該是提出一些較宏觀的意見，關於議案的好與壞，以及就議案的大方向進行辯論，然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時，我也有機會討論別人的修正案，而現在我要做的便是就剛才不同議員對我的修正案所表達的意見，以及政府為何反對我的修正案作出回應，解釋我的原因，以說服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難做得到，為甚麼？因為剛才的辯論只有短短數小時，亦不是每位議員都有機會告訴我為何他反對我的修正案，但我稍後卻會在顯示屏幕上看見他們按下紅色按鈕，而我根本無從得知為何他們會反對。局長也一樣，他剛才二十多三十分鐘的發言，我真的聽不清楚他說甚麼，我已經很用心——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特意戴上耳機——對於他剛才說政府反對所有修正案，我是想反駁他的，但我沒有這個機會，因為他剛才在一片混亂中發言，代理主席，我如何履行職責？我真的不懂。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重複我為何提出修正案，我是在沒有辦法下才這樣做，代理主席，因為我本來的設計是想針對陳帆局長說為何政府不支持我的修正案的原因，但現在我完全做不到，甚至再說得遠一點，現時……算了，我真的不想再說《議事規則》了，代理主席，已經說得太多，或者可以說是只有我說，但得不到回應，好像對着空氣說話一樣，好像大家在兩個不同時空，我有我說，主席有主席說，其實他也不回答，因為他根本就不理會我們，只說我們拖延時間或沒有好好利用時間，也不用指明是向哪位議員說的，難道我說坐在這裏的議員是垃圾也沒有冒犯嗎？當然是冒犯，即使我沒有指明是誰，其實這表示坐在這裏的任何議員也有問題，為何他這種說法又沒有問題呢？我真的不明白。

我提出這項修正案是有必要的，原因是這項"割地兩檢"的法案不可一，亦不可再。這法案是一定會通過的，劇本已經寫在牆壁上，36 小時後便按下按鈕，雖然是這樣，但是否沒有一道活口呢？這話甚麼意思呢？便是對於這種方法和安排，我想透過修正案訂明只可以在今次適用，但他們反對，反對的原因是甚麼呢？我不知道。他們反對的原因是不是他們真的覺得這方案很好，正如"林鄭"當天說"一地兩檢"的安排是大好事，因而沒有必要承諾下不為例？其實這是否代表政府會一直採用這個方向和思維，只要方便，便會繼續在其他口岸採用"一地兩檢"的做法，繼續把香港這個地方——假如大家不喜歡"割"這個字——租出去，但卻一次過把司法管轄權給了內地，是否這樣呢？

這是不會不令香港人擔心的，讓我們看看過往政府所用的字眼是甚麼。在 2016 年 1 月 8 日，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呈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由於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位處九龍半島，當然是位於香港行政區的地理範圍內。將來儘管在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但是不會將西九龍站內的任何範圍剔除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範圍之外。他想說的是那個地方並沒有割出去，仍然屬於香港。

然而，在《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中，中方使用甚麼字眼呢？又或中方和港府同意的方案是怎樣說的？《合作安排》規定，就內地法律的適用及管轄權的劃分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將被視為處於內地。代理主席，兩種說法的概念是十分不同的。一種說法是這個地方沒有從香港境內剔除，並非內地的地方，這是政府有關當局在 2016 年所說的。但是，根據《合作安排》，在中方的眼中，

那個地方已被視為處於內地，而《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也訂明，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所以，保皇黨一直說這不是"割地兩檢"，認為我們不能這樣說，但從字面上來看，的確是將這個範圍從香港境內剔除。如果這做法繼續延伸下去，下次我們會將香港的甚麼地方剔出香港的境內？

再者，過去大家花了不少時間在議事廳內討論前律政司司長的建議，他指出應該透過《基本法》第二十條，由中央人民政府授予權力，令這個地方可交付予中方實行"一地兩檢"。當日在這議事廳進行的辯論，陳帆局長也在席，他們仍是"硬推"第二十條，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會有此爭議，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討論《基本法》第二十條，後來卻發現完全不需要引用這條文，但我不知道箇中的道理為何，如果真的那麼容易辦到，便不會耗費這麼多年來討論。有些議員說沒有人能夠想到今天會有"航拍"或科技會如何發展等等，所以當時大家也無法預見這情況。

但是，高鐵有多複雜？代理主席，高速鐵路很先進嗎？我小時候已聽過日本子彈火車，難道高速鐵路是很先進的東西嗎？那又不是"銀河鐵路 999"，有甚麼令人無法預見呢？即使無法預見，立法會當天批出撥款時亦應看到這問題，當天站在這裏的——不是站在這裏，是在舊立法會大樓——吳靄儀已經全部說過了，這是甚麼新鮮事物呢？為甚麼一定無法解決這問題呢？如果這方法當天是認為可行的，那便應該早已實行了，對嗎？政府當天便應提出現在這方法，但又沒有，花了差不多 10 年的時間，卻拋出這個爛方案，說這沒有違反《基本法》。

所以，袁國強在 2015 年的說法是，將相關內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容許內地檢察人員在西九龍總站特定範圍執行內地相關法律，是政府解決高鐵"一地兩檢"其中一個研究方案。為甚麼？因為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是可以透過《基本法》第十三條納入附件三，不能斷言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即是說，在 2015 年時，政府仍然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是需要處理的，任何為實施"一地兩檢"而須對法例作出的修改，均可能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

但是，直至 2017 年 12 月，袁國強卻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為將來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內地，提供了法律基礎。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方法是在憲制基礎之上，以更高層次、更穩妥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令人很擔心，

因為只要人大常委會舉行一次會議，便可以更高層次、更穩妥地作出處理，但卻無視《基本法》的規定。這不是釋法、不是修改《基本法》，只是人大常委會舉行一次會議，然後便作出決定，他們說可以便可以了。何時變成這樣呢？

有人說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我同意，我沒有不同意，所以，反正人大常委會已作出決定，而且釋法權亦在人大常委會手中，兩者也等同一樣。代理主席，這樣便令我感到十分擔心，因為在香港，法院裁定某人有罪或無罪均是根據香港的法律，而香港的法律是怎樣產生的？是透過立法會制定的，那麼，我們可否說由於法例是由立法會制定，故不需要經過修改法例，只需立法會舉行一次會議，提出來討論，然後便可以判決一個人有罪或無罪呢？因為當中的邏輯是，反正法例也是由立法會審議，立法會便更加有權力可以 bypass (繞過) 法庭，可以直接判案。當中的邏輯不應該是這樣的，而這正是香港重視的三權分立。但是，政府卻以這種思維解讀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處理這在香港如此具爭議性的問題。

所以，我提出的修正案正是要避免這種我個人認為猶如癌症般的想法，不應該讓它繼續滋生。我希望"一地兩檢"終於此，亦希望大家會想想，究竟我們今天在這裏是議事或是捱時間？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還有不足 8 小時，這場戲便會演完。各名小丑，例如梁君彥和陳帆，向香港人表演他們能多卑劣。我們以前取笑建制派政黨時說"沒有最無耻，只有更無耻"，但現我們看到的卻是"沒有最卑劣，只有更卑劣；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你剛才是否以"墮落"或其他侮辱性言詞形容本會議員或列席官員？

郭家麒議員：歡迎對號入座。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議員，如你剛才以帶有貶損成分的言詞指稱本會議員，請你收回有關言論。請你明確指出有否對本會議員作出上述指稱。

郭家麒議員：我繼續發言，你便會聽到。

我們現在清楚說出來：在今天的會議廳內，全香港市民看到的是，一個莊嚴的立法會可以被改造成沒有力量阻止惡法的議會。其實很多香港市民未必對"一地兩檢"有很大關注，但在立法會內，議員知道其實這威脅到《基本法》對我們的保障，包括《基本法》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捍衛，以及《基本法》第十八條指明：除附件三載列的全國性法律外，其他國內法律不能在香港實施。我的修正案是基於《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而香港居民享有權利和自由。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這個充滿謊言的所謂高鐵工程下，對我們權利的保障正式壽終正寢。高鐵的謊言之一在於它從來也不是高鐵，大家也知道高鐵列車通過隧道抵港，所以是"低鐵"。最初，當政府硬來要向立法會為高鐵工程申請撥款時，作出的承諾包括無須"一地兩檢"、不會超支等，其實當時並沒有人會相信，現在更加證實是謊言蓋謊言。可悲的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親手容許《基本法》賦予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謀殺。特區政府的官員，無論是"林鄭"、鄭若驊或我稱之為小丑的陳帆，全也是"嬉皮笑臉"一起行事，看着香港一直在改變。

剛才梁君彥的"表演"，顯示出即使將來香港有甚麼惡法，包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會根據這個"劇本"行事，"快刀斬亂麻"，無須討論。他訂立了所謂主席無上權威的議事程序，"一刀斬下來"，而政府亦無須認真處事。

我提出的修正案通過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具法律效力。而當此項條例遭到違反，必須可在本港法院或審裁處提出訴訟。我原本以為鄭若驊也會出席《條例草案》的辯論，即使是演戲，她也該出來說幾句解釋政府如何捍衛法治。可惜，政府連戲也不演，手段差劣得陳帆在紛亂的情況下拿着麥克風不知道說了甚麼。他發言20多分鐘，但無人聽到他說甚麼。我們在議會應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削。

我亦不見建制派議員如何認真地審議《條例草案》，以及就修正案作出回應。有議員問為何要在內地口岸區保留《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讓我舉數個例子，香港人權法案第五條第(一)款："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們看看在國內多不勝數的侵犯人權個案，我不說遠的，最近的是劉霞。劉霞家庭破裂，丈夫劉曉波在獄中不獲足夠治療而失救死亡，他的家人、父母即使在他彌留至過世，也無法探望他。他的家人要接受長期不公平的審訊，而劉霞成為寡婦已差不多 1 年，但仍沒有人身自由。她致電對外國的民運人士說寧願死，也不希望繼續受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那麼劉霞的遭遇算是甚麼？香港人看到這些不斷的侵權行為會有甚麼想法？

其實，香港人原本依靠香港法院和法制，又或《基本法》第十八條和第三十九條賦予的權利，才有一點兒的安心。可惜，特區政府親手把這最後防線移除、破壞。香港人權法案第五條第(四)款："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這可能是最大的笑話，在中國有那麼多維權人士和律師，被無理拘禁，無法聘得法律代表，甚至強行由官方派出的律師作為其代表，而在審訊過程中，家人完全無法參與。王全璋失蹤超過 1 000 天，他的妻子到天津的法院千里尋夫，到了今天，王全璋仍然音訊全無.....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請指出你反覆詳細論述此等個案，與當前討論的修正案有何關係。

郭家麒議員：我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五條第(四)款發言。如果代理主席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將來在西九總站實施的，便是我剛才說的《憲法》。如果有人在站內被侵犯權利，便會依照現時的案例處理。我現在說的是在《憲法》下，在中國法律的管制範圍內發生的事情，這是可以區別香港人權法的一些最基本的認知。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議員，如果依你的說法，你大可在這環節討論與國內有關的所有事情。

郭家麒議員：我不會也沒有這樣做。

代理全委會主席：郭議員，請你針對有關的修正案發言。

郭家麒議員：我原本就應該將這些話說給香港人知道，如果不是梁君彥在這裏濫用《議事規則》，我也無須在這個階段說這些話，這些原本應該是在三讀時詳細論述的。

香港人權法案第八條第(四)款訂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之權，不得無理褫奪。"第十六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憲法》第三十五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只要有人走出來，或在臉書——對不起，中國沒有臉書——在微信上寫一些"人話"，立刻會被公安、國安拘捕，可以被失蹤無數日子，然後不知何故，便已經被審訊了。遠的不說，讓我們說說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被帶走的包括桂民海、李波和很多涉及事件的人士，他們遭受的對待絕對不符合《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正因如此，我在修正案中提出內地口岸區須繼續保留香港人權法案，令任何一名香港市民在踏足西九龍站——即其實是香港境內時，也不會被剝奪權利。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憲法》第二十八條訂明"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於是我們看到四川的譚作人事件。大家也知道"豆腐渣"工程並非甚麼新聞，譚作人和很多家長也是受害人，他們的家人或子女在事件中喪生。譚作人等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搜查證據，但發生甚麼事情呢？他被國安、公安捉走，遭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審訊和判監。

代理主席，有無數的例子，多說數天也說不完。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是我們看到內地可以發生很多無法無天的事，我們不想香港墮落至此。我剛才聽到某些建制派議員說，不要緊，為何要實施內地法律呢？因為香港沒有國安法，這是梁美芬議員說的。這麼多貪官讓子女來港生活和買豪宅，便是因為香港跟國內有很大的區別，他們不會好像國內的貪官那樣，突然人間蒸發，亦不會好像那些原本是"太子"的孫政才等人般成為階下囚，因此，他們才會將一家大小和錢財送來香港。如果跟他們說，香港會實施國安法，跟內地一樣，他們便會忙不迭地離開，還會留在這裏？在跟他們說笑嗎？

國際投資者仍然願意來香港做生意、辦事和簽訂合約，便是因為在整個中國，沒有多少地方設有清清楚楚的法律、法院和人權法，這些東西得來不易。今天他們利用高鐵，其實就像木馬屠城記裏的木馬般，那只是一個藉口，用以造成具破壞性的先例，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例，或將來實施國安法等，其實均是在劇本之內。香港人看着，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我謹此陳辭。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站起來)

代理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代理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因為我留意到《議事規則》第 58 條就全體委員會處理法案訂明程序，當中的次序應該是先處理條文，然後處理附表，接着是處理弁言。我留意到，我們現時將條文、新條文、附表、弁言和所有修正案均歸入同一個辯論中，然後會逐一表決。我想代理主席澄清這做法是否有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8 條的地方。

代理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就你提出的規程問題，我認為本會的安排沒有違反《議事規則》，因為合併辯論及類似的辯論安排過去曾多次用於處理其他法案。至於這項《條例草案》的相關安排，我不會

在此跟你詳細討論，你可向秘書處了解。本會一貫以來均是按照《議事規則》作出相關安排，確保議事程序合乎規程。

朱凱迪議員：代理主席，我明白。請容許我簡單讀出《議事規則》第 58(8)條中特別有關弁言的規定，希望各位同事可以聽聽。該條訂明，"條文、附表，以及擬議新條文、擬議新附表全部處理完後，如法案載有弁言，則亦須審議該弁言"。換言之，從第 58(8)條明顯可見，審議是有先後次序的。我想代理主席剛才的說法仍未足以解釋為何現時沒有根據第 58(8)條分開處理弁言，以及沒有另立審議過程，代理主席沒有就此作出解釋。

代理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本會一向以嚴謹態度處理每項法案的辯論安排以至表決程序；至於具體安排方面，請你向秘書處了解，我不會在此跟你辯論，現在請你坐下。

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已處理了朱凱迪議員有關《議事規則》的問題，亦已作出清楚解釋。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朱凱迪議員繼續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現在並非辯論議事程序的場合。我已提醒你，如你對會議規程有疑問，請向秘書處查詢。我最後一次提醒你，請停止就這方面的議事規程提出問題。范國威議員，請發言。

(朱凱迪議員仍然繼續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如你不想發言，本會便進入表決階段。

(朱凱迪議員仍然不斷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請你開始發言。

(朱凱迪議員繼續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如你不發言……

范國威議員：代理主席，你與梁君彥主席其實分別不大……

(朱凱迪議員站起來高聲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我不會再與你討論，請坐下。

(張超雄議員站起來)

代理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朱凱迪議員剛才清楚指出，《議事規則》第 58 條訂明在全體委員會的辯論安排。他指剛才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程序違反《議事規則》第 58 條。我希望你給秘書處機會，解釋主席的安排如何沒有違反《議事規則》。我認為有需要清楚解釋，因為有議員正式提出規程問題，亦清楚指出違反了哪項《議事規則》及如何違反該項《議事規則》，我覺得作出解釋會比較合理。

代理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你是本會的資深議員，應該十分清楚本會的議程安排。議員如對安排有疑問，應於會議前向秘書處提出；再者，本會現已進入本星期第二天的辯論環節，如果你在會議進行期間察覺有問題，可即時向秘書處了解。我剛才亦已兩度向朱凱迪議員提出同樣要求。本會並沒有在會議進行中解釋程序安排的慣例，而且表決修正案的安排已事先經秘書處和法律顧問核實，我不會容許開此先例，讓秘書處在現階段作出解釋。請張議員按照本會的慣例向秘書處了解，我不會再就此事與委員在會議上辯論。

(陳淑莊議員站起來)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你是否要就此事提出規程問題？若然，我也不會跟你討論。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很簡單，我現在手上有秘書處發給我們的通知，表示"就立法會主席今天與議員會面後，指示本人向全體議員提供隨附有關上述安排的資料"。通知中只有資料而沒有解釋。我可能沒有謝偉俊議員那麼熟悉《議事規則》，也是剛才朱凱迪議員提出才知道。我希望代理主席明白，主席的安排並沒有解釋.....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我已多次作出解釋。委員如有同樣的問題，請向秘書處查詢，我不會就這些問題再作解釋。

陳淑莊議員：不，代理主席，你只是解釋你重複的原因，但秘書處從來沒有作出解釋，主席也沒有這樣做.....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議員，我剛才已提醒你可即時到會議廳外向秘書處查詢，而我已作出了決定。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陳志全議員：代理主席，不是決定的問題，而是你擔任代理主席時也曾經誤導議員，令議員以為只能針對修正案發言。對於合併辯論的安排，我沒有特別提出問題，但我曾經發言指，其實議員理應可針對詳細和弁言發言，因為那些部分沒有修正案.....

代理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這不是規程問題，而我亦沒有誤導委員，也不曾說過委員在這項辯論中只能就修正案發言。你如要評論我主持會議的作風，請另覓場合，現在請你坐下。

(陳志全議員繼續在席上說話)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相信委員都希望繼續按照《議事規則》進行會議。

陳志全議員，你剛才提出的不是規程問題，而是作出評論。我現在讓你再作簡短說明。

陳志全議員：過去，由於辯論分為"有修正案"和"沒有修正案"的環節，弁言和詳題會在沒有修正案的環節處理。但是，在合併辯論的安排下，因為主席作出所謂的劃線，令議員沒有機會就弁言和詳題進行辯論，所以，就朱凱迪議員的問題，你不能說我們應該一早提出。我合理期望可以在 22 小時內就弁言和詳題發言，但結果沒有此機會。

代理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請你發言。

范國威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是要總結各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並在表決前作出一些回應，特別是回應建制派議員的一些指控、謬誤和不清楚的地方。

代理主席，你主持會議，跟梁君彥議員一樣，都是只會重複提述《議事規則》，但卻沒有清楚解釋或具體地回應議員的問題。其實，在今次《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整個審議過程中，不同的主席或政府作出的回應均未能解決問題，只讓問題繼續下去。議會的審議工作，在香港人眼中展示出來的是一個水平低下或根本是轉移視線的過程。建制派議員批評我們民主派議員提出多項修正案是混淆視聽、偷換概念及無理取鬧。他們可以提出主觀的意見，當然可以駁斥我們和進行辯論，但請具體針對地回應和作出辯論，然後投下反對票，這才是議員應有的責任。空泛的批評和負面的攻擊，並不理想。我甚至懷疑部分議員根本沒有清楚閱讀每一項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提出在《條例草案》加入截止生效日期，訂明該條例在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的日期起期滿失效。再者，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租用安排完結時，特區政府應即時收回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以免特區政府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永久失去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變成永久割讓。我很清楚指出，當政府以深圳灣口岸推銷現行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時，便應參考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條例。《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訂有日落條款，所以，

如果我們要就這項修正案進行辯論，便要具體解釋究竟高鐵和深圳灣的分別何在，從而令特區政府決定，又或人大決定《合作安排》中不應設有日落條款的條文？他們作出的批評可否更具針對性，解釋得更清楚呢？代理主席，不要像梁君彥議員主持會議般，他所說的便代表一切，他的裁決是無上的，不會更改的，也不用解釋理據。

代理主席，議員提出多項修正案，其實是嘗試作最後努力，在多方面細節，特別是技術層面，令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壞的情況盡量減少，以及希望更好保障香港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權利。

另外，我想指出我今早只有兩次發言，我準備了 4 次發言，但我和另外 16 位議員的發言權被主席梁君彥議員強行剝奪。我在發言中曾特別提到郭家麒議員有關《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適用於內地口岸區的修正案，完全是體現《合作安排》所指“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修正案的目的，就是透過香港已有的法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在內地口岸區繼續實現。為何不接受？為何認為有問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因此，我們只想確保《基本法》內有關繼續履行國際公約條文的規定，在內地口岸區維持生效，避免在國際法上出現一些灰色地帶和可能出現的爭議，減少香港市民喪失人權自由的風險，亦是向國際社會作出交代。這是很嚴肅、很謹慎的修正，為何建制派、保皇黨會說這樣的修訂是為玩而玩？為何他們會覺得這樣是兒戲？

代理主席，另一個例子是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增補新訂的第 4 部，並加入新訂的第 9 條及第 10 條，規定任何進入非內地口岸範圍(即香港境內)的內地執法人員，以及協助該等內地執法人員進入香港境內(即非內地口岸區的人)可被罰款 1,000 萬元及監禁最高 30 年，這兩項條文都是根據《合作安排》第六條作出。重點是甚麼？陳帆局長，就是內地派駐內地口岸區的人員，例如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的人員，不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在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沒有執法權。由於《合作安排》沒有說明罰則，因此，陳志全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填補這方面的空缺。

(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還有，新訂的第 4 部內新訂的第 11 條訂明，任何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如果抗拒、阻礙、恐嚇、襲擊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的港方人員，均可被罰款最多 500 萬元及監禁最多 10 年。陳志全議員提出有關修正案，就是要在《條例草案》確認《合作安排》第六條的內容，並清楚列明罰則。因此，怎可以批評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違反《合作安排》，是瑣屑無聊？這完全是為補充《條例草案》的不足。但是，各位建制派議員，保皇黨卻提出反對。反對衍生出來的客觀效果是甚麼？

是否等於大家默許內地執法人員，可以藉不同理由闖入非內地口岸區範圍或香港境內，而無須面對任何懲罰？究竟又該如何懲罰呢？是否默許大陸的強力部門可以跨境抓捕，如入無人之境呢？如果不幸遇到這些情況，被無理對待的香港人將會面對甚麼困境呢？我們是否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訂明，如何向這些侵犯香港人人權的內地執法人員追究責任呢？這些是香港人實在存有的憂慮。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記者在內地合法採訪被阻撓和暴力對待的事件，就是令我們作為代議士，認為應該在今次審議《條例草案》時提出修正案的重要依據。可是，保皇黨是怎樣說呢？他們指這些修正案製造恐慌，是陰謀論；他們選擇對活生生已發生及客觀存在的殘酷事實視而不見，自欺欺人。

主席，其他議員批評和反對我的修正案，認為我是想拖延時間。我想就此回應，如果他們否決了我提出的修正案，其實便是把高鐵香港段終結的時間無限拖延。陳帆局長是怎樣說呢？他說不預期有終結的日子。這並不是負責任的說法。政府提供的高鐵總經濟效益也只是推算了 50 年，甚至當被問及高鐵通車早期究竟會虧損多少時，政府也不能提供財務推算。這樣，如果高鐵首天便虧損，而“一地兩檢”則是永久性，是否等於特區政府變相容許高鐵永久出現虧損，不會有終結的一天，而無事可為呢？所以，設下截止生效日期，其實只是預留一個“止蝕”制度，避免高鐵成為港鐵公司、特區政府和香港納稅人的無限財政黑洞。所以，當立法會議員、當保皇黨否決修正案時，變相就是開了一個財政黑洞，把有可能出現的高鐵財政虧損，不單是早期出現的財政虧損，永久拖延，形成財政黑洞。

主席，我與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也只是因應我們的憂慮及已出現的客觀事實，嘗試透過修正案作出修補，以把最壞的情況及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盡量減少。我的修正案提出把有關條文寫入《條例草案》，是要確保香港人不會無限期承擔不可預見的財政風險。

很多建制派議員提到人大的《決定》就是基礎，我們要接受中國的憲制秩序，但他們口中所說的究竟是甚麼秩序呢？其他民主派議員多次提到，當有異見者被司法迫害、被利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打壓，並對民間組織作嚴密監控，甚至人身迫害時，我們便需要有機制處理這種濫權及執法人員違規的情況。

所以，修正案就是想盡量減少所謂強力部門的秩序在香港出現，是要減低其出現的可能性。主席，若按照你昨天所說，《議事規則》實質是加強了你的權力，是在《基本法》給予你的權力之上再加大，這便會令香港人聯想到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建制派和內地執法人員會否也使用這種思維，並在日後付諸實行，使其權力更加不受制約呢？人大《決定》和《合作安排》規範了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那麼，日後是否變相會加強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捕的權力呢？這種所謂的中國憲制秩序根本就是一種倒退，是對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我們珍而重之的人權造成傷害。所以，我們應該透過修正案進行約束、監察、追究和施以罰則，全部也要寫得清清楚楚。

我請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清楚看看我們提出修正案的理據，以及背後考慮的邏輯，而非把立法會，把我們作為代議士對政府的監察權，對審議法案可以履行的職責葬送和放棄，這便是我們的應有之義。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開始表決各項修正案。

修正案的表決次序，已詳列於講稿第 1A 部的附錄。由於部分由不同委員提出的修正案互有關連，因此須視乎全體委員會就有關修正案的表決結果，才決定其餘的修正案可否動議。

(朱凱迪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剛才代理主席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留意到辯論的安排和現在的表決安排，其實跟《議事規則》第 58 條相抵觸，特別是附表和弁言——《議事規則》說得很清楚——應該待完成條文後，才分別進行審議和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代理全委會主席剛才已回答你這項規程問題。她的答覆與我的理解完全相同。你在下午 2 時 30 分致函給我，要求我在 1 小時內作覆，但我正在主持會議，不可能回覆你的來函，我會稍後給你書面回覆。

全委會主席：現在表決范國威議員早前已動議的第一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范國威議員動議的第一項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范國威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5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2 人出席，7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慧琼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5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梁耀忠議員，你是否要作表決？

(梁耀忠議員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及邵家臻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鑌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贊成。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2 人出席，24 人贊成，7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7 人贊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命令若稍後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動議的第一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張華峰議員站起來)

全委會主席：張華峰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張華峰議員：我是表決"反對"修正案的，但我按錯了表決按鈕。

全委會主席：秘書已在表決系統中記下你的表決意向。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廸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動議的第二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范國威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范國威議員動議的第二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范國威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項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第一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陳志全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涂謹申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涂謹申議員：主席，請問陳志全議員剛才讀出的修正案內容，是否會載錄於立法會議事錄？如果會的話，便應打開他的擴音器，否則，秘書處的同事便聽不到，也無法作記錄。

全委會主席：委員無須讀出有關修正案的內容，但若委員堅持讀出，我也不會阻止。

涂謹申議員：要打開議員的擴音器，大家才可聽到所讀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的擴音器沒有關上。

(陳志全議員站起來高聲說話)

全委會主席：我會請工作人員留意。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2 人出席，7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毛孟靜議員：主席，你為甚麼剛才沒提醒郭榮鏗議員他仍未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是否要動議你的修正案？

毛孟靜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毛孟靜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毛孟靜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毛孟靜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三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1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動議的第三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朱凱迪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陳志全議員，你是否要作表決？

(陳志全議員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鎮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請動議你的第四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四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6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動議的第四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朱凱迪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處理張超雄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秘書：新訂的第 9 條前
新部的標題

第 4 部 雜項

新訂的第 9 條

本條例期滿失效。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三項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張超雄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張超雄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處理陳志全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秘書：新訂的第 9 條前
新部的標題

第 4 部 雜項

新訂的第 9 條

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
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
任何地方的罪行

| | |
|-----------|---------------------------------------------------|
| 新訂的第 10 條 | 協助、教唆、慫恿、促使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等罪行 |
| 新訂的第 11 條 | 妨礙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的任何人士根據條例執行職責及職能等罪行 |
| 新訂的第 12 條 | 本條例期滿失效。 |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三項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至 1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志全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至 12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陳志全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處理朱凱迪議員的第五及六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條文。

秘書：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五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五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的第五項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鎮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請動議你的第六項修正案。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六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迪議員的第六項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朱凱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朱凱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

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2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第二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陳志全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修正第 6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6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郭家麒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郭家麒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郭家麒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2 人出席，7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一併表決陳淑莊議員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

由於陳淑莊議員的第一項修正案與張超雄議員的第一項修正案完全相同，因此不論陳淑莊議員第一項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張超雄議員均不可動議他的第一項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7 條，以及刪去附表 4 及 5。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7 條(見附件 I)

附表 4(見附件 I)

附表 5(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動議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淑莊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在表決鐘聲響起期間，陳淑莊議員讀出其修正案的內容)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

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廸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刪去第 8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動議的第二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張超雄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張超雄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8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動議的第二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淑莊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鑌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郭榮鏗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項修正案。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正案，以修正第 8 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榮鏗議員動議的第一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淑莊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鑠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處理郭榮鏗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秘書：新訂的第 9 條前
新部的標題

新訂的第 9 條 弁言內提述的文件不屬香港法律一部分。

全委會主席：郭榮鏗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榮鏗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郭榮鏗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郭榮鏗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鑠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處理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秘書：新訂的第 9 條前
新部的標題

新訂的第 9 條 此條例屬一次性安排。

全委會主席：譚文豪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譚文豪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新訂的第 9 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9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譚文豪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譚文豪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鑌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三項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項修正案，以修正附表 3。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3(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動議的第三項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淑莊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淑莊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莫乃光議員、梁繼昌議員、郭榮鏗議員、葉建源議員及邵家臻議員贊成。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健波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陳振英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

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陳志全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贊成。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葛珮帆議員、蔣麗芸議員、何君堯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張國鈞議員及鄭泳舜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3 人出席，8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12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已完成表決所有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至 8 條及附表 1 至 5 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范國威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范國威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陳健波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蔣麗芸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君堯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陳振英議員、張國鈞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鄭泳舜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陳志全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邵家臻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62 人出席，41 人贊成，20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58(8)條的規定，現在處理條例草案的弁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此為本條例草案的弁言。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朱凱迪議員，你是否要作表決？

(朱凱迪議員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陳健波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

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陳恒鑌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張華峰議員、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蔣麗芸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君堯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陳振英議員、張國鈞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鄭泳舜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陳志全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邵家臻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62 人出席，41 人贊成，20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現在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根據《議事規則》，這項議案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5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陳健波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强議員、張華峰議員、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蔣麗芸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君堯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陳振英議員、張國鈞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鄭泳舜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陳志全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邵家臻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反對。

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62 人出席，41 人贊成，20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政府法案三讀

主席：政府法案：三讀。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梁繼昌議員，請發言。

梁繼昌議員：主席，我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不予支持。主席，原因是：第一，我認為主席你在主持今次《條例草案》三讀的會議時，表現實在令人非常失望，沒有讓議員有足夠機會辯論這項《條例草案》。

其二，我質疑主席你的角色身份。你出任非執行董事的職位，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職位，究竟這些公司、集團或其子公司與西九的營運有沒有任何商業合約？我不知道你有否作盡職審查，以及有否先肯定、確定自己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才主持這個會議。雖則你可能在立法會的 **declaration** 中作出了申報，但主席你必須明白、了解，議員申報利益只是作出第一層申報，當一項條例草案要在議會通過時，如果某位議員與該項條例草案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而該利益與一般香港市民的利益並不一致時，他便不能投票。

那麼，你主持會議……我的問題是，你究竟有否作盡職審查，與你相關的多間上市公司、集團公司之中，有否與西九相關的商業合約？你無須回答這問題。我只是認為，如果你沒有作盡職審查，我便十分懷疑由主席你主持今次會議是否公正。你可以不回答，而我也不相信你曾作盡職審查，雖然你曾作出申報。我只是想指出……

主席：梁繼昌議員，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議員應就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發言。

梁繼昌議員：主席，我正在就三讀《條例草案》發言，說明我不支持三讀，是因為你的表現不稱職。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現在請你繼續。

梁繼昌議員：我現在便停止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事已到此，"割地兩檢"已是勢在必行，但我與一眾民主派同事的立場由始至終也沒有改變。雖然到了這地步，在建制派的盲目護航下，《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必然會如政府所願通過。只要趕得及在 9 月通車，所有對違反《基本法》的質詢，以及在高鐵試行期間發生的一連串問題，均會被拋諸腦後。

儘管如此，由於發言是每位議員的基本權利，因此我仍要趁此機會作最後發言，痛斥"一地兩檢"的荒謬，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的囂張嘴臉。我要為這項違法違憲的《條例草案》留下歷史紀錄，好讓香港人知道這個政府有多無恥；這個立法會主席為了保皇，不惜濫用權力，無視民意，限制議員發言。

首先，我一直以來也強調"一地兩檢"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經過公眾諮詢，只是政府單方面獨斷獨行，企圖以行政方式強行推出方案。其實早在 2009 年，政府要求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時，已有很多議員就通關安排提出質疑，包括多項推行"一地兩檢"的法律疑點等問題。但是，政府當時只是一直逃避，推說會作適時研究，以及在適當時候告訴香港人。於是，在不清不白的情况下，特別因為有建制派議員護航，所以撥款獲得通過，種下今天的禍根。

後來，通車日期竟然一拖再拖，工程造價亦不斷超支，前後共拖延了接近 7 年。在這 7 年間，政府做過甚麼呢？我們不知道。政府根本從未公布過所有有關高鐵通關的研究文件，亦沒有進行過任何諮詢。莫說公眾諮詢，就連議會討論也沒有。在這 7 年間，民間團體和議員不斷要求政府公開研究方案，但很可惜，政府從沒有正面回應。

時光飛逝，直至去年 7 月，政府卻突然發表公布，要推出經律政司和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已久的方案，那就是"一地兩檢"方案。所以，我們質疑究竟政府在過去 7 年做過甚麼呢？為何突然會提出這個方案呢？政府不單提出這個所謂"一地兩檢"方案，更同時公布所謂"三步走"的立法建議，以求盡快通過。由此可見，由研究至拍板的整個過程中，這個所謂"一地兩檢"的方案根本是極不透明、極封閉的。政府可以用這項《條例草案》哄騙保皇黨和支持政府的人，但我相信卻無法哄騙眼睛雪亮的香港市民。

我剛才聽到陳帆局長在二讀答辯時，不斷說其實政府已做了很多諮詢的工作，已了解社會對"一地兩檢"的看法。不過，很可惜，政府最後仍專政獨行，不理會事實和情況是如何的荒謬，一如既往，要強行通過"一地兩檢"。對市民而言，政府在議會內擁有大比數的支持，可以做出很多虛假的事情，包括假諮詢，但這又如何？我們在這個不平衡的議會裏，特別在受市民大眾賦予權力的議員席位不能與建制派抗衡的情況下，政府想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事實上，在 2009 年通過高鐵撥款至今差不多 9 年，究竟政府曾聽取過市民甚麼意見呢？局長很自豪地說在公聽會上，大多數團體均支持"一地兩檢"。這種虛偽和嘴臉，真的令人作嘔。因為如果只單靠立法會舉行過一次公聽會，便當作已諮詢了全港市民的話，那麼我認為政府將來的所有政策，也不用進行公眾諮詢，只須在立法會舉行一兩次公聽會，便可視作已進行了公眾諮詢，將來便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和資源。

另一方面，陳帆局長呼籲議員支持"一地兩檢"時的論點，更是令人作嘔，他說為了.....

(毛孟靜議員站起來)

主席：毛孟靜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毛孟靜議員：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主席：毛孟靜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秘書，請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梁耀忠議員，請繼續發言。

梁耀忠議員：剛才我提到司長呼籲議員支持時，他說到為了香港人，特別是為了年青人的將來，我們便必須盡快通過《條例草案》。這句話由政府高官口中說出，我認為實在是太過諷刺和涼薄了。因為，近年政府針對和打壓香港年青人的手段越來越猖狂，一些走得較前的年青人更接連被剝奪了參選的政治權利，政府甚至利用法庭作政治檢控，把他們逐一重判入獄。在昨天的特首答問會中，邵家臻議員曾質問特首會否為年初一的旺角動亂，以及近年年青人對政治的不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期反思背後的深層原因，了解他們的看法，以及修補社會撕裂。可是，特首只是一句回應說不會，更調轉槍頭指如果要調查，就應該調查違法.....

主席：梁耀忠議員，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只應說明整體上支持或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而不應提出與當前議題無關的事宜，亦不應重複在二讀辯論或全委會審議階段已提出的論點。請你精簡發言，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梁耀忠議員：主席，因為局長呼籲我們支持時，其論點說到我們要為了香港年青人的將來着想，而我對此說法便是相當反對的，所以我要指出，政府一直以來根本沒有關心過年青人。然而，為何現時就着"一地兩檢"這件事，卻特別說我們要為年青人着想呢？特別是，我剛才也提到，局長提到要為了年青人着想，以便讓他們可以享受到未來的經濟發展成果等說法，我認為他只是在欺騙年青人而已。究竟局長是否明白他們的想法呢？是否知道他們會否支持"一地兩檢"呢？如果政府想知道更多，了解更多年青人的想法，我希望它進行調查，看看年青人的心態，看看他們會否真的支持。然而，政府卻不敢這樣做，這反映出它們的說話只是想欺騙別人而已。

另一點更重要的是，很多民主派議員一再強調，人大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的決定並無法律基礎，更不屬於香港法律一部分，甚至會把香港在《基本法》內擁有的既有權利，以及法庭既有的司法管轄權拱手相讓，違反人權和憲法精神。長遠而言，更會立下極壞先例，令全國性法律可以繞過《基本法》附件三，通過所謂的人大《決定》和《合作安排》直接在香港實施，因為名義上雖然有本地立法，但現時在議會被建制派壟斷的情況下，政府要通過此等立法簡直是暢通無阻的。甚至當政府被問到，這種以人大常委會決定方式，為本地立法提供基礎的做法，是否只此一次時，政府至今也是不敢明確否認的。那麼，是否在開了這個頭後，政府就不打算收尾呢？這便是令人憂慮的。

此外，我留意到很多建制派議員在發言時，也不斷強調高鐵"一地兩檢"可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事實上，連中國鐵道學會理事長盧春房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也指出由於香港興建高鐵的方式與內地不同，所以需要依靠更多土地開發收入來填補鐵路營運。所以，這條花費龐大公帑興建的廣深港高鐵，能否收回成本其實也是有絕大疑問的。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表明只會象徵式收取 1,000 元地價，以及每年應課差餉租值 3%的地租，便把營運高鐵所需的地皮和

建築物，租予港府全資擁有的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年期 50 年。同時，又會透過九鐵公司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服務經營權協議，最快在 12 月把高鐵香港段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批予港鐵公司營運。可是，在有關安排下，政府是無法收回建造高鐵的成本，而要等到高鐵有盈利時，才可以透過九鐵公司獲得分紅。

就此，陳帆局長已經承認，高鐵最少也要等待營運 8 年至 10 年後，才會開始有盈利，而政府很可能無法收回上千億元的建造成本。政府亦無意就有關問題進行諮詢。對於無法收回千億元成本的問題，政府會如何向公眾交代呢？在最初來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政府只標榜所謂經濟利益，迴避收益及回本期的問題。到了今時今日，米已成炊，才說很可能要很長時間才可收回成本，但其實根本能否收回成本也是有疑問的。這樣即等於把納稅人的錢倒進了大海，對市民而言，這又是否負責任的做法呢？

政府當初推銷高鐵時，指估計經濟回報率會超過 10%；到撥款申請通過後，便開始露出馬腳，說只會有 6%；到第二次追加撥款時，更說只有 4%。我不知道今時今日，局長可否告訴我們，回報率究竟會有多少百分比？港鐵公司過去數年管理不善，連累高鐵工程超支延誤。每次政府均大條道理來到立法會申請公帑填補，況且列車試行期間問題多多，不但車站接二連三出現漏水，又有列車出軌問題，卻依然獲批經營權。政府在監管的工作上做得如何，這情況又會否成為極壞先例呢？

更離譜的是，現時距離通車只剩下很短時間，但政府至今仍未交代任何有關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租約資料，連港鐵公司與內地共同營運的協議也仍未落實，對此政府至今仍然是隻字不提的。連 9 月通車後每天有多少班次列車也無法回答，這算是甚麼交代，又是否負責任呢？所以，在這問題上，如果我們今天表決通過《條例草案》，便是清晰地告訴市民，議會只是橡皮圖章，政府要我們做甚麼便做甚麼，我們完全無法監察政府，亦無法要求政府向市民大眾作交代。最後，我們看到今次的事件，不止是勞民傷財，而且更要賠上"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重要核心價值。所以，我們是不能(計時器響起).....接受這項《條例草案》的。

主席：請你立即停止發言。

楊岳橋議員：主席，首先，我必須恭賀你，經歷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審議，你將會在歷史留名。身為立法會主席，不單未能維護議會的尊嚴，更未能體現政治中立，身先士卒與行政機關合作，明知道會期尚餘充足時間，依然罔顧程序，強行處理《條例草案》，全力配合特區政府。主席，如果我有機會，一定會推薦你去領大紫荊勳章，跟梁振英、楊光之流並列於同一個歷史地位。

主席，你繼封殺民主派的修正案後，在二讀階段限制議員發言，再隨意驅趕議員離開會議廳，不允許他們參與全體委員會階段.....

主席：楊岳橋議員，我已多次提醒議員，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只應說明整體上是否支持《條例草案》，而不應論述與這項議題無關的事宜，亦不應重複在二讀辯論時已提出的論點。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楊岳橋議員：主席，我和公民黨可能會因為你的啟發，說不定稍後會改變投票取向呢。所以，你不如容許我繼續發言吧。

主席，其實全體委員會的性質是甚麼？在上一次修改《議事規則》時，建制派議員已經說過全體委員會與大會是兩個不同的會議。但是，你依然拒絕讓議會同事進入議會。主席，世界盃球賽舉行在即，我覺得如果任何一隊球隊能夠獲得你加盟，必然奪冠，因為你懂得"搬龍門"。

主席，我不會天真地期待你會帶領本會開創任何光輝的歷史，建立一套能夠屹立、自豪於世界的議會傳統。但是，我的失望在於：你根本在自毀長城，令人遺憾。

主席：楊岳橋議員，如你繼續論述與當前議題無關的事宜，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現在請你繼續。

楊岳橋議員：主席，如今"一地兩檢"即將通過，即使我們想力挽狂瀾，民主派能夠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回想當年(2009-2010 年度)本會審議高鐵撥款時，公民黨的前輩曾經作出預警，例如高鐵將會嚴重超支、"一地兩檢"安排必然違憲。很可惜，如今種

種都不幸一一被言中。今天我秉承公民黨前輩議員的精神，作出六大預警，亦正正因為這 6 個原因，公民黨今天必然會反對《條例草案》。

第一個預警，就是以後可能有更多違憲的安排被呈上立法會。未來，北京極有可能以國家利益之名，想取消某項《基本法》條文的效力，而香港的建制派將會聽命，取消相關條文的效力。這次"一地兩檢"剝奪香港法院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猶如取消香港終審法院在此口岸區的權力，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並同時剝奪《基本法》第八十條下香港各級法院的管轄權；然後在"一地兩檢"下，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實施中國的全國性法律，而不是香港法律。這樣不是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又是甚麼？建制派當然會繼續支持《條例草案》，但在今次之後，《基本法》的尊嚴究竟還剩下多少？"一國兩制"的精神、香港人權的保障，恐怕又被削弱。

第二個預警，就是政府會繼續以促進經濟為名，犧牲香港的法治。在法律上，有一種叫作"相稱驗證準則"，英文是 **proportionality**。放在立法機關的層面，就是我們在通過一項法例時，作出的犧牲是否符合比例。這次政府以方便為名，要立法會通過一項不合憲的法案，當中要付出的憲制代價又是否值得呢？或者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重溫一下究竟憲制是否如此重要。

主席，在香港，我們的憲制文件《基本法》，是政府權力的"金剛圈"，防止政府對市民為所欲為。當行政機關無理拘捕市民、行使暴力，甚至殺人，都將會受法律的制衡或制裁。如果政府在過程中犯法或違反人權，一樣要面對法律。如今我們將香港部分土地及土地上的司法管轄權，交予一個在法治排名上遠低於香港、經常假借法律為名，箝制人民自由的國家。主席，我只能說這將會後患無窮。

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將這次"一地兩檢"的安排限定為"僅此一次，下不為例"。但很可惜，相關修正案根本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議程上。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亦寫信反對以上修正案，足見政府對於憲制的完整有多麼不以為然。以後政府是否可以以方便施政為名，令《基本法》相關的條文失效呢？主席，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難得的法治將來會與中國式法治看齊，我更不希望"一國兩制"會變成"一國一制"，相親相愛。

第三個預警，就是香港政府從此之後極有可能隨意讓地給內地政府。是割地還是租地其實已不用解釋，總之將來北京屬意哪一塊地，那裏就會成為大陸的管轄區。去年一開始的時候，律政司司長和運房

局局長都說，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將會仿效深圳灣口岸的經驗，"租"地給內地政府。怎料不足一年，在 12 月出台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其後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都對租地隻字不提。總之，中央政府說香港要將其某部分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香港便要聽話遵旨。既然香港的中心地帶都可以讓予大陸，那麼將處於中港邊境的落馬洲河套區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又有甚麼奇怪？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在非常可怕。我非常希望我在危言聳聽，想得太多。

第四個預警，就是以後邊境禁區，可以隨意交給任何商業機構管理。主席，在現時的實際情況下，根據《公安條例》，香港的禁區一般是由香港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等政府部門管理。但是，在"一地兩檢"的安排下，西九龍站口岸將會由誰管理呢？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無可否認，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是香港政府，但它始終是一間上市公司，一間私人機構。在管理邊境禁區時，港鐵公司可能會遇上許多政治和政策層面的事，究竟它是否有足夠經驗及能力，與內地官員磋商及打交道呢？究竟未來港鐵公司遇到具爭議性的問題時，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面對內地政府，維護香港人的權益呢？主席，這些問題全部不清不楚。在這些問題上，特區政府根本是在推卸責任，把維護香港人權益的職責交給港鐵公司。除了"不負責任"，我想不到有其他合適字眼可以形容我們的特區政府。

主席，談到"潛水"及不負責任，我要作出第五個預警，便是當《條例草案》令香港憲制出現根本性改變時，我們今天在立法會竟然看不到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出席，前來的只是運房局局長。主席，特首可能認為運房局局長的能力非常高，能夠以一人抵擋整個立法會，單身一人便足以解釋我們現正討論的如此複雜的憲制問題。但令我擔心的是，究竟特區政府是否認為這次"一地兩檢"安排只是單純的交通安排，沒有任何法律事項需要處理呢？如此重要的憲制改變，律政司司長竟然沒有出席，她在迴避僭建問題而"潛水"後，今次再次"潛水"，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主席。一個政府應該有擔當，一個律政司司長亦應該站在這裏接受我們的質詢，用她的法律智慧說服議員。但很可惜，前來立法會的卻是運房局局長。我沒有任何不尊重陳帆局長的意思，但既然有一名資深大律師擔任我們的律政司司長，為何現在竟然來了一名工程師呢？

主席，令人更感憂慮的是，香港人可能已漸漸習慣這種安排。這種習以為常及處之泰然的態度，主席，可能是我們更需要擔心的問題。有市民可能覺得"一地兩檢"安排在法律上的爭議是技術性的事，

對他們的權益沒有任何嚴重影響。可是，主席，正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香港政府今天做的，其實是香腸戰術，把香港人的權益逐點出賣，到我們某天發現這些割地及削權的影響真的十分切膚，威脅到我們的實際權益時，可能已經太遲。不過，建制派議員可能看不到問題，又或即使看到也裝作不知道。主席，到了極權降臨之日，建制派議員會否已雞犬升天，不再需要理會香港其他人的權利呢？我要提出的最後一個預警是，各位建制派議員完成這次強推"一地兩檢"的任務後，可能很快便拿到勳章。我們的主席及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已獲頒金紫荊星章，英文簡稱是 GBS，可理解為"Great Betrayer of the SAR"；如果再拿一個大紫荊勳章，簡稱 GBM，屆時便是"Great Betrayer of Morals"，又再升級，可喜可賀。

當然，主席，如果最後一個預警成真，我真的要恭賀主席及葉劉淑儀議員。但除此之外，我個人非常不希望上述的其餘 5 個預警會成為事實，我更希望我確實是過慮的，我楊岳橋或公民黨確實在危言聳聽，杞人憂天，但回望八年、九年前我們公民黨前輩所作的預警，今天均不幸地一一成真，我希望我的顧慮不會在未來實現。我所憂慮的是，在八、九年甚至更長時間後，當我們均不再坐在這個議會，當我們的後輩坐在同樣的位置時，他們翻閱過往議事紀錄，看到的預言已經成真。

主席，我最後想提醒大家，特別主席本人，"一國兩制"的精神究竟是甚麼？"一國兩制"就是貴乎不同。當天正正因為鄧小平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胸襟，理解 1980 年代的香港人未必可以接受到內地那套制度，才會開創"一國兩制"，容許在一個國家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這兩套制度不單在經濟制度上不同，在意識形態及法律制度上也不同，而正正是這些不同，才孕育到"一國兩制"；正正是這些不同，我們才能夠在"一國兩制"下共存；正正因為這些不同，香港人才能夠安心繼續留在香港。可是，當兩制模糊起來，當兩制漸漸失去這條應有的界線時，我們又剩餘甚麼呢？

無可否認，高鐵可能是一條便捷的鐵路；無可否認，"一地兩檢"會令高鐵變得更方便；但"一地兩檢"帶來的後患又是甚麼呢？它會令"一國兩制"更完善，還是令"兩制"這條界線更模糊呢？我們這次展現的，究竟是我們更具決心及信心說服香港人，"一國兩制"會屹立於歷史，還是會令香港人更憂慮，未到 2047 年，"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存呢？

主席，制度的建立是靠人來做的，而人就坐在這裏。今天我們每一位立法會議員，無可否認，在政治理念及立場上有顯著的不同；但我不相信今天任何一個在議會內的人會希望看到"一國兩制"失敗。可是，我憂慮的地方，正正因為我們對"一國兩制"的解讀及期望不同，令我們今天不能有效保障"一國兩制"。

主席，我們今天每位的發言將來也會變成歷史。我們這些歷史，有一些可能會變成天真的童話，有一些可能會變為聳聽的危言，而我最不希望的是我剛才 15 分鐘的發言會變成事實。

我謹此陳辭，立此存照，公民黨將會反對三讀。

譚文豪議員：主席，好像剛才敝黨的黨魁所說般，立此存照是很重要的。為甚麼這麼重要呢？因為議員的這個 15 分鐘發言時間，在主席梁君彥議員的帶領下，可能很快會成為歷史；可能很快我們連這 15 分鐘的發言時間也沒有，或者主席手起刀落，把發言時限變成 3 分鐘、兩分鐘，甚至乎好像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中，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只給予委員 1 分鐘的發言時限，已經是皇恩浩蕩。所以，我們更加應該珍惜現時仍然有的 15 分鐘的合理發言時間。

為了實行"一地兩檢"，我們看到議會的敗壞，也看到政府的心急如焚，更加看到政府在過往這麼多年，將香港蒙在鼓裏。實施"一地兩檢"不單將《基本法》打破一個缺口，亦凸顯剛才所說的一環扣一環的食物鏈，是多麼荒誕。我必定會反對實施"一地兩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梁君彥議員作為主席的橫蠻無理。我是在批評你，但亦因為你，導致我更堅決反對"一地兩檢"。

我們說"三權分立"，香港為甚麼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香港能夠成為一個相對安全、繁華，有法治的城市，就是因為我們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立法會有自己的職權，政府要依法施政。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甚麼？我們看到為了廣深港高鐵("高鐵").....我且不猜測，背後是否有人刻意將國內憲法跟香港《基本法》混雜起來，現在已分不清楚，我不想猜測，我暫且當作不是這樣，因為我們不應該每一刻也當其他人立心不良，我們不要這樣猜度別人。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當局是以經濟誘因，高鐵快捷、方便的誘因，要求我們支持實行"一地兩檢"。然而，我們乘搭高鐵是否真的很快捷可到達目的地呢？我自己親身試過，是視乎你的目的地是甚麼地

方，如果你很喜歡去動物園的話，當然是快捷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市中心的話，乘搭高鐵便會是慢和昂貴。但是，政府硬推這個概念的時候，卻告訴大家可實現"1 小時生活圈"。當然，這可以是你的生活圈，如果你願意到一個荒蕪的地方生活的話。乘搭高鐵是否真的快捷了呢？是的，到某些地方真的是快捷了。高鐵是否接駁全國很多線路？對，它接駁全國很多線路，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們看一看數據，原來大約只有 18% 的人會離開廣東省以外，大部分的目的地都是廣東省……

主席：譚文豪議員，我已多次提醒議員，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只應說明整體上是否支持《條例草案》，而不應論述高鐵或其他事宜。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譚文豪議員：主席，沒有辦法，如果你沒有能力明白我的發言，我嘗試再淺白一點地告訴你，我反對"一地兩檢"，就是因為剛才的種種經濟原因，再加上你這個原因，我更加反對。

主席，你是否還不清楚，清楚嗎？這樣我繼續剛才說的經濟原因，繼續說為甚麼我反對實施"一地兩檢"。當局推出"一地兩檢"的安排，就是因為有高鐵這個項目，如果沒有高鐵，何來有"一地兩檢"呢？沒有高鐵，便不會出現"一地兩檢"。主席，我也被你弄到有點糊塗了。但是，不要緊，我嘗試改變我的說話方式，令你可以明白。

我們現在說的是，為甚麼會出現"一地兩檢"的安排？因為很多年前，有一個叫高鐵的項目獲得拍板興建，但解決不到當中的法律爭議問題，所以，便出現"一地兩檢"安排，今天便有這項《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席，這樣對嗎？這樣大家應該很明白了。

我繼續發言。所以，出現了"一地兩檢"的安排，究竟它是否有經濟誘因呢？"一地兩檢"是否有一個真正的經濟誘因呢？我早前在多次發言中都表示，是有經濟誘因的。各位同事，我承認有經濟誘因。不過，這個經濟誘因有多大，是否大致連我們的《基本法》也不用守護和理會呢？

首先，it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在原則上，"一地兩檢"安排是否有一個誘因，或無論誘因有多大，我們也不應該理會，因為要堅守我們的原則和底線。這是第一個說法，我是支持的。

第二，我們不如功利一點，看看"一地兩檢"安排是否真的有很大誘因；如果有很大誘因的話，我們可否在法治方面放鬆一點呢？可能部分香港人是這樣想，而我沒有一個定案這是錯或對。

但是，你看看這個經濟誘因，是否真的這麼大呢？我們看不到。甚至乎 50 年的回報率，又是否這麼理想呢？也不是。當然，你說不要這麼短視，不單是鐵路服務，它可以帶給你其他很多東西。但是，就所謂很多其他誘因，有"一地兩檢"和沒有"一地兩檢"的分別，又是否這麼大呢？

我剛才也提到，如果今天這項《條例草案》不獲通過，我們進行"兩地兩檢"安排，或者我們之前說的"一地兩檢"在福田，對於整件事有多大損害呢？

主席，我真的看不到有多大影響；是有影響的，但不是這麼大，也不是沒有其他方法。首先，當局表示，日後從香港乘搭高鐵到北京、上海，睡醒便到達。但是，晚上有很多鐵路要進行維修，而且在高鐵二等車廂，乘客要坐十多二十小時才到上海，乘客為何不乘搭飛機而要乘搭高鐵呢？所以，我不明白為甚麼當局要硬推這東西，有"一地兩檢"和沒有"一地兩檢"的分別，是否真的這麼大？但是，我反對的最終原因就是維護《基本法》這個大原則。

我剛才在另一節的發言也指出，問題不是以前有否想過這件事，而是我們本身要保障甚麼。當有需要但現時因規限而做不到的時候，你應該想一些不犯規而又能夠做到的方法，又或是可能要改變某些規例而令到你做到，這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一直也這樣說，我們不是要修改《基本法》這麼嚴重，但現在是在扭曲原則，就好像主席扭曲《議事規則》一樣，最慘的是我不能挑戰主席，他永遠說最終的決定不容挑戰，我也不知道這種文化的源頭，究竟是議會、政府還是一些大機構？

然而，我現在看到的是，無論議會、政府、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均有這種"我說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的態度，任何人提出任何意見也是"阻住地球轉"。不過，以港鐵公司為例，現時就沙中線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願意就問題作出調查。我們說的不是最終的

投票結果如何，而是當中的過程也是重要的。港鐵公司最初說不要緊，只要確保沙中線最終是安全的就可以。它在第一天真是這樣說，不需要交代那些與公眾無關的事情，因為它跟分判商(subcontractor)的商討，市民是不用理會的。對於這種態度，公眾很明顯是不接受的。

同一道理，今天的議會也是如此，我們獲告知，如對會議安排有甚麼意見就稍後對秘書處說。屆時《條例草案》已經通過了，稍後再說有甚麼意思呢？有些東西是不能回頭的，但主席卻用權力來硬要通過《條例草案》。

正如現時的《條例草案》亦如是，我們提出了很多法律觀點、不同的問題。主席，我必須指出，這不單是議員提出來的，其實是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提出來的。當然，你可以說沒可能釋除所有法律爭議，一定有人有 A 的說法，有人有 B 的說法，每位律師的看法也不同，你可以這樣爭拗。不過，你不能說有甚麼問題就提出司法覆核，或要求人大釋法解決，是不能有這種態度的。如果政府一直打算這樣處理所有事件的話，我不知這種狀態會維持多久。政府是否會繼續用這種接近高壓、獨裁的手段來管治香港？如果政府願意說道理、開誠布公的話，很多方案的內容也可以早一點提出來討論。

然而，政府沒有這樣做，不是我們一直沒有問，而是政府一直沒有回答；政府不是沒有跟進有關進度，只是不想向公眾交代進度。這就是我不滿意的地方，亦令到市民之間出現撕裂。當然，"撕裂之父"一定是"689"梁振英，這是不用爭拗的。但是，今屆政府應否好好修補或消除這種撕裂呢？但是，政府沒有這樣做，仍然用一種橫蠻無理的方式硬推"一地兩檢"，而恐怖之處在於部分議員予以配合，令議會失去了監察的作用。立法會議員在這裏監察政府，主席的權力是應該協助議員如何監察政府，而不是反過來壓抑《議事規則》賦予議員發言的權利、力量……

主席：譚文豪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請你繼續。

譚文豪議員：主席，你是基於甚麼理由警告我，你可否清楚說明？

主席：譚議員，你的發言已離題。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只應說明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譚文豪議員：主席，若然如此，我重新再說一遍。我反對《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與你有關。

主席：你正在重複你的論點。

譚文豪議員：我明白了，原來我是重複論點而不是離題。你應清楚說明我是重複論點還是離題。

主席：你既離題亦重複論點。如果你再不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我會請你停止發言。

譚文豪議員：原來是重複論據，我明白了。我不會重複說我不滿意甚麼人，但我不滿意的另一點就是這個人的態度，這是從未談及的，沒有重複。態度十分重要，如何達致政通人和呢？特區政府的態度是重要的，立法會主席的態度亦很重要，不是位高就覺得自己身份、地位一定高。坐在那個座位上，是否一定要受萬人敬仰？不應該是這樣的態度，而是應該以理服人。這是沒有重複的，是嗎？是應講道理的。

主席：譚文豪議員，請停止發言。莫乃光議員，請發言。

莫乃光議員：主席，譚文豪議員的發言時間只剩下 1 分 30 秒而已，你應讓他完成發言。你沒有解釋譚議員如何離題便停止他的發言，太過分了。議員說話不中聽，你便停止議員發言。

(譚文豪議員仍然站立發言)

主席：譚議員，我已多次警告你，但你仍然離題。

我已多次表明，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只應論述整體上支持或反對《條例草案》的理由。

莫乃光議員：譚議員不就是正在論述他的理由嗎？

(譚文豪議員繼續站立發言)

主席：譚議員，你剛才沒有就三讀《條例草案》發言，我現在容許你完成發言。

譚文豪議員：《議事規則》有說明不可以提及主席的嗎？我真的不明白。

我想說的是，我們希望香港真的可以向前走，而不是純粹靠政府施加壓力，例如政府拋出一項議案，我們便要接受，因為它有足夠票數通過，我們便要接受吧；有人不接受？不要緊，立法會會配合。不是這樣的，這樣一定會有反彈的一天。政府可能說今天的民情不是站在我們一方，今天可能不是，但它每走一步其實是會累積民怨的，到了一天民怨爆發時，它能怪責的，就是香港政府自己，以及一些以為自己德高望重，可以目無法紀的人。

我謹此陳辭。

莫乃光議員：主席，你剛才不停打斷議員的發言，提醒他們在這個辯論環節，應該討論支持或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的原因。主席，請你離席後好好休息一下，希望代理主席能公道地主持會議，而我相信她會這樣做。

(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主席要求我們集中討論支持或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的理由，不要離題，但我有時感到，那些從來沒有思考他人為何要提出反對的人，當然不會明白我們在說甚麼。所以，無論議員在說甚麼，他也要打斷議員的發言，我不敢說這全因那是不中聽或批評他的說話，所以他才要打斷別人的發言。但是，主席可能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議員原來真的有其反對的理由，所以不會明白，這便沒有辦法了。

代理主席，這樣子的一項《條例草案》，勢將在今天晚上在混亂之中通過，情況一如之前進行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一般，這還算是審議法案嗎？這個算是甚麼立法會？這些還算是甚麼程序？市民只見強權橫行，有權的便可不顧一切，為所欲為。立法會本應是講求規程和法律的地方，但這一切現已蕩然無存了。

一如楊岳橋議員剛才所說，建立制度很難，但要破壞它卻很容易，我們現在正是看到制度被一點一滴地破壞。《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是在破壞制度，這是我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的理由之一。今天這種程序和主持會議的方式，正顯示坐在這裏的一眾建制派議員容許制度的徹底破壞。接下來無論是法律、立法會、程序、所有的一切，基本上均會淪為你們的工具。

《條例草案》已進入三讀階段，但仍未見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出席會議，不知他們今天是否事忙，另有要務需要處理？我希望局長稍後能作出交代，他們今天為了甚麼事情忙碌，以致不能出席會議？

很多議員反對進行三讀，反對《條例草案》，是因為《條例草案》違憲。說到違憲，我以為一定會由律政司司長進行辯護，為政府作出詳細解釋。可是，結果仍是由全能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讀出簡短的發言，既沒有任何新論點，也不見得有特別針對違憲這一點作出解釋。那麼，我們經過在之前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反對意見後，怎麼可能會在現時突然支持三讀呢？

相信代理主席也記得，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均曾出席三數次會議，並在席上回答問題。不管我們是否滿意其答案，這做法也是好的。但是，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原來官員甚至司長，竟然尊重法案委員會的會議多於立法會會議。在這麼重要的法案審議階段，不知道他們現時哪裏去了？

有人或許會說，他們或會在今晚稍後時間前來立法會。不如請他們前來一起見證這個歷史時刻，一同慶祝《條例草案》的順利通過，這樣不是很好嗎？何不多給一點面子，請局長晚些時邀請他們出席會議？

代理主席，其實在很多法案審議期間，均有多於 1 位局長出席會議，甚至是立法會的口頭質詢環節，有時也有數位局長甚至是司長出席，分別就所負責的部分作出答覆。在審議很多法案時，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局長就其所負責的部分發言，但《條例草案》卻不然。我認為陳局長委實厲害，應該收取 3 份薪金。代理主席，關於這一點，我已經說完了。

至於我認為不能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的另一原因，我不會詳述，因為剛才已有議員提出。但是，我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主席要急着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程序，令很多議員無法在之前的階段發言。議員現在也不知這個辯論環節會否隨時終止，以致未必可讓所有已按鈕要求發言的議員起立發言。

不知道是否一如傳言般，為的是要讓某些議員如期登機離港，因為大家都是足球迷，而世界盃將於今晚正式開始，可能這是要削減辯論時間的原因。其實，如大家希望會議盡快完結，現在大可即時休會，留待下星期的會議繼續進行辯論。那麼，我們還有足夠時間，購買大堆小食回家觀賽。所以，這亦是我不能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的原因。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亦讓我們看到中央、香港政府和完全聽命的建制派，如何互相配合，一同閹割整個立法會，也看到他們如何在違反程序公義之下，強行通過一項被香港大律師公會、很多市民和法律界人士認為屬違憲的法案。政府亦無法向我們清楚解釋，並令我們信服為何可讓這項法案凌駕於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之上，以及衝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當然也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令我們不能支持《條例草案》的三讀。

陳帆局長在其二讀辯論發言中有以下一段說話："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作出了充分討論，也清楚了解社會大眾對'一地兩檢'的看法，並進行了實地視察，審議過程是周密、詳細而且全面的"。首先，我要指出這段說話與事實完全不符，但我也要清楚表明，我剛才其實也聽不清楚他在說甚麼，是同事為我重聽錄音及記下這段說話，但這話真的與事實不符。

一項如此重大、重要的法案，政府從無進行任何公眾諮詢，我不知道局長從何確認自己已清楚了解大眾對"一地兩檢"安排的看法。或者局長真的清楚了解，也理解反對一方的意見，但卻選擇不予理會，為了配合中央給予的任務，所有轉移視線、說謊的做法均用上了。局長說議員曾進行實地視察，但大家也知道，很多議員在視察完畢後均提出投訴，指很多實際有用、需要視察的地方均不能進入，這又何來"審議過程是周密、詳細而且全面的"之說？政府認為周密、詳細而全面的過程，在很多人和議員而言其實一點也不周密、詳細、全面。所以，這也是我一定要反對三讀的原因。

大家也可看到，陳局長昨天發言時其實也很辛苦，要拿着擴音器不斷高聲說話，對議員的抗議毫不理會，配合主席把整篇發言稿勉強讀完。代理主席，這其實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如果局長真的有道理，可以理服人，又何需使用這種方法？這徒然讓所有人看清楚，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也是在尷尬的情況下強行通過，試問這又如何能夠服眾？

香港市民眼看今次《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只會感到是政府在強詞奪理、建制派在為虎作倀，以致可在議會失衡、《議事規則》業經修改之下，為所欲為。法案委員會在 2018 年 2 月 12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直至審議工作在 5 月 7 日"被完成"，以一項如此重要的法案而言，前後只有不足 3 個月時間進行審議，便被法案委員會主席粗暴地截停了相關的工作。

和這兩天的情況比較之下，我也不知道法案委員會主席和立法會主席兩者，誰人比較粗暴。我只是認為，主席不斷濫權。作為立法會主席，他其實也應照顧整個立法會，包括建制派和民主派議員的形象。這次事件令議會形象盡失，這也是我認為到了現在這個階段，不能以這樣的程序通過《條例草案》，必須反對三讀的原因。

代理主席，試看在二讀辯論時，有多少議員能夠發言？只有 31 名，佔全體議員人數不足一半。不要以為這是因為有議員缺席，當時雖然曾數次點算法定人數，但其後很多議員均返回座位出席會議，建制派同事也很努力，不敢貿然離開。可是，在二讀辯論時，仍只有 31 名議員能夠發言，反對《條例草案》的民主派議員當然要把握機會發言，但也有 7 名議員來不及發言。

到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需要處理的修正案有 24 項，但我們有多少時間可以發言呢？結果只有約 9 小時。統計審議 24 項修正案

的總發言時間，每項修正案只有 10 名議員可以發言，實在十分離譜。在這情況下，我們豈能草率地進入三讀並通過《條例草案》？這當然也是反對三讀的理由之一。

議會現在變成甚麼樣子呢？凡事皆要預設時限，當建制派要準時投票和下班時便強行投票。政府說要得到立法會的授權，但早知會有今天的結果，當初便不要搞甚麼"三步走"和無約束力議案，無謂浪費精力，而立法會也再無需要存在。既然所有事情也是預設，立法會不如把所有結果預設，日後政府要立法會通過法案，把結果預設便可以了，為甚麼要所有人陪政府當橡皮圖章？乾脆連投票程序也省回將更佳。

今次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最低限度讓我們看到整個程序是多麼的不公義。主席亦向很多建制派議員作了示範，讓他們學習一下，在配合中央方面可以做到甚麼程度。所以，我們不能夠讓這個錯誤狀況在香港繼續下去，若要表達不滿，當然一定要反對通過《條例草案》。當然，《條例草案》的本質亦有問題，但若一定要說明為何反對《條例草案》三讀，我認為所有上述不公義做法也是原因。

議會應該是民意代表履行監察政府責任的場所，而不是一班服從強權的奴才展示忠誠的地方，不過是否要展示忠誠，也要取決於建制派議員有否發言。我不知道稍後有多少建制派議員可以在三讀階段發言，又或在主席的限制之下，是否有時間讓他們發言。或者主席可以像剛才縮減譚文豪議員發言時間一樣，將民主派議員的發言時間全部縮短，那麼建制派議員便有機會可以發言，表示他們的忠誠。

如果再這樣不斷破壞先例，剝削議員的發言和議政權力，立法會變成一個不辯論、只通過的機器，那麼便好像我們剛才被迫喊出的口號一樣，真可耻！在一個如此可耻的狀況下，我們不可以支持《條例草案》的三讀。

胡志偉議員：代理主席，議員(特別是建制派議員)這數天的發言經常強調在通過"一地兩檢"後，香港會有很大得益，因為香港能夠接通全國的高鐵網絡，又說道只要我們背靠祖國，便會有更大成就。我相信，這便是建制派或工商界代表非常強調的所謂優勢。不過，大家要回心一想。大家經常所說香港的優勢，便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香港面向國際的優勢是建基於《基本法》對香港社會的保障，條文是清清楚

楚羅列出來的，讓我們知道規矩，以及香港和內地在一國之下在法制上的分別。

國際社會很自然地會一直旁觀究竟香港在實施"一國兩制"的過程中有多大程度遵循《基本法》的規定來處理問題。對於中央政府一再運用釋法權力，在《基本法》中僭建超過我們所理解的内容，民主派已經十分不滿。不過，無論如何，釋法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所訂的權力，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終審法院已說明重新解釋條文的安排有其憲制地位。換言之，當從商和國際貿易朋友來港尋找商機時，他們仍可大致掌握香港的格局，我們稱之為"有跡可循"。

不過，對於《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大家真的要想一想。特別是，我希望來自工商界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理解是否這樣：當《基本法》的原條文加入新内容時，即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確認其合法和合憲，然後在香港立法會立法確認，這樣並沒有在《基本法》中就"一國兩制"的實施開啟後門，亦不會因此而令《基本法》的實施出現眾多不確定因素。大家有否想過這問題呢？

大家今天覺得"一地兩檢"很好，因為大大提升便捷程度，但這道後門一旦打開，將來如何應用大家其實皆不知道。當大家皆不知道時，便正正使《基本法》對香港社會實施"一國兩制"的保障敲起很大的問號。陳帆局長當然一再指出，中央政府有憲制地位，自然可以通過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確認兩地政府的安排。即使有關安排觸動我們過往的理解，即全國性法律不會在港實施(除國防、外交，以及其他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可列於附件三予以實施外)，亦可以在香港實施。有關的憲制問題，我一直聽不到具說服力的答案。這會有何後遺症呢？沒有具說服力的答案，便會讓人覺得《條例草案》粗疏，通過後會損害"一國兩制"的實施。此外，由於《條例草案》日後很大可能會引起司法覆核和人大常委會釋法等問題，因此日後充滿更多問號。

雖然大家認為我們已多次重複，我也要說出來，因為我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亦是我們反對在香港實施《條例草案》的最根本理由。民主派的意見一直是我們無法輕易為"一國兩制"受衝擊而付出代價，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中央政府所指，香港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

的經濟發展策略上將擔當很大角色、功能和責任，因此要利用香港制度上的優勢。

大家皆知道，香港在制度上的根本優勢便在於我們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系統。一個地方的法律系統對其他投資者或國家具吸引力，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法律系統有清晰、穩定及確定的脈絡，讓他們知道只要按照規則辦事，即使面對法律挑戰亦會按程序處理。不過，現時的《基本法》多了一道後門，而這道後門.....雖然很多建制派議員說道，他們早已意識到會出現有關後門，因為我們是中央政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賦權制定小憲法而成立的特區，因此中央政府當然擁有無上權力。不過，如果不克制這種無上權力，"一國兩制"的實施便會備受衝擊。

對於我們剛才就利益所作的分析，有人會同意，有人會不同意。不過，我要向收看電視直播的市民說道，民主派之所以反對，便是因為這最核心的問題。

當然，大家會說道"一地兩檢"有很多好處，但無可奈何的是，正如陳帆局長也說道，在現時的設計下，高峰期是每天開出 116 對列車，但大部分均以短途班次為主，來往廣州南站、虎門、深圳北、福田。由此看來，如果要走通全國，其實並無直達班次，而無可避免地須在轉車站轉乘其他班次的列車。特區政府或局長有否把這圖像清楚告知香港市民呢？

大家可能會認為，每天開出 13 對列車直達全國 14 個地方，這也不錯。不過，在這安排下的列車班次頻密程度與中轉站的相比，其實有天淵之別。從這種天淵之別的頻密程度中看到，我們所得的實質好處仍有限制。除非局長可以告訴大家，將來香港西九龍站每天開出的 116 對列車絕大部分皆會開往全國不同地方，否則香港西九龍站無可避免地只能發揮中轉站的功能。對於這點，我們無法否認，但局長有否告訴市民呢？他有否計劃告訴香港市民未來會有更好的方法走通全國呢？我們有否方法將現時以深圳北或廣州南站作為始發地的班次改為以香港為始發地呢？如果做不到的話，政府是否應該老實地跟香港市民說，不論香港西九龍站如何美輪美奐，其實質功能只是作為連接深圳北或廣州南站等地的中轉站，主要提供這種列車服務。

代理主席：胡志偉議員，我提醒你，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

胡志偉議員：代理主席，我知道，我正要說出反對的理由。

代理主席：你剛才提到高鐵的安排，這與《條例草案》並不直接相關。在此階段，議員不應討論個別條文或修正案，或重複在二讀辯論或全委會審議時已提出的論點。請你聚焦討論這項辯論的議題。

胡志偉議員：知道，代理主席，我想指出我是反對《條例草案》的。我的發言其實針對我反對《條例草案》的原因。

我剛才指出了兩部分，一部分是本身效益的問題，另一部分牽涉香港長遠利益的問題。

我想指出的第三點，是多位議員皆曾努力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但可惜的是，所有修正案均不獲通過。如果修正案能獲得通過，便能使《條例草案》更符合香港人一直所期望的。即使我們要面對在香港行使內地的全國性法律，也要把影響減至最少，我相信這是很多普羅市民的訴求。不過，可惜的是，所有修正案均不獲接納，有些甚至不獲准提出。

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否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為何呢？如果大家仍然記得的話，有關《條例草案》的問題，在現任局長上台前，上任局長張炳良在 6 月 30 日前仍未能"交貨"。當現任局長一上台後便立即能夠"交貨"，當中的發展非常快速。這反映出如果特區政府不先理順市民對這項重要的《條例草案》的憂慮，妥善進行諮詢，便會令市民對《條例草案》產生各種疑問和質疑。

最後，在《條例草案》的討論過程中，我覺得主席梁君彥議員所作的裁決是非常不智的。當我們在立法會討論《條例草案》時，雖然他須控制辯論時間，但當議員的發言權利被挑戰時，他連維護議員的發言權利也不願意。這令議會在討論《條例草案》時.....即使他指議員的發言內容重複，但發言其實是議員的責任之一。我們要立此存照，清楚地告訴香港市民，議會不應這樣運作。如果議員在議會內發言的權利亦不受保障，那麼議會便不成議會了。主席有責任控制會議秩序，但卻無權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即使是已修訂的《議事規則》也清楚說明議員的發言權利受保障。

因此，我最後一項反對這項議案的理由，是因為我不滿意主席梁君彥議員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橫蠻無理及有權用盡。他為辯論訂下時限，為議會審議法案開了極壞的先例。特別是，他限制恢復二讀辯論的時間，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亦限制議員討論修正案的發言時間。凡此種種，我覺得絕不能接受。

民主黨反對《條例草案》。

多謝代理主席。

邵家臻議員：代理主席，終於到了《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三讀階段。

楊岳橋議員剛才祝賀大主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我看到大主席似乎不太接受這種祝賀，臉色欠佳，我於是想問候問候他，尤其當他連"修改《議事規則》只為加強自己的權力"這句話也說得出口的時候，我認為他狀態之差，真的是跌破底線。大主席的水平不至於如此低，故我真的要問候一下他的健康情況。

我認為，越早完成這次會議或許是好事，因為會議越長，只會將主席更多的濫權紀錄，一個又一個地刻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二讀辯論時，我曾問候陳帆局長的精神健康，而剛開始三讀時，我除了問候大主席之外，我也想問候葉劉淑儀議員，因為她仗義擔任《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還專誠買了燒肉回來，慶祝她功成身退。但是，"識做"的葉太卻遇上"唔識做"的政府，據她所言，政府連向她說聲"多謝"也沒有，我真的不知道政府會否厚此薄彼，反而會認真地向濫權的大主席說句"多謝"呢？

大家也知道，葉太並不是小氣的人，但大家也替她不值，這個政府真的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我想藉此機會跟建制派議員說……

代理主席：邵家臻議員，我提醒你，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你剛才已發言兩分鐘，但主要是評論立法會主席和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你應集中討論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而不是評論其他議員主持會議的風格。如你對他們有任何意見，可在會後與他們溝通。現在請你返回三讀辯論的議題。

邵家臻議員：好的，代理主席，我也希望請你能採用剛才議員發言時所依據的同一套標準。剛才議員指出他們反對《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跟人有關、跟大主席有關、跟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有關，以及跟他們處理議事的風格或管理會議的表現有關，我也想就這方面作少許補充。

我想在政府連"多謝"也沒有跟葉劉淑儀議員說一聲的情況下，提醒各位建制派議員：即使他們努力做一個當權者眼中的乖孩子，也難保不會被用完即棄，最糟糕的是，將來高鐵通車後，不會有人記得他們的功勞，但萬一通車後發生甚麼意外，大家卻會想起他們當天的專橫無理，因為歷史會記下他們為《條例草案》所投下支持的一票。

現在已到了就《條例草案》三讀發言的階段，原本各位議員在二讀辯論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修正案也有權發言的，但濫權的大主席卻"搬龍門"，規定在 36 小時內完成二讀、全體委員會審議和三讀程序，就像是一個 package 般，還怪責我們不夠乖巧，不能好好運用時間。議員本應可就不同部分充分表達意見，但濫權的大主席經常打斷我們的發言，我便是其中一名經常被他打斷發言的議員。我每次發言稍為扯遠一點，他便立刻說我離題。請問我如何能充分利用 36 小時來表達我的意見呢？除了濫權和"搬龍門"之外，我已想不出該如何形容大主席的表現。

代理主席剛才提醒我不要離題，請放心，我接下來會清楚表達對"一地兩檢"安排的意見，因為我要讓這些意見記錄在案，收錄在立法會會議紀錄中。一如朱凱迪議員剛才所言，立法會真的越來越沉淪，在整個過程中，建制派議員從不曾認真辯論，而是以結果壓倒一切，盡量移除所有討論的基礎，以避免深入探究問題，這正是今次《條例草案》二讀和三讀最悲哀的地方。

為何民主派議員這麼憤怒？是因為我們着緊《條例草案》，高鐵有關"一地兩檢"安排的事宜引發 3 屆政府連綿不絕的謊言，由建築成本、車速、便捷度、票價、乘客人數、回本期、出入境執法等全部貨不對辦。鄭汝樺當年低估成本，高估人數；張炳良則只管拖延及迴避處理出入境安排，到了陳帆上任，便圖窮匕見，而特首林鄭月娥還竟然厚顏無耻地表示高鐵得到市民廣泛支持，所以即使這項《條例草案》中有關"一地兩檢"安排的部分可能違憲，亦多數會獲得通過。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嗎？事實是，保皇黨佔據了立法會的大多數議席，這些人追逐着權力的尾巴走，與政府狼狽為奸，不論《條例草案》如何粗疏拙劣，也有這些人幫忙通過。說得粗俗一點，連一度不滿林鄭月娥

當特首的葉劉淑儀議員也願意為她赤膊上陣，撕破臉皮，如此的話，還有甚麼法例會無法通過的呢？

"一地兩檢"安排是一面照妖鏡，讓香港人看到建制權貴的真面目。就連香港大律師公會也挺身而出說了句公道話，挽回市民對它的信心，但特首林鄭月娥的回應卻流於人身攻擊，恐怕她以往曾接受的政務官訓練，早已消磨殆盡。林鄭月娥的確較前任特首梁振英聰明，"派糖"較前任慷慨，並增撥 50 億元作為教育經費，而新引進的老人優惠更是最佳例子，至於重開公民廣場，也反映出林鄭月娥政府力求避免不必要的爭議，以便集中精力執行一個又一個之前一直無法完成的政治任務。

"一地兩檢"安排反映出香港的政治現實。經濟增長不算差，對大陸的依賴越來越高，大陸權貴走資形成的"北水南調"令香港股市及樓市興旺，但普羅大眾未能分享這些繁榮，實際上，貧富越見懸殊，社會上的不滿情緒繼續累積。

一項如此重要，甚至可能違憲的法案，卻竟然連讓每名議員在二讀辯論時發言一次也無法做到，議員排隊輪候也沒有機會發言，可是陳帆一人卻發言長達 30 分鐘之久。政府一直如錄音機般回應議員的提問，完全沒有回答問題。《條例草案》漏洞多不勝數，高鐵問題多多，例如載客量不足、年年超支及虧蝕，更並非如政府所說般的能省時。政府甚至寧願把香港的法治雙手奉上，把香港的土域割讓予中國政府管轄，這是否太離譜了呢？

高鐵聲稱方便快捷，卻原來短途客佔大部分，市民原本可以乘搭直通巴士前往廣東、深圳等地，而不必前往偏遠的西九龍站登車，而且所謂最省時的列車每天亦只有 1 班而已。大家可以想象，假設某巴士公司聲稱開辦一條省時巴士路線，但原來只在早上 6 時開出一班車直抵目的地，而其餘所有班次的車也是"站站停"，並且這條巴士線是會虧蝕的，於是所有乘客均須支付昂貴的車費來補貼因這條巴士線所招致的虧損。港鐵公司作為上市公司，要為高鐵的虧蝕"埋單"，當盈利下降甚至出現虧蝕時，港鐵公司又會如何向小股東交代呢？香港政府"打腫臉充胖子"，為了國家的面子，便要香港人承擔高鐵的虧蝕，香港人是否樂意為高官的失職承擔責任呢？

後殖民學者經常說，曾"被殖民"的人通常不察覺自己仍在"被殖民"，於作出決策的時候會不自覺展現出一種殖民的思維，甚或顯露

潛藏的"奴性"。簡單而言，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實是揮之不去的。

高鐵與"一地兩檢"安排是孿生兒，但十分遺憾，當年的反高鐵行動，沒能令全港市民意識到如此重大的問題，因為當時政府尚未披露具體的安排。我還記得當時有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指反高鐵是妨礙工人謀生，而另一群"離地"的專家也說高鐵甚具效益，這便搞亂了議題本來的核心。鄭汝樺、何鍾泰此等當年有份支持興建高鐵的人早已不知去向，但惡果卻須由全港市民全數承擔。請大家緊記，當正義沒有在當刻實現時，歷史永遠只能在不公平的情況下存在。我此刻真的很想向當年曾努力"拉布"及走出來反高鐵的人士致敬。

"一地兩檢"安排從來不是以理服人，而只如馬時亨所說的"我們告訴你 OK 就可以了"。甚麼"開誠布公"也只是冠冕堂皇的虛情假意，只要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求法治就 OK。可惜，回頭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數算一下舊事，有"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沒有回鄉證的當事人被擄走、"強力部門"可超越法律行事，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橫手段。2013 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至深圳區被捕，判刑 10 年；2013 年，港商潘維曦在香港被綁架至內地，判刑 16 年半；1995 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後被肇慶公安多次押回港取證，最終判處終身監禁；2004 年，內地公安涉嫌在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但最後獲釋放，事件不了了之。

在推銷"一地兩檢"安排時，官員曾多次對比英、法、美、加的情況，但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難以與歐美國家相比較。根據統計世界法治排名的"世界法治項目"，在全球 113 個國家及地區之中，英國的法治排名第十，法國第二十一，美國第十八，加拿大第十二，中國排名八十，香港排名十六。"一地兩檢"安排的必要條件，是相關的司法管轄區的文明程度相若，即如英法相差 11 位、美加相差 6 位，但內地與香港卻相差 64 位，實在難以與美加等國的例子相比。因此，即使美國欲與其他國家作出"一地兩檢"安排，亦不會與古巴一起推行"一地兩檢"，英國亦不會與俄羅斯推行"一地兩檢"，南韓亦不會與北韓推行"一地兩檢".....

(林健鋒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邵家臻議員，請稍停。林健鋒議員，請你先坐下。

邵家臻議員，我第二次提醒你，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你剛才已發言一段時間，但主要論述高鐵及其他背景的事宜。如果你繼續偏離議題，我不會讓你繼續發言。請你集中論述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

邵家臻議員：我反對《條例草案》，原因之一，在於主席的行為，原因之二，關乎有否法理依據。

美加的"一地兩檢"安排，美國在外只能行使拒絕入境權而沒有拘捕權。駐外的美國執法人員如想拘捕疑犯，只會暗中通知美國機場的執法人員在涉事航機抵埗時作出拘捕行動，而不會跨境執法。就高鐵而言，內地司法管轄權的適用範圍不包括路軌及隧道，一旦有內地犯案人士跳軌，那是否由香港執法人員接管呢？倘若某人的財物掉落路軌裏，但遭假冒物主的人認領而引起爭拗，這又應由哪方管轄呢？當列車在香港境外行駛中，如有港人因政治問題被公安找麻煩而立即拉動剎車掣或打破車窗跳車，香港警察會否把該人交給內地公安呢？在月台違法上網(如轉載法輪功的信息)，又會否被內地公安拘捕呢？這些均屬法理問題。

代理主席，"誠信到用時方恨少"，要把人治包裝成法治，我明白特區官員真的不易為，但總不成硬要港人接受吧？中國民運人士陳光誠曾說過："不把民主送過去中國，中國會把獨裁送過來。"在我們未有能力改變中國之前，我們便須反抗中國的人治，制止獨裁的流弊滲入香港，因此，我會反對《條例草案》。

多謝代理主席。

陳志全議員：代理主席，十分不幸，《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已經到了三讀階段，政府、建制派可能會認為大獲全勝，超額完成。有些建制派議員預算需要 4 星期時間；陳帆局長回答記者時也預算需花 3 星期才可完成。現在兩星期便完成了。首次成功爭取在香港引入內地法律，而為了快速通過《條例草案》，整個過程錯漏百出。邵家臻議員很喜歡問候別人，我不知道他是正面的問候或是曲線的問候。他問候主席後便問候陳帆局長。我也想問候一個人，我想問候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在整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裏，包括恢復二讀、全體委員會、三讀過程，她也是"隱形"的。

她在出席了數次法案委員會的會議後，便把剩下的事交給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當然，黃惠沖的回答比鄭若驊更清楚，但我經常說，"做戲要做全套"，今天我們整個過程最大的爭議便是關於《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其他相關條文。究竟《條例草案》有沒有違反這些《基本法》，徹頭徹尾是關於憲政的問題、憲法的問題。

在過去兩天，以及上星期，陳帆局長不論在二讀階段、全體委員會階段也只像是讀稿一樣，朗讀過去我們已聽了很多次的東西，而政府根本沒有心聆聽議員的辯論。我經常說"做戲也要做全套"，政府固然知道最後會勝利、三讀能通過，但儘管政府不發言，好歹也應要讓鄭若驊出席會議。這不是我的個人意見，有建制派議員私下和我說，這是很離譜的事。這項《條例草案》由陳帆局長一人應付，但相關條文卻是由一司兩局負責的，除了運輸及房屋局外，還有保安局和律政司。相關的政策局局長和司長又怎麼知道辯論過程提出的問題，不需要他們作出回應的呢？說到底，就是不想回應。

到了最後三讀的階段，我要向特區政府、建制派及香港人作出最後警告，再過幾個小時，這一條違反《基本法》、違憲的《條例草案》便會在很少反對的票數下獲得通過，因為有 5 位議員已經被趕離場。代理主席，首先我在三讀的發言很清楚，我很有經驗，我的發言內容不會和二讀及全體委員會的發言重複。我在三讀發言應該解釋，為何在二讀和全體委員會通過後，《條例草案》仍然有我反對的地方。除了解釋反對三讀的原因外，《條例草案》在二讀、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的問題仍未解決、未能釋疑，因此我反對《條例草案》的三讀。此外，在二讀和全體委員會階段，存在的程序不公問題亦是我反對三讀的原因。

因此，我會在以下部分解釋為何經過二讀和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我們仍不覺得《條例草案》變得更清晰。政府雖回應了問題，但仍未能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中釋除議員的疑慮，而且更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中違反公義。基於這 3 個原因，我反對三讀。

我必須說清楚，雖然《條例草案》以高票通過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它仍然是違憲的。在三讀後，只要《條例草案》生效，內地法律便可以在特區範圍內的一部分有效，讓內地執法人員在屬於香港特區範圍內的內地口岸區執法。因此，這項《條例草案》顯然違反了《基本法》，尤其第十八條。所以，這是違憲的。我想向大家說一項基本原則：如果經過了二讀和全體委員會，有議員仍然真心相信《條例草案》是違憲的，他便不可以投下贊成票。如果他真心相信《條例草案》

是違憲的也投下贊成票，便是違誓。我不是說你們，因為你們是真心相信《條例草案》沒有違憲，而我們是真心相信《條例草案》是違憲的。所以，如果我們投下贊成票，便是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亦違反了《宣誓及聲明條例》，違反了自己聲稱所擁護的《基本法》。因此，不論投票結果是如何，民意是如何，只要我們是真心相信《條例草案》是違憲的，我們一樣會堅持到底，在三讀階段投下反對票。

此外，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很努力嘗試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作出補救，包括提出修正案，希望修補《條例草案》下不清晰的地方、不足之處。因為我們知道《條例草案》即使我們在三讀投下反對票，也是會通過的。但是，我們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的過程中，並未能處理這些不清晰的地方。例如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加強對在內地口岸工作的香港人的保護，究竟政府有沒有聽到這點。為何這些旨在釐清條文意思，保障港人權益的修正案也全部要反對？別說我仇視內地執法人員那些修正案，即使這些修正案被否決後，放在我們眼前、即將三讀的《條例草案》，仍不能保障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港方人員、仍然存在很多不清晰之處、甚至是前後矛盾。因此，我們絕不能夠支持。

這項《條例草案》甚至不能清楚說明內地口岸人員是否有權進入非內地口岸，內地人員妨礙港方人員執行職務是無須負上刑責的。內地口岸人員因為《條例草案》的漏洞，可以進入非內地口岸區，更可以任意妨礙港方人員執法。因此，放在我們面前的是對港人極度不利的《條例草案》。這也是導致我不能在三讀時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

除了修正案不獲通過，以致《條例草案》仍然千瘡百孔，令我們不能支持三讀外，《條例草案》仍然有很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其實是否不能夠彌補呢？其實政府是可以做些工夫去彌補的，但政府在法案委員會審議之後，沒有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提交任何修正案，以解決我們所指出的問題。這亦是我不能在三讀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這些缺陷包括：《合作安排》內多個詞語含意不清晰，包括附表2多幅圖則內沒有就多個重要位置標示出坐標。政府本來是可以做工夫去補救的。

我們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這些問題，政府不願意從善如流，不提出修正案。例如《合作安排》下維修保養、環境管理的定義，在《條例草案》主體列明列車供應商及信號系統供應商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合約，屬於《合作安排》第七(5)條所述的合約，為香港法律管轄。

政府只要提出修正案，為圖則裏不清晰的地方加上坐標即可。但是即使是這麼簡單的事，在整個審議過程，我意思是從提出《條例草案》到法案委員會審議，到二讀到全體委員會整個過程，政府完全是在"捱時間"，等時辰到，真是"佛系"——不是"佛系"，是"皇系"，皇帝的皇——時辰到，聖旨下，《條例草案》自然會通過，便完成政府的歷史任務。這點亦導致我不能夠在三讀階段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

另一個我反對三讀《條例草案》的原因，是政府沒有誠意解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雖然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很嘈吵，我一邊叫喊，一邊也戴着耳筒聆聽局長的發言。我提出了爭議、提出的憂慮、提出擔心內地執法人員越界，沒有法例規管的問題。然而，局長只是放下 8 個大字——如果真的出現，會跟——"中央跟進，嚴肅處理"。這個就是這個政府要通過《條例草案》的態度。

另一個不能夠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釋疑的疑問，就是內地法律的定義。現時政府不能夠解釋，亦不肯明確承諾，內地法律是否只包括明文法規。政府官員只不斷強調，市民進入內地口岸便要遵守內地法律。但是，從來沒有回答我們，對於內地執法人員凌駕明文法規的行為，是否屬於內地法律？如果內地執法人員作出凌駕明文法規的指令，香港市民是否應該遵從呢？政府逃避回答我們這些問題。原因是甚麼？北京政府是否已經指示香港政府絕對不能承諾，內地執法人員在執法時是不會有偏差的；更不能夠，亦無權建議香港人在內地口岸區不要遵從內地執法人員不合法的指示？因此，內地執法人員無論如何都是對的。內地執法人員要市民執行的指令是否一定不會錯？

事實上，今天政府的回覆亦顯示了政府日後，在真的發生我們所說的問題時會如何處理。它也是那 8 個字：中央跟進，嚴肅處理。大家不妨進行一項民調，看看市民是否相信這 8 個字：中央跟進，嚴肅處理？《條例草案》的整個審議過程都是不公義的，是草草通過的。在早前的法案委員會，我當然責怪葉劉淑儀議員限制議員的提問時間，但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今次在二讀辯論，有議員一次也不能發言。全體委員會的發言時間本來是 22 小時，現時計出 10 小時也不夠。這真的是創下最壞的先例。

由於所有階段都要限時完成，結果政府在過程中毫無誠意去清楚解答議員的問題，也無意釋除我們的疑慮。立法會的功能本應是制定法例，議員應該要就政策辯論，而訂定法例的過程亦應該包括議員檢視法案的問題，議員和官員共同改良法案，是使之更為完善。這是我們過去的立法會二讀、全體委員會的目的，但今次審議《條例草案》時，大家發覺完全不是這回事。因為我們沒有辯論的機會，我和建制

派的辯論機會都沒有。我僅發言兩次，只解釋了我一項修正案內的兩點。由此可見，這個過程有多粗疏。

我要送 6 個字給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我真係恭喜你(李嘉欣所說的那句)。今天他們煉成了兩把絕世殺人武器，一把刀和一把劍。這把劍叫作"三步走"：《合作安排》、人大決定、本地立法，以後做任何事都可以用這把劍。另一把就是刀，這把刀是主席用的，就是審議法案期間限時辯論，甚至在二讀也限時，以後你們"贏晒"，天下無敵。

當天陳淑莊議員說"一地兩檢"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更兇惡、更兇險。我當時也不太同意，但到了今時今日，我非常同意。因為第二十三條只是一條"惡法"，但今次"一地兩檢"煉成這兩把殺人不見血的兇器。這個"三步走"及主席任意限時表決，是可以無往而不利，殺了所有香港人也可以。(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你的發言時限已到。

陳淑莊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或許公眾不把法治當作一回事，但法治猶如空氣中的氧氣，我們不覺得它的存在，一旦失去，就在失去的那一刻，我們已經不能夠生存，這句話並非我所說或我所寫的，而是吳靄儀寫的。

去年年底，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決定》，完成了"三步走"的第二步，接着香港大律師公會就"一地兩檢"公布第一份立場書，其後吳靄儀撰寫了一篇文章並刊登於《明報》，這篇文章的題目為"終於走到袁國強也吃不消的'一言九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閱讀了這篇文章，我當天起床，便看到這篇文章，看畢這篇文章，我已無法言語，接着分享了這篇文章。

我想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最後一段，那段談到作為法律從業員應如何看待法治，如何看待法治被一片、一片地撕開、被傷害，看着法治在市民的手中被搶走。法治本應是最卑微的一件事，當然法治需要很多市民一起保護才能存在，但同時，法治也在保護所有市民、地方和制度。法治不會分階級、種族、性別和背景。從地域而言，法治也不會理會那是小國，還是大國，抑或是城市，還是鄉村。

無論政府或法定機構均有制度，包括立法會本來也有制度，有法可依，但為甚麼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時候，卻會淪落至這種地步？我認為整個審議過程最令人失望的地方，是看到法治、"一國兩制"、《基本法》由大家一起創造、守護，及至現在被摧殘；另一個令人感到可惜的地方，是立法會失去了文明。文明其實不應是困難的事，我相信文明與讀書無關，但不知為何，當我們審議《條例草案》時，卻看到文明慢慢離我們而去。

今天我的發言是想清楚表達，我不會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當然，我個人認為連主席也不太尊重《條例草案》三讀，因為在三讀前，程序上有二讀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但主席可以在如此混亂的情況下，任由陳帆局長將麥克風緊貼嘴前，一口氣地不停發言，根本完全不理會曾經發言的議員是否聽得到，究竟大家是否真的有互相交流呢？

陳帆局長可能仍記得，我同樣有配戴耳機，希望盡量聆聽局長的發言，並爭取機會回應他的發言，但很可惜，我沒有這個機會，希望往後仍有機會。因為即使今天《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很明顯，《條例草案》會毫不意外地以大多數三讀通過——但今天我們審議《條例草案》後，接下來仍要進行很多工作，這也是我不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的眾多原因之一。例如陳帆局長在過去兩次的會議上，仍無法提供很多資料，仍然採取"拖字訣"。當然大家可能認為政府尚未計算到有關數字，但代理主席，政府在 10 年前已曾計算這些數字，為甚麼今天反而無法計算到呢？我們實在無法理解。

究竟局長和建制派有多想與大家溝通呢？到了最後，他們索性跟大家說，不要談法律的事，我跟你的看法是無法一致的，有甚麼在法庭上見吧。其實，回看整個過程，由政府說申領撥款興建高鐵開始，整件事一直衝着香港的法治而來。當然，我在迎接"一地兩檢"這件事之前，亦曾做有關深圳灣口岸區的功課，並翻看很多人的發言。到了今天，直到現在這一刻，如果這件事不是衝着法治而來，不是想整頓法治、整頓法庭、整頓香港的司法制度的話，有甚麼理由要這麼急於處理，甚至閉上眼睛違反憲法也要處理這件事？

代理主席，你認為香港大律師公會會為了的士加價、巴士加價而發言嗎？或為了上次巴士意外而發出立場書？香港大律師公會為甚麼要就高鐵"一地兩檢"的安排而發出立場書呢？就是要告訴大

家，"一地兩檢"並不是簡單的交通問題，也是法律問題、法治問題、憲法問題。我們看着法治被一片、一片地剝下，已變得血肉模糊了，難道還不發聲嗎？

我一直等政府交代更多資料，但我等到的交代，只是去年 12 月 22 日，張曉明為政府所作的一點熱身。他說出了大概的方向、如何釋法、釋法的內容為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又為何；接着在 12 月 27 日，李飛一次過作交代。這樣還需要釋法嗎？我已說了，他們早已釋法，甚麼"三步走"都只是裝飾而已。你也看過那些資料，首兩頁是有關他們所述的理由，真的非常詳盡和仔細，一切都已經說好了。

當然，代理主席，如果《條例草案》通過後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又或現時那宗上訴案件有甚麼新進展，屆時釋法又可以順勢而行了。一次又一次釋法，對香港整個司法制度和司法獨立的傷害，已可說是一次較一次深。

屆時的釋法可能會繼續參考之前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釋法的做法。身為法律從業員，當你看到有關宣誓案作出的那種釋法，可以說是開創先河，好像主席梁君彥議員處理會議一樣。本來釋法是要解釋《基本法》的一項條文，但有關宣誓案的釋法不但一併解釋香港的《宣誓及聲明條例》，更一併處理大家有否資格參選。代理主席，這種也是"三步走"，真的很厲害……

代理主席：陳議員，我提醒你，你現在的發言內容已在二讀辯論及全委會審議時提述，請你精簡發言。

陳淑莊議員：沒有，沒有，我真的沒有，可能你記錯了。我現在說我為何反對，在二讀甚至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也是針對我的修正案發言，以及我如何看待失效條款，希望你可以確認一下。我本來想花多些時間說說第 8 條，不過，我花了較多時間談論第 7 條，因為我直接向陳帆局長指出我刪去第 7 條那部分的內容。

即使我們今天三讀通過《條例草案》，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當中包括請政府和港鐵公司首先解決自身的問題。高鐵能否如期通車，局長也未必能夠確定，還有《星島日報》今天的報道，他也不敢確定，而且我們亦看見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繼續出現。究竟將來會如

何呢？代理主席，我不想重複我之前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說過的內容，但因為我的修正案被否決，意味着將來如果出現問題，我們便要根據香港法例第 86 章成立調查委員會。例如申請或發出的逮捕令甚至是檢取令皆不會在內地口岸區生效，我相信他也心知肚明，屆時他在某程度上已經脫險了。但是，如果內地口岸區是包括列車，但不包括隧道的話，日後隧道有任何三長兩短，我們尚可成立調查委員會，了解隧道出現甚麼狀況。

代理主席，今天會議來到這個時候，"一地兩檢"似乎一定會通過。但是，在落實時是否好像通過《條例草案》來得那麼順利，我真的抱有很大疑問。對我而言，過去多個日子，我亦不覺得政府有充分解釋違反憲法的情況，到頭來只是告訴大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至高無上的。究竟是否這樣呢？其實政府就修正案的很多事情也未有交代清楚，當然，我不會就修正案發言，因為辯論在 10 小時後便遭腰斬。

但是，我也提醒局長，即使在香港駐軍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駐軍法》")規管，也有香港的法庭處理不同的情況。但是，現時這些內地執法人員有哪幾種，我們沒有決定權；內地如何管制他們，我們又不知道，究竟日後會出現甚麼情況？你說他們肯定不會離開內地口岸區，那麼按照你的說法，駐軍按道理也不會違犯香港法例，何須訂定《駐軍法》呢？你何不刪減那一段法例？我不知道你看過那段法例沒有，但經常用這種邏輯說不會有事，是行不通的，因為《駐軍法》也提到，如果他們犯事會如何處理。所以，我們說的其實合情合理，也合符邏輯。不過，因為所有修正案也被否決，我當然不會支持三讀。

最後，我其實不甚認識陳帆局長，我記得 11 月時，坐在我對面的還是前任司長袁國強，是否連袁國強司長也吃不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沒有約束力的議案尚未通過，當上一屆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帶同委員到北京訪問時，他質疑袁國強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能否充分解釋"一地兩檢"，當天袁國強仍然在任，而今天鄭若驊自己的案件也不知道完成了沒有，當然，她的解釋亦含糊不清，但我不見得其表現較你差，所以我也希望陳帆局長好自為之。今天《條例草案》即使三讀通過，這條高鐵也會被全香港人金睛火眼地監察着，無論支持與否，只要你稍一不慎，便會烏紗不保。

我謹此陳辭。

易志明議員：代理主席，《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今天已到尾聲。自從今年 1 月 31 日，進行首讀及二讀後，《條例草案》經過 3 個月的法案委員會審議，以及這兩個星期恢復二讀及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現在已到了最後的三讀階段。我發言代表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三讀，並且通過。

綜觀世界，各地均積極發展高速鐵路，可見是大勢所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則，高速鐵路是高運載量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二則，它屬於環保交通系統，不是燃油車輛，有助避免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 2016 年公布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已經將 2008 年的"四縱四橫"擴展至"八縱八橫"的高速鐵路主通道；預計到 2025 年，中國高速鐵路系統網絡將長達 38 000 公里，是世界之最。為把握高速鐵路帶來的商機，自由黨支持香港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香港段，連接內地的超級高速鐵路網絡，以促進香港未來的發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事實上，在開通後，高鐵香港段將把香港連接至華南區域，以至全國鐵路網絡，屆時香港往來內地主要城市的交通時間，將會大幅縮短，日後由香港到廣州、上海和北京的時間，將會縮短一半至七成，有利加強中港兩地經濟商貿及社會各個範疇的聯繫，鞏固香港作為中國南大門的策略性地位。

去年自由黨進行隨機電話訪問，成功訪問 1 200 多位受訪者。當中接近七成認為"一地兩檢"的安排，對體現高鐵的效率最為重要。有超過六成受訪者贊同高鐵香港段採用深圳灣"一地兩檢"的模式，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的出入境、清關、檢疫及刑事執法等相關法規。而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舉行了兩次公聽會，出席的個人和團體代表約共 200 多人，他們絕大部分認同高鐵對香港重要，以及會為香港帶來裨益。而社會主流意見亦支持高鐵實行"一地兩檢"。

上月我有機會使用深圳灣口岸，這個口岸採用了"一地兩檢"的安排，相對其他"兩地兩檢"的口岸，無疑較為便捷。作為過境旅客，"一地兩檢"安排是較為理想的。現時高鐵西九龍總站與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主要分別是，前者在香港境內執行，後者則在內地境內執行。

就在西九龍總站內建設內地口岸區以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內地境內執行的權限範圍已清楚註明在法例上，相信能夠幫助釋除社會上的疑慮；何況，香港的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高鐵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市民仍然可以自由選擇其他跨境交通工具。

但是，不支持"一地兩檢"的人士作出了種種恐嚇市民的言論，提出例如"割地兩檢"、"隨意門"、"忽然失蹤"等說法，又或指"一地兩檢"令《基本法》失效，甚至牽扯到銅鑼灣書店事件等。自由黨認為這些都是欠缺事實根據的猜測，是不負責的言論。而事實上，縱使有這些恐嚇言論，普羅市民仍不為所動，由始至終支持高鐵盡快落實"一地兩檢"。

主席，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香港應該把握機會。而高鐵香港段連接長達 3 萬多公里的中國高速鐵路系統網絡，將有助加強香港與珠三角地區，以至中國大陸其他主要城市之間的交通連接，大大縮短香港與內地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透過連起內地的龐大人流，把"餅"造大，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產業：旅遊業、金融服務、貿易物流和專業服務均會受惠，並得以持續發展。

之前邵家臻議員指出，自由黨榮譽主席劉健儀曾是《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當時支持有關法例設立年期限制。

主席，劉健儀的確是相關法案委員會成員。但是，法案委員會報告沒有邵家臻議員所言的紀錄。但即使如此，正如邵家臻議員所說，深圳灣港方口岸區租約年期已定，為避免出現不續約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先自定法例生效限期，早日準備，以免尷尬，是一個審慎的技術考慮。

但是，現時在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的情況並非如此。按《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如果香港市民最終要求取消"一地兩檢"，技術安排將按《合作安排》第十六條進行修改，之後經本地立法配合。所以，請邵家臻議員放心。

自由黨重申，如果"一地兩檢"違憲的話，正確做法是透過司法覆核處理，而並非設立日落條款。

主席，沒有法律是永恆不變的，立法會天天在修改法律。關於"一地兩檢"的便民安排，香港並非首創。美加航空預檢安排、英法 Eurostar

高鐵、英倫海峽兩岸渡輪的互派執法人員安排等便民措施，雙方合作協議均採取不設合作期限、單方面可以提前通知終止合作的方式進行，沒有日落條款，香港無需別樹一幟。

值得一提的是，當天人大常委會審議深圳灣"一地兩檢"安排的時候，部分內地委員也反應強烈，質問為何要額外租地予香港特區，又指深圳有別於香港特區，沒有自主權，要求按國家土地租賃期限來處理。這是深圳灣港方口岸區期限的由來。所以，如果下一次邵家臻議員想引用其他人的言論支持自己的論述的話，請多做一點功課，以免出錯。

主席，自由黨期望高鐵能夠按計劃在 9 月通車，落實"一地兩檢"安排，並支持《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謹此陳辭。

毛孟靜議員(譯文)：我們要面對的是甚麼？比小說更不可思議。歸根究底是林鄭月娥政府過分熱衷於向北京叩頭。同樣不可思議的是，自由黨的發言人至今仍然以"一地兩檢"與美、加兩國的安排又或英、法兩國的安排比較。從哪時起美國或加拿大國防人員可以在對方國土上執法？或從哪時起法國軍事人員可以進入英國國土執法？簡直是荒謬。

我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該《條例草案》由姓陳的那位政府官員負責。這當然不是我提出反對的主要原因。但我無法理解他為何常常顯得這樣自滿。他自以為是，洋洋自得的對傳媒說話，好像自己是老闆似的、進入立法關機就像進入自己地方一樣。他自負自滿，一副雄辯滔滔演說家的樣子，但一說起話來卻全走樣了，幾乎只懂對稿照讀，長篇大論。他只是執行政府委派下來的任務，硬銷"一地兩檢"勢在必行，否則香港將會沉淪，永無翻身之日，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正如我剛才所說，發言的人其實並不是他。他只是被人操縱的扯線傀儡，是背後主人以腹語透過他把話說出來。

這個低劣的"一地兩檢"安排是政府精心計算的，當然亦得到立法會全力配合，這方面你功不可沒。該《條例草案》損害香港每一個環節，我根本沒可能同意通過。當然，政府又一次自覺手段高明，現在又再以心計嘗試取得立法會的信任，以通過《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有違《基本法》，違反了香港小憲法的多項條文，所以是違憲的。但是，政府說沒關係，要緊的是方便、是眼前利益。我們只要把問題克服過來，通過《條例草案》，然後把一切忘記便可。市民的記憶都是短暫的，不是嗎？

行政立法機關正合謀損害香港利益，這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對不起，我必須反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若獲得通過，實際上是判處香港死刑，或可緩期 10 年執行。《條例草案》最少損害香港經濟、法治和文化三大方面的利益，損及大家對經濟和法治的信心及香港的形象。香港是一個整體，怎可以無端提出法例，然後向外宣布有關法例切實可行，是可行的，北京說可以就是可以？

我不僅以挑剔、批評或反對林鄭月娥政府的市民或議員身份發言，我亦以一名頭腦清醒香港人的身份就《條例草案》發言。我曾抱有一線希望，妄想政府會讓步，或至少提出一些修訂，對《條例草案》稍作改善。然而，政府卻異常堅定固執，堅持己見，輕描淡寫告訴我們，鐵路已建成，現在要通車了。該鐵路可是由北京供應的。

在經濟上，香港曾是中國龐大市場的跳板，而且表現非常出色。香港一直擔當這樣的角色；或者說過往一段時間曾擔當這樣的角色；或許是否應該說已成過去？香港過往憑藉自己實力發展為金融中心，表現超卓。曾幾何時，香港一度與倫敦、巴黎、紐約及東京這些城市看齊。但現在，香港不知何故只成為中國末端的一個城市，在地圖上南中國的一小點，毫不顯眼。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根據《條例草案》，這個香港政府在北京慫恿或許可下，不明所以的要提出一項新法例，表示香港部分地方不再視為香港的地方，而是屬於香港範圍以外的地方。因此，內地公安武警可以在該處執法，即使所有法例均訂明不可這樣做，《基本法》訂明不可這樣做亦然。你認為國際投資者會受騙嗎？你認為國際企業家不了解這樣的把戲，不明白你們可以對法律為所欲為嗎？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須遵守多項協定，包括開放市場的時間表、打擊貪腐、建立透明體制，諸如此類。但更重要的是，中國須秉持法治。中國秉持法治？在開玩笑嗎？應該是依法辦事吧。但香港是不一樣的。雖然中國已在多方面開放市場，但很多人仍然.....外國投資者仍然選擇先在香港設立總部，因為在香港至少可受到若干法律保障。然而，"一地兩檢"是怎麼回事？非常奇怪的安排。他們會不擔心嗎？一些外國投資者告訴我，他們非常擔心。

內地執法人員可以在香港執法，北京和香港政府表示可以便可以，立法會基本上無任何發言權。立法會只能同意有關安排。法治是抗衡不公平的有力武器，當法治受影響，大家會擔心，擔心在中國做生意。這對香港是好事嗎？我不知道我們可繼續……

主席：毛孟靜議員，我提醒你，你的發言已偏離三讀辯論的範圍，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毛孟靜議員(譯文)：……我會返回辯論的議題。我一直在講述反對《條例草案》的原因。我懷疑你是否在聽。沒有在聽也不要緊。我正要談談《條例草案》涉及的法律事宜。我要說法治的問題。

曾幾何時，法治是香港最優秀的地方，在亞洲鄰近地方更為耀眼奪目。但現時我們又再次自我矮化、自我閹割，成為中國篇的續篇。我相信很多人曾聽說，就香港的司法制度而言，案件如涉及政治審判，提出上訴根本毫無意義，因為香港上訴法庭只會說“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所以最低限度也要上訴至終審法院。這是非常不幸。當我們談及法治，我們不只是談及法律界的人士……

主席：毛孟靜議員，我已提醒你不要離題。如你仍不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請繼續發言。

毛孟靜議員(譯文)：……好的。我基於多個原因反對《條例草案》，上述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我不明白你為何總認為我離題。為何離題？我現在告訴你：我將投票反對《條例草案》。在文化方面的影響——你會說“這有何關係？”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月台上的高壓電警告只有簡體字版本，因為港鐵公司相信香港人不會這樣冒險，但內地旅客卻難以令人信任，諸如此類。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內地人員在現今宣稱不再是香港範圍的香港土地上行使其權力。

這是“一國”先於“兩制”。令人關注的是，你正要在全港宣揚“一國”為先的思維。我相信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亦是我反對《條例草案》的另一個原因。你明白嗎？你再看看那位官員怎樣說，他假設是負責這項荒唐可笑、荒謬絕倫的《條例草案》的，他說這條高速鐵路有助香港發展樞紐點。樞紐、三百六十度，但這條高速鐵路只往

北方走，它只往北行。醒來吧！你利用這些愚蠢的政治修辭試圖欺騙香港人。對政府來說，我們的原則全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可以置之不理。只要我們有快速方便的鐵路，怎麼都可以忘記。不可以！我們不是這類人，我們堅守原則。我們在散布恐懼，擾亂民心嗎？我們不是，時間會證明一切。上蒼清楚知道。上蒼永遠清楚知道。我們會時刻監察這條可耻的鐵路。

范國威議員：我代表新民主同盟發言，反對"割地兩檢"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

高鐵和"割地兩檢"，是纏繞了香港人整整 10 年的噩夢。十年來，無數香港人因高鐵而受害，因高鐵而憤怒，因高鐵而失望。受害的，是因為工程而遭毀家滅村的菜園村村民。即使被人以暴力收地，他們仍堅持不遷不拆，最終過萬名香港人在舊立法會大樓外參加反高鐵、守護菜園村的集會，圍繞舊立法會大樓苦行。很多"80 後"示威者面對着警察的胡椒噴霧，仍堅守在舊立法會大樓外。在 2010 年，村民曾以為只要他們團結一心，便可令政府改變初衷，但政府卻不為所動。

之後，高鐵工程因為政府急於提交撥款申請，前期工程馬虎，出現超支及延誤，而政府卻與港鐵公司聯手隱瞞，直至傳媒在 2014 年"踢爆"事件後，他們才被迫公開情況，但仍是前言不對後語，以一個又一個謊言來欺騙香港人。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超支及延誤的原因，但被多位在席的保皇黨議員否決，而由政府成立的三人專家小組，亦迴避責任誰屬的問題。超支及延誤的成因至今仍疑點重重。無論是政府或港鐵公司，無人需要問責，而受害的是香港的納稅人。

在 2016 年，議員與市民團結一致，嘗試阻止立法會通過就高鐵超支及延誤作出撥款，但政府卻沒有理會程序，透過操控議程，把撥款申請繞過工務小組委員會，插隊提交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當時的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和代理主席，民建聯的陳鑑林，阻止議員提問或提出動議，以配合政府粗暴通過 200 多億元的超支撥款。前議員陳鑑林當時說自己手執《議事規則》便可以很離譜。

今晚，還有數小時，由建制派、保皇黨透過制度暴力來把持的立法會，將會通過這項"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造成自 1997 年來最大的傷害，亦為反高鐵抗爭帶來最壞的結局。2018 年，香港人感到失望，部分人甚至感到麻木，好像被專權

的政府打壓得毫無還擊之力。我想指出為何我要反對三讀這項"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那是因為在整個審議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回應議員的多項質詢，包括政府至今仍未能清楚解釋"割地兩檢"如何符合《基本法》。

現任律政司司長沒有出席當時的會議，政府最後只能不斷搬出"人大決定"這說法來一錘定音，就像馬時亨般，把《基本法》變成"人大告訴你 OK，那便 OK"，成為統治的工具。《條例草案》只是完全依賴人大的決定，政府從來沒有公布《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中的細節，更遑論公開諮詢香港人以制訂其內容。就連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都被政府、主席認為是違反《合作安排》，因而不被接納，那根本就是為了廢除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審議法例的權力。

"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本地立法——將會變成香港法治倒退的一步。所以，香港人感到憤怒，亦感到失望。其實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成立開始，立法會過去一直賴以運作的種種規則，其實已蕩然無存。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草率、粗暴地審議《條例草案》，而為了滿足北京的要求，更不惜把主席的權力用到極致，濫用到極致。她不許議員和官員以一問一答的形式進行質詢環節，把審議時間縮短至每人一分鐘，對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又不加理會，更阻止議員提問，完成審議條文後，竟可跳過附表，直接進入審議修正案階段。這完全違反主席手冊中，有關審議法案的規則。葉劉淑儀議員最後更要求議員就修正案逐項直接按鈕投票，以光速進行表決，平均用 10 秒便就一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完成表決，這是不合理的行為。說得難聽一點，這根本是無賴行為。如果一名議員連《基本法》也能破壞，覺得"割地兩檢"有無數不能解開的謎團，但仍可視而不見，他們又怎會把立法會規則和主席手冊中審議法案的規則看在眼內？他們根本就當作看不見。

到了提交立法會會議的審議階段，我和其他民主派議員為了令"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損害減至最低——我多次強調那是嘗試力挽狂瀾——提出不同的修正案，希望可藉着這些修正案，改善《合作安排》中的不足之處。但是，將"裁決不容質疑"掛在唇邊的主席閣下，你為了所謂的死線，便任意把我們提出的 75 項修正案，裁減至 24 項，更引入限制辯論時數，把整個審議的限時設定為 36 小時，然後再任意劃線。明明有 11 位議員在二讀階段按鈕要求發言——主席，他們已按鈕——但還未發言，主席你

便要粗暴表決二讀。議員提出規程問題，你便把他們趕走。大會和全體委員會明明是兩個會議，你自己不知道，卻拒絕聆聽，又禁止議員返回會議廳，但他們被逐後是有權回來發言的。全體委員會的主席最初明明說有 22 小時的審議時間，最後卻連 10 小時也沒有，突然劃線，說劃就劃，說改就改。全體委員會階段明明容許我們無限次發言……

主席：范國威議員，你已偏離議題，請返回這項三讀辯論的議題。

范國威議員：好的，我返回正題，繼續批評你。

主席，我被你剝奪了發言權。現在是三讀階段，我要把話說得很清楚，立此存照，說明為何要反對三讀，原因包括在審議的過程中並不符合程序公義，主席多次濫權，剝奪我們的發言權，把龍門搬完再搬，改完再改。你不許人開會，不按規則作裁決，不批出時間讓人審議，不處理規程問題。作為立法會主席，你立下了濫權的極壞先例。

政府由提出在高鐵香港段實施"割地兩檢"至今，我相信關注這項議題，關注高鐵和"割地兩檢"的香港人均會跟我一樣，就是感到擔憂、憤怒、無奈。擔憂是因為一旦通過如此差勁、不完善和破壞"一國兩制"的法例，《基本法》便會變成有名無實，成為由人大任意解釋和操縱的工具。《基本法》在我們香港人眼中，是保障"一國兩制"的重要根基，它清楚說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行使自己的法律，大陸的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兩地法律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這是很重要的精神。但是，"割地兩檢"的方案卻硬要在香港境內劃出地方，割讓給大陸，名為租借，實為割讓，全面實施大陸的法律，而且是大陸所有法律。開了這個先例後，大陸以後便可用同樣的理由重施故技。政府從沒有就這件事作出適當的措施，保障香港未來的"高度自治"。我作為代議士、議員，負責監察政府的施政，如果看到法律漏洞如此大的條例也可提交立法會審議，那怎會不感擔憂呢？

建制派議員和政府只是不斷重複說"一地兩檢"具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快和方便。但其實方便快捷在他們眼中較法治更為重要，即使違法、違憲，還是以方便為上，這就是他們心中和口中的說法。《條例草案》獲建制派、保皇黨保駕護航，香港即將便要接受萬一有香港人在西九龍總站內的大陸口岸區被捕，香港的法院和政府部門都完全

沒有司法管轄權插手處理的情況。人大的決定變相是凌駕於整份《基本法》，可以為所欲為。香港人眼看破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割地兩檢"條例草案即將通過，又怎會不感憤怒？

香港人亦感到無奈。為甚麼感到無奈？因為他們知道無論民主派議員指出《條例草案》有多少漏洞，斟酌當中細節，希望盡力堵塞條例中的漏洞，改善、完善條例，令其符合《基本法》者都好，他們還是看到這個議會的規則被破壞，主席只懂指示、解釋，但合理的解釋欠奉，只會粗暴地審議、表決和用硬來的方式，為的是配合政府早已劃出的死線。香港人看着立法會上演一幕又一幕的荒誕劇。

我們覺得擔憂、憤怒和無奈，因為我們非常在乎，而不像一些建制派議員，仍然"嬉皮笑面"地在議會內開 Facebook(臉書)、做直播和扮鬼臉。在這次審議"割地兩檢"的方案時，我們嘗試在每個骨節眼上把關，嚴肅審議，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擔憂的事情不要在將來一一發生。我們要盡言責，要認清事實，甚至提出應對的方法，提出替代方案，那就是"'一地兩檢'在福田"。但是，政府置若罔聞，政府只任由人大批准的《合作安排》一錘定音，強行通過《條例草案》，下次我們便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以類似的方法再次一錘定音。

主席，我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在此宣誓就任時，每一位在席的議員在宣誓就任時，都承諾自己定當擁護《基本法》，盡忠職守。但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今天卻要通過一項違反《基本法》的方案，把香港人珍之重之的"一國兩制"親手葬送，做幫兇。所以，我要提醒香港人，今天通過的"割地兩檢"，是專制時代來臨的開端，我們還要面對未來《國歌法》和第二十三條的威脅。我們今晚可能會輸，但我們不會認輸，更不會認命。我們要說真話，挺起胸膛，反對這項破壞《基本法》的"割地兩檢"方案。

濫權無度的主席，我謹此陳辭，並代表新民主同盟反對三讀。

黃碧雲議員：主席，我發言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

在較早前的發言中，有人質疑民主黨也舉辦高鐵團，而親建制派的報章也說，如果民主黨愛國愛港，為何要反對高鐵呢？他們很明顯

跟蔣麗芸議員一樣不明白。其實，真正愛國愛港的議員應該看得到《條例草案》為何如此具爭議性，這是因為它違反《基本法》，將西九龍總站地下從香港的管轄範圍抽走，明明位處西九龍，卻把它說成是內地。如果要向小學生解釋，他們不會明白，大學生也不會明白，明明地理上屬於香港，為何會說那裏是內地呢？是否說那裏是內地，該處便是內地呢？

現在好像變魔法一樣，透過《條例草案》就可以將一個地方變走，明明地址和地理上是香港的西九龍，卻可以把它說成是大陸地區，實行內地法律。這個變魔術的《條例草案》還要迅速地、在數個月之間便在立法會內通過，讓內地法律可在那裏實施；讓內地官員可被派駐到西九龍站第二層、第三層和第四層，甚至是列車上；將原本屬於香港的地方，變成內地口岸區；將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跟內地之間的這條原本很清晰的地理界線、管治範圍和司法界線全部顛覆，令界線變得含糊。在香港這個西九龍站內，強行用法律的方式變魔法，說它是內地，然後大家說那裏是內地，所以實施內地法律。其實，這件事真是十分匪夷所思的。

《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在香港不會實施內地法律，除了附件三所列的法律外，不會將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實施。但是，我相信就這項《條例草案》，今晚大家也會不擇手段地讓它獲得通過，在它通過之後，其實是把內地法律引入香港，為內地法律、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打開了一扇門，這才是所有應該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需要群起反對的，為甚麼呢？如果大家真正相信《基本法》、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一國兩制"，我們不可能隨便打開這道門，隨便將內地那一套制度跟香港這套制度，以及將內地界線和香港界線含糊化，或將香港的界線收縮。不過很可惜，今天在座很多說自己愛國愛港的人，基本上樂於變魔法，樂於假裝看不到這項《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阿爺"說這樣做沒有問題，沒有違反《基本法》，他們便說原來這樣做沒有違反《基本法》，大家便十分放心，他們稍後並會按下支持《條例草案》的按鈕。

但是，稍為清醒的人也會明白這樣做，香港將不再是香港，西九龍將不再是西九龍，香港即將會在我們原來的範圍內引入內地法律，這是最令我們不安的一件事。當《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後，其實還有很多手尾，沒有人會知道將來是否還有下一次，局長能否保證不會再有下一次？在香港的範圍，不論是西九龍、東九龍、新界東、新界西或港島，會否在別的名目下，又再被挖走一些範圍，然後又引入內地法律？然後跟大家說，只要大家不前往那個地方便沒有問題……

主席：黃碧雲議員，請返回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

黃碧雲議員：主席，我一直沒有偏離議題。

主席：你已離題太遠，請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黃碧雲議員：會離開多遠呢？來來去去也是討論我們為何不支持《條例草案》三讀，就是因為《條例草案》將香港的法律界線和管治界線全部顛覆。

主席，做了一次，會否再有下次？我想局長無法擔保，雖然他叫大家對政府有信心，對特區政府有信心，對中央政府有信心，真的是講求一個"信"字。很多市民也擔心，政府這次這樣做，下次也會這樣做。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國兩制"很快便會完結。其實，在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後，香港已經改變。

西九龍是我所屬的選區，現在很明顯在選舉的時候，有一些地區我是不能進入的，我不可以在內地口岸區宣傳，對不對？因為那裏已經不是香港。但是，建制派是否可以前往那裏，我們曾就這個問題在法案委員會裏進行辯論，不過，我們沒有答案。

主席，我重申，民主黨反對這項《條例草案》，是因為我們堅持要維護真正的"一國兩制"，我們不容許隨便打開後門，引入內地法律，不可以隨便將香港割去一部分。那裏明明是香港，卻被說成是大陸，這是一個掩眼法，這個魔法令我們的"一國兩制"原則變質、變形，令香港不再是香港，這是我們最大的憂慮。我不知道誰可以向我們承諾，這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我想請問局長，誰可以作出這個承諾？希望你可以回答，這件事不會再發生，香港的界線不會再收縮，不會再找一個地方，然後隨便告訴我們，這裏是內地，不是香港。我們很難過，因為香港將不再是香港。

主席，我已向你表示過我的抗議，現在三讀的時候，我要再說一次，今次就《條例草案》的整個審議過程，以及你主持這兩星期的會議，是程序不公義。在二讀辯論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明明有 10 多

名議員按掣輪候發言，但全部不准發言，辯論被腰斬。主席，你這樣做是違憲，你無權剝奪議員發言的權利，他們連一次發言的權利也沒有，你便趕他們出會議廳。

主席的權力不可以濫用，不是無限擴大。所以，對於你這種主持會議的方式，剝奪議員的發言權，民主黨作出嚴正抗議，這個程序不公義，將會記錄在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裏。我們從來沒有試過在審議一項法案的時候，在二讀階段仍然有議員想發言的時候，會被你用一些生硬的時間指標，強行不讓議員發言。你現在連"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也不問，便表示時間已到，然後請局長發言，令正在輪候的議員不能發言。你定出的這 36 小時硬指標，亦沒有實質理據可以說服到議員。

這個年度的會期還有 4 次，為何一定只能有 36 小時的辯論時間呢？你說根據過往的估計，認為已經足夠。但是，主席，你估算錯誤。你估計錯誤，因為你表示時間已到時候，還有 10 多名議員正輪候發言，但你表示他們不能發言。

實際上，你慢慢變成一名暴君，在通過這項《條例草案》的時候，我們看到主席這樣濫權，立法會已經淪陷，的確令人非常傷心難過。

主席，我發言反對《條例草案》三讀。

陸頌雄議員：主席，此時此刻，不禁令我回想起 2010 年於舊立法會大樓，我們一群朋友，包括當年是議員或尚未出任議員的建制派同事及一群民間朋友，支持盡快興建高鐵。我們通過撥款後，經歷了很多困難，高鐵終於竣工，現在只差"一地兩檢"，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老實說，主席，反對派一開始已反對興建高鐵，他們把高鐵妖魔化和政治化，可說是有一種 ABC(Anything but China)——逢中必反的心態。但凡與內地有緊密關係的事情，也會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也許他們覺得香港市民與內地的距離越遠，他們的發展便會越好。當然，這並不符合大多數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能有快捷、通達性高和方便的鐵路交通往返內地，特別是中國高鐵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鐵路，現已長達兩萬公里，將來會由四縱四橫發展至八縱八橫，可見前景非常光明。

說回"一地兩檢"，其實民意很清楚，所有民意調查均支持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效率不容置疑。無論從經濟效益和環保角度來看，甚至剛才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議員亦以"無可否認"來形容高鐵的便利，他甚至再以"無可否認"說"一地兩檢"會增加高鐵的效益。我很感謝楊岳橋議員在此時仍有一些理性的發言。

說到法理，當然，香港是法制社會，我們堅守"一國兩制"。有關"一國兩制"，很多人也引用江澤民的一句說話——包括朱凱迪議員——河水不犯井水。其實，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句說話？當然，大家理解河水和井水是有點分隔的，但如果河水和井水完全沒有交疊，井水是會乾涸的。大家試想想，其實河水和井水在地下水的層面某程度上是有一定聯繫的。

正如我們的國家和香港，香港屬於國家的一部分，我們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但我們與國家的關係仍然密不可分。如果將香港和國家完全割裂，等於把井完全密封，沒有地下水供應，井便會乾涸，香港便沒有前途。因此，"一國"和"兩制"之間絕對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要以一種發展觀看待。"一國兩制"並非要我們築起一道牆圍繞自己，而是要發揮我們的獨有優勢，令香港有更好的發展，並且配合國家的發展，令香港市民可以分享國家和香港同步發展的成果，這是實踐"一國兩制"最重要的方向。

有同事把"一地兩檢"形容為內地的政治圖謀，剛才有同事說是"打開了一扇門，引入內地法律"。我必須在此澄清，也必須在此說清楚，立法會今天所作的正是為了把關，我們就是知道"一地兩檢"對民生和交通很重要，所以這次才會以制定《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方式，讓部分內地法律在高鐵西九龍站的關口實施，並非隨便讓內地可以突然佔據某幅土地，絕對不可能，我們需要有嚴謹的本地立法和審議過程，今天我們正是經歷這個過程。

這樣做也凸顯了"一國兩制"的優勢。如果永遠把香港和國家割裂起來，正如有些人以"割地兩檢"來形容，只因他們存在這種思維。當然，反對派亦以大量危言聳聽、捕風捉影的手法，正如鬧出既可笑又令人發怒的"釘書機"鬧劇，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所謂法理的問題，我覺得是信心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地兩檢"，誰最吃虧？其實中央沒有所謂，香港可以不要"一地兩檢"，不要踏上國家發展飛騰的列車，甚至隔鄰的深圳可能會暗地裏偷笑，

因為中國的南大門會由香港遷往深圳，香港便會失去發展機會。因此，沒有"一地兩檢"，究竟是香港的損失還是誰的損失？我想市民也很清楚。說到底，是信任和不信任的問題。如果有市民對"一地兩檢"在西九龍站仍然有擔心，他們可以選擇其他交通工具，他們可以觀察。

正如當年很多人也對深圳灣口岸很擔心，恐怕會有混亂和不清不白的跨境執法情況。經過 10 年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有人擔心民主黨議員通過"一地兩檢"的關口後，會否不可以活動？這裏有一張圖片，是深圳灣"一地兩檢"的關口，民主黨的旗幟正在中國共產黨黨徽之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下，一個是紅色，一個是綠色，互相輝映，顏色映襯得十分漂亮。因此，大家無需危言聳聽，也不要嚇怕自己。自己害怕，便嚇得其他市民也害怕，這是沒有意思的。

看回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背後仍然是極度的不信任。有關生效日期的修正案明顯是要花樣，明明已經全部辦妥，卻特地增加 300 天或 365 天；日落條款也是沒有意思……

主席：陸頌雄議員，你正在論述全委會審議的內容，請你返回當前的辯論議題，說明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

陸頌雄議員：我知道，我明白。我想解釋為何支持三讀，以及他們的修正案的問題。

至於有修正案建議只做 CIQ(清關、出入境及檢疫手續)，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做全套，為何要做一半不做一半，以致產生保安漏洞呢？我覺得這是不可接受的。亦有修正案強調這次安排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我完全相信這是合法合憲的安排，而且我們也不會亂來，為何要提出這說法綁死自己呢？這是行不通的。

最後，香港將來要融入大灣區，同時繼續面向國際化和全世界，互為結合，香港是不可以邊緣化的。香港的國際化除了建基於"一國兩制"和很堅實的法治外，就是我們與國家有很強的聯繫，如果我們與國家沒有這個很強的聯繫，香港其實沒有甚麼價值，更不會提到甚麼國際化、國際價值。因此，我們要繼續保持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亞洲樞紐和國際城市的地位，"一地兩檢"在西九龍站，將高鐵的效應發揮最大，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會繼續就票價、更多路線選擇和更方便的購票安排，向陳帆局長窮追不捨作出跟進。最後，我謹代表工聯會支持《條例草案》三讀，以及支持"一地兩檢"在西九龍站的這個方案。謝謝主席。

郭榮鏗議員：主席，我發言當然是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不論以甚麼名目，把國防和外交以外事務當成國防和外交事務，嘗試把相關法律通過《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機制放進來，大家也知道是做不到的。所以，政府想硬來，以《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和人大《決定》嘗試繞過《基本法》第十八條。因為，它明知道《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字眼相當清晰，指明除了有關國防、外交或全國性法律可被列入附件三於香港實施外，《基本法》根本不容許內地官員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

公民黨在 10 年前其實已經質疑"一地兩檢"的概念。在這 10 年間，我們一直追問政府有關"一地兩檢"的憲政基礎，但政府從沒答覆。甚至早在 2007 年，未提出"一地兩檢"前，代表法律界的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時，就已經提出這種模式不可以在香港複製，因為這是會違反《基本法》的。結果，到 2017 年，政府便正式提出內地和香港政府確實想抄襲深圳灣模式，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

按照"一地兩檢""三步走"的步驟，先由香港政府與內地簽訂《合作安排》，把高鐵西九龍站部分地區變成內地口岸區，取消香港法例、取消香港法庭對香港司法管轄區的應有權責，繼而引入內地法律和內地司法管轄區，並經人大批准。大家看到過程當中每一步也是不符合《基本法》，每一步也是違憲，每一步也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在審議《條例草案》的程序中，政府提出法案的唯一憲制基礎，就是所謂的人大《決定》，但我們已經指出，人大《決定》也是需要遵守《基本法》的，因為《基本法》是一套全國性法律，由人大頒布，人大也不可以作出違反《基本法》清晰條文的決定。

在審議過程中，政府嘗試解釋《條例草案》並沒有違反《基本法》，大致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內地法律和內地司法管轄區只會在內地口岸區使用，即並非於全港實施，所以不會對所有香港人有着一般性應用，因而不干犯《基本法》第十八條。其實，"一般性應用"這字眼根本沒有出現在第十八條，所以，不論從任何角度嘗試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也不會得出這種解釋。

第二，普通法司法覆核原則的相稱性驗證(proportionality test)，更加不適用於這些《基本法》條文，因為有些《基本法》條文是不可以適度違反的。正如《基本法》第一條或第十八條，是絕對的底線，是不可以適度違反的。

當我們提出要求加入新條文，訂明《合作安排》和人大《決定》不屬於《基本法》或香港法例的一部分時，很可惜，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不被主席接受。其實，這便是我們最想在修正案指出的觀點，卻不被主席接納。

《基本法》說明了香港法例為何，亦說明香港法例不可抵觸《基本法》，以及限定立法會在立法和法例修訂的過程中必須尊重《基本法》，不能夠繞過《基本法》訂下的框架。就此，我想回應梁美芬議員的論點。她指我們只是不接受香港和內地合作，不理解中國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等憲制秩序。她又指人大《決定》等於中央行使了國家主權角色。但我們已經多次指出，中央在回歸之前頒布《基本法》，《基本法》本身便是一部全國性法律，中央要在香港行使權力，也是要跟從《基本法》，並非有了人大《決定》便可以漠視《基本法》。

梁美芬議員提出的論點也是流於表面的，她只提出人大憲制地位等論述，卻沒有實際探討究竟人大《決定》和《基本法》內容的真正衝突為何。其實，兩種制度的核心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即使是人大《決定》，也不可以超越《基本法》本身的條文。

我剛才又聽到陸頌雄議員指出，每當香港要與內地接觸，我們也會在此挑起事端；而每當事情與內地有關，我們也會反對。我不記得他最近有否參與立法會前往大灣區的訪問，如果他沒有參與，大可以回看當時民主派議員的一些講話，或詢問當時有參與的建制派同事。其實，我們當時也是就着如何在大灣區做到進一步經濟合作，以及在不傷害"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經濟、專業服務和金融服務，與內地官員進行了深入討論。所以，如果陸頌雄議員指我們逢中必反，想"扣帽子"，指我們凡與內地有關的事情也反對的話，那便請他先看清楚現在的時局。

很多建制派議員站起來發言也只是說三數句，希望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他們也有一些指責民主派議員不懂法律、不說道理，說民主派議員"拉布"。但是，聽過他們的發言後，便會懷疑當中有多少人真正審視過"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有多少位建制派議員真的會在發

言中，細心分析條文或闡述條文對香港未來法制的影響呢？他們只會說人大《決定》是法律、人大《決定》必定符合《基本法》、《基本法》一定要遷就人大《決定》，連扭曲《基本法》的後果也可以不理會。

除了我提出的修正案外，公民黨也提出根據國際法規定，當一項人權法案或人權公約在一個地方、國家開始實施後，便不可以隨便奪走。我之前在全體委員會階段的發言也清楚指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6 號一般性意見提出，當人權公約實施，便不可以刪減、剔除或終止。現在"一地兩檢"的做法，正正違反了這項國際法的原則。國際法訂明，個人的人權屬於人民，不由政府隨便奪走。

周浩鼎議員更指民主派議員對於《條例草案》的質疑，是未審先判，說我們對憲法的質疑，應該留待法庭判斷。但是，主席，我想指出，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審議"這兩個字，英文是 **deliberation**，意思是我們要研究、衡量、討論、嘗試達成共識、再研究、再討論，制定法律和政策的過程必須嚴謹。

當然，我們考量政府提出法案的背後基礎和理解，需要時間發言、表達意見、說服和討論，這是議員的職責。立法會議員要審議法案的合憲性和合法性，這是法案落實生效之前，我們要做好的把關工作。我們要預防法例將來對香港的法制、"一國兩制"產生負面影響，也要好好保障香港市民的權益，保障他們的權利不受侵害。這正正是整件事的關鍵，大家其實只是想做這件事。

審議法案是立法會的憲制權力，如果我們不認真審視法案和法律條文，以及提出修正案，當然是我們沒有盡我們應有之義。漠視"一國兩制"、漠視法案違憲、漠視"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元素，只求夠票通過法案，這些便是現實。其實，民主派當然完全理解"一國兩制"當中的法治原則，關鍵在於兩地的法律制度不一樣。我們要捍衛現時香港的法治原則，捍衛香港的《基本法》、"一國兩制"，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在條例未通過之前說清楚，記錄在案的事情。

主席這一次就二讀辯論和三讀，甚至是全體委員會審議設下時間表。這種做法確實令很多議員沒有機會發言，但議員發言是行使其憲制權力。我們三番四次規勸主席不要把議員的發言權利用時間限死，但主席沒有聆聽。其實，這樣做為立法會帶來的傷害非常巨大。

主席，來到《條例草案》的最後發言時間，我和公民黨，以及其他民主派議員的發言，市民聽起來可能覺得有點流於技術性、複雜和難以明白。而政府擺出的姿態，也說這是一個已經設計了很長時間的方案。人大、香港政府、主席和建制派議員最大的問題，是在漠視程序、曲解《基本法》，把人大《決定》當成說了算，這是最侵害香港的法律權利和保障的做法，用完全沒有憲制基礎的法案，打破"一國兩制"。兩個法律制度的不一樣、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其對香港人的保障、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全部也因為這項《條例草案》，在香港某個地方被完全打破。

不過，我相信即使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和我的同事也會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繼續守護《基本法》，繼續守護香港人在《基本法》之下應有的權利、自由和法治，因為永恆的警惕，是自由和法治的代價。所以，在今次審議過程中，我們已盡力警惕，防守自由和法治會被侵害，這個正正是我們發言和當議員的原因。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從兩個星期前到現在，立法會將進入 36 個小時辯論，《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終於走到三讀階段。如果稍後的表決獲得通過，便可以為高鐵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立法會亦完成"三步走"的最後一步，香港接上全國高鐵網，亦走完最後一里路。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時間有限，我簡短回應數項，過去多時在本會討論的論點。

第一，就是不夠時間論。主席，剛才很多反對派議員發言都批評，主席你這次的安排，說你不讓他們發言，這麼重大的《條例草案》，沒有充分時間討論。主席，其實這些說法是以偏概全，只是再一次為他們"拉布"找藉口。道理很簡單，如果反對派真的這麼珍惜發言時間，主席，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你已經決定為這次辯論定下 36 小時的時限後，仍繼續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點算法定人數、擾亂議會秩序。主席，其實發生甚麼事，市民是看得很清楚。大家清清楚楚看到，反對派繼續"拉布"，透過不斷拖延，阻延本會處理這《條例草案》。

主席，請不要忘記，立法會討論"一地兩檢"，以至高鐵通車，不是始於今時今日。這方面，我相信黃定光議員一定最清楚。翻查紀錄，黃議員早在 2008 年 5 月 7 日，已經在本會提出"落實一地兩檢"的議

員議案。主席，接着 2010 年 1 月 6 日，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經過 4 次會議，合共 16 小時，我們通過高鐵撥款，當時已經討論"一地兩檢"如何安排。六年後，財委會再用超過 20 小時，通過追加撥款。說回這屆立法會，去年 11 月 15 日，行政長官加入了"零步走"——本會花了 26 小時，通過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今年，葉太主持的法案委員會，本會差不多全部議員加入，亦用了 64 小時審議本《條例草案》。再加上這兩個星期的恢復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計算一下，我相信所花的時數超過 160 小時，可能開創本會單項投資議題討論最長時間。所以，如果說沒有足夠時間，這肯定不是事實。

主席，我們認為你真的不易做，無論你好像這次嚴格執行，或者你接受採取較寬鬆的安排，最後都需要"剪布"，因為財委會如是，追加撥款如是，法案委員會如是。關鍵就是，有議員不斷"拉布"，務求要阻延所有關於高鐵和"一地兩檢"的討論，令它不能在本會順利表決。

主席，我要回應的第二點就是，違憲論。從反對派的說法可以看到，他們無視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有些說得很離譜，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去詆毀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些人拿着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視為至高無上，說成是絕對權威，還以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來否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主席，這些實際上，是將"兩制"無限放大來頂着"一國"，絕對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健康發展。

主席，其實事情很簡單，高鐵是香港社會一項重大投資，如何令高鐵發揮最大效益，不想讓高鐵變成"慢鐵"，甚麼"廢鐵"，就是要解決"一地兩檢"。既然揀選在西九龍建高鐵，就需要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所以，特區政府和人大常委會想盡辦法，就是希望處理到"一地兩檢"的問題，讓高鐵發揮最大效益，僅此而已。大家看到《決定》的安排便無限上綱，甚至將其妖魔化，其實《決定》是可以理解。

因為當時頒布《基本法》，以至草擬的時候，根本沒有"一地兩檢"的事情。就是因為"一地兩檢"是新事物，《基本法》不可能阻止香港的發展，不可能因為《基本法》而令香港不能向前走。所以，人大常委會明確說出，這是符合《基本法》的原意，亦讓香港可以實施"一地兩檢"。這原本是為香港好的事情，真的"良心當狗肺"。有些人說出很多陰謀論，說"一地兩檢"實施後，公安會在香港四處捉人，有些人說，這是"割地兩檢"。"老兄"，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如何割地。在西九龍建高鐵站，要做"一地兩檢"，便要給人家地方，你硬說成割地，

接着有些人提到銅鑼灣書店事件。最離譜的是，有些政黨搞釘書釘釘大腿，來恐嚇市民。

主席，為甚麼要散播這些言論來製造恐慌。主席，究竟這些人的居心是甚麼目的。主席，我想大家仔細想一想便知道，本身這是一件好事，令高鐵發揮最大效益，僅此而已。

主席，最後我想就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作出一些回應。有些人說，這個《決定》是聞所未聞，甚至是僭建。主席，這不是事實，我必須在此留下紀錄，以正視聽。

在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裏，人大及人大常委會，過去作出過不少決定，目的是根據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這些決定，跟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出的解釋一樣，為《基本法》提供強大生命力，因應社會發展順利實施。

主席，看回一項最重要的決定，我相信法律界沒有理由不知道，郭榮鏗議員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只是不說而已，只有在梁美芬議員的發言中提到。《基本法》的頒布，是透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頒布。如果我們質疑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基礎，可能我們也要質疑《基本法》的頒布基礎。

除了《基本法》的頒布透過人大常委會做決定外，其實回歸前，人大常委會就着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數項問題，作出了解釋；就處理香港原有法律，亦作出了一些決定；就《基本法》的英文文本亦作出了決定。

回歸後，人大常委會 6 次制定，涉及香港重大法律問題的決定。當中 4 次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包括《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另外兩項就是關於"一地兩檢"。2006 年《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以及這次有關"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由此可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並不是甚麼新事物，亦不是僭建。正如王振民部長所說，這些決定都是在香港社會出現新情況，或者遇到新問題時，通過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來發展《基本法》的例子。

這些決定正如過往的決定，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部分，對於《基本法》的順利實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法律的人，沒有理由不知道，不過，你們選擇不說，或者不尊重。希望大家回看過去這些決定，這些決定有助於掌握香港法律的全部。

主席，我謹此陳辭。

朱凱迪議員：做保皇派議員也頗方便，因為他們的講稿可以循環再用，一些去年審議政府議案時的觀點，在接近 1 年後的今天可能仍然適用，我真的甘拜下風。

譚文豪議員在較早時一次發言中，曾提到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慨嘆立法會以前是紳士淑女辯論的地方，認為現時"一蟹不如一蟹"，感覺有些歛歛。對我而言，這種歛歛是很表面的，因為即使我們像紳士淑女般辯論，那又如何？關鍵其實在於立法會可否成為代表人民意志的議會。在進行紳士淑女般的辯論後，如果仍繼續"吃人肉"、繼續通過一項明知違反《基本法》的法例，那麼這便是虛偽的文明。民主派要爭取的並非是當其紳士淑女，而是要為香港人取回應有的民主權利。議會抗爭也並非在"做 show"，而是要製造張力，讓這群保皇派在保皇及出賣香港人利益時，有如芒刺在背，"周身唔聚財"，藉此為香港市民出一口氣。

可是，很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至於誰人是魔，大家大可自行對號入座，因為有很多人認為我才是魔。我在上次發言中也提到，"三步曲"現已變成"四步曲"，首先不許議員發言，然後將之驅逐離場，再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提出控告，現時謝偉俊議員更說要罰錢及禁止議員進入會議廳 1 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香港市民全都看在眼裏。香港市民同樣看在眼裏的是，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草擬，律政司司長竟可逃避大會的審議工作至今。我剛才曾詢問建制派同事，大家也認為這實在太離譜，她應該出來面對人群。她大可提出那些甚麼 proportionality test(相稱性測試)、《基本法》第十八條就《條例草案》而言沒有 engaged(關涉)的法律觀點，為何要陳帆局長今天在此拿着擴音器說得聲嘶力竭呢？

這樣的一位律政司司長，她在草擬《條例草案》時的用心究竟為何？運輸及房屋局與律政司商議時的用心又是為何？以我所見，他們的用心就是要令立法會得到最少的知情權，並要令立法會基本上難以過問，我可再舉出兩個例子說明。

現時建議把那個甚麼內地口岸區設於香港境內，政府說香港的界線並無改變，但卻要在我們的界線內設置內地口岸區，只在圖上以一片橙色標示。《條例草案》只訂有一句，表明在高鐵車站內會劃出一個橙色區域，但當中究竟有些甚麼？對不起，這與香港人無關，亦與立法會無關，甚至好像與特區政府無關。我們追問在這片橙色區域中，會有公安和武警持槍工作，那麼他們究竟會做些甚麼、會有多少人、有甚麼人會來港、武器會放在哪裏，以及他們若在內地口岸區犯規會如何處理？可是，一切有如一個黑洞，只須塗上一片橙色，便當作已經回答。

至於"保留事項"和"非保留事項"，說出來也不會有人明白。實際上，它們所指的是在香港的橙色區域內，公安、武警和掌管出入境事務的大陸持槍人員權力最大，"非保留事項"至高無上，完全不可過問。可是，《條例草案》關乎我們自己的地方，特區政府是否也要負點責任呢？這算是甚麼？像潑了出去的水一般，潑了出去的地方便不聞不問嗎？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和橙色區域無關，而是關於高鐵車站的其他範圍。我們將要制定數項附屬法例，因應《條例草案》進行一些適應化修訂，例如《2018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2018 年入境事務隊(指定地方)(修訂)令》、《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修訂附表 1)(第 2 號)公告》等。香港市民需要真正留意的，是高鐵將為香港首條以實名制購買車票的鐵路，而以實名制購買車票將帶來翻天覆地的問題。這對於使用鐵路作為交通工具、對於個人監控和個人資料的收集，將是很嚴重的……

主席：朱凱迪議員，你已離題。請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說明你整體上是否支持《條例草案》。

朱凱迪議員：我當然反對，而我已經說明為何反對。首個反對原因是它以一片橙色區域……作為標示，便要求我們贊成，簡直妙想天開。政府在香港境內畫出了一個橙色區域，香港的高鐵要怎樣走下去呢？我們明明應同時修改《香港鐵路附例》，不能讓港鐵公司自把自為，負責推行這個香港前所未有，以實名制購買車票的安排。因為它一定會和大灣區的一套連接起來，那些甚麼社會信用系統便遲早會在香港實行，從而打開一個缺口監控整個香港。在《基本法》開一個洞，便可引誘香港人前往大灣區。早前到內地大灣區視察的同事真幸運，如遇上最近的雷暴天氣，隨時會在大灣區觸電。

(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當局漠視立法會的知情權，令立法會根本無法得到充足的資訊，市民無法了解實際的情況。它的策略很狡猾，就是把法例寫得盡量簡單，令市民或關注團體的唯一切入點，就是違反《基本法》，以及人大所作的決定。因此，梁美芬教授才有如此多發揮空間，可利用中國憲政系統嚇唬市民。

這項關乎高鐵的《條例草案》其實有多層次的含意，而香港政府、立法會應有更仔細和深刻的介入。但是，到了《條例草案》快要通過的這一刻，我仍不知道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了甚麼補充經營權協議，亦不知道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在經營高鐵方面將扮演甚麼角色，更不知道高鐵隨後每年要虧蝕多少金錢。

轉眼來到這個時刻，民主派的支持者當然知道在現時的形勢下，票數既不夠保皇派多，亦不能好像之前一般，以紳士淑女的方式暢所欲言，更不能一如前議員黃毓民、“長毛”、“大嚟”仍服務立法會的時候那樣，進行議會抗爭。民主派無法在是次戰役中獲勝，但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與我們一起記住 3 點。

第一，我們要記得所有在之前及未來因為這項基建而受到傷害的人們。由被迫遷的菜園村村民、在牛潭尾因失去水源而無法養魚及種植的農民，以至現在高鐵開始試車及營運，每天因聽到高鐵運行的震動聲響而受罪的各地居民，請大家記住他們。

第二，請市民記住，可能很多人感到現時形勢比人強，共產黨氣燄高漲，又有眾多"走狗"支撐其威權統治，大家都感到很疲倦及失望，但仍有人願意在這個低潮、失望的時候，積極地說出公道的說話，維護香港人的權利。他們當中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很多專業人士及"一地兩檢"關注組，有很多市民更由去年 7 月開始，前往不同社區進行相關工作。即使知道政府不會提供資訊，我們也鍥而不捨，每次都要追擊陳帆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要求他們回答問題、提交數字。很多人也沒有放棄，仍在繼續努力。

最後，香港市民當然要記住無耻的人的所作所為，記住踐踏立法會議員發言權的梁君彥，記住一群只懂拿着去年撰寫的講稿不斷照讀，完全不稱職，只懂保皇的所謂立法會議員。記住這個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從維護香港人權利的角度着想，從來沒有從維護"一國兩制"、《基本法》的角度着想，專門與北京政府一起挖空心思，思量如何突破本來對他們還有少許約束力的《基本法》。請大家記住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我們總有一天會重新有力取回人民應有的主權，決定我們的公帑應如何運用，決定這個城市以至國家的未來。

葉建源議員：代理主席，在主席梁君彥高度壓縮、多重裁剪下，我們現在終於不幸地進入三讀階段，亦即是我們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最後數小時。其實我真的不明白，過了今天，我們還有數次會議，為何一定要在今天強行通過《條例草案》呢？我亦不明白，為何梁君彥要用盡千方百計，不容許所有議員就二讀發言，將已設限為 22 小時的審議時間，再扣減一半時間？

代理主席，隨着合共 24 項由 9 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被悉數否決後，我現在只能夠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為何我反對《條例草案》三讀？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們現時這項《條例草案》不符合香港的憲制安排。香港的憲制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這是非常清楚的規定。這規定說明，附件三之外的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一地兩檢"的內地口岸區，將會令香港的範圍內出現一個實施全國性法律的地段。這種做法很明顯是不符合《基本法》的。

然而，有關方面表示，由於這個只不過是香港一個局部地段，所以，並不算違反《基本法》。我相信，這種說法完全無法說服大家，亦完全有違於大家以常識來解讀一份法律文件時的理解。正如我們說一個人有自由，但他的心卻沒有自由，因為心只是人的其中一個部分。這種說法，我相信沒有人會接納，而實際上亦行不通。雖然行不通，我們現在還是一樣將它變成一項《條例草案》放在面前，而且今晚便要處理。至於最終它是否獲通過？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

不合乎憲制是最主要的反對原因，但是，在這個議會，民主派議員都在想辦法，希望即使《條例草案》通過，也可有一些不太壞的情況出現；即使實施"一地兩檢"，也不至於太離譜。於是，我們的同事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

其實，自從法案委員會審議開始，直至剛才全體委員會("全委會")審議階段，每當有議員提出如何改善《條例草案》，如何可以減低"一地兩檢"對於香港市民權利的侵害時，我們就會看到陳帆局長或其他官員總是回應指《合作安排》已經有仔細規定，已經訂明細節，所以，議員提出的建議並不可行。然而，我希望局長知道，有關"一地兩檢"的安排，甚至最初有關高鐵車站位置的討論，其實全港市民從來沒有參與討論或作出決定的機會。即使那些期待乘搭高鐵的市民，也都可能對現時"一地兩檢"的細節有意見，但是，過去他們都無從提供意見，無法影響《合作安排》的細節。舉例來說，我早在這個會議廳內說過數次，我們去年曾在教協內部進行調查，四成受訪者表示支持"一地兩檢"，但同時，有六成五受訪者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公眾諮詢，否則，會削弱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便證明有很多市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不滿意。

立法會可謂是市民唯一、最後可以有少許參與機會的地方，我們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盡我們所能將民間的意見融入各項修正案或化為發言內容，但結果，特區政府每次總以一份沒有"與民共議"的《合作安排》壓倒包含市民意見的修正案。這點令我們非常失望。

代理主席，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曾經提到有關日落條款的問題。我對《條例草案》感到失望的地方，正如我在全委會階段發言時指出，我們既然用一種"租借"方式來處理"一地兩檢"，將香港一個地段租借予內地作為內地口岸區，那麼，自然應該訂有租借期限或者約滿或續約安排。如果說我們沒有任何這些方面的安排，因為這是永久

性的租借，那麼，也應該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明。這個是處理土地租借的典型方式，是必須做的。

局長在全委會發言回應時，曾經表示不認為高鐵有停運的一天，亦認為即使有突發情況，《合作安排》亦有機制處理，屆時兩地政府可另立文書，然後報請中央，最後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案。代理主席，這種"到時再算"的做法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日落條款或類似的相關說明所產生的問題。

代理主席：葉議員，你正在重複全委會審議的內容，請集中論述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議員不應重複在全委會審議或其他辯論環節中已詳細論述的內容。

葉建源議員：代理主席，我是一直在說明我反對這項《條例草案》的原因。代理主席，局長所指的《合作安排》的機制，其實涉及 3 個步驟：兩地政府協商、報請中央及本地修例，我相信這不是一天半天或一兩星期便可完成的事。假設高鐵因為一些事故而預計在一段長時間之內無法繼續營運，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及內地執法人員的保存便失去了認受性，這就是《條例草案》所導致的問題，所以，我現在說的是《條例草案》整體的問題。而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有責任盡快解決這認受性危機。《條例草案》一方面賦權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有關條例]"，以相對便捷的行政手法處理法例的生效時間，但另一方面，卻沒有針對法例失效的處理機制作出對等安排。

代理主席，另一個具爭議性的地方，其實也是我剛才提到，整項《條例草案》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合乎憲制安排。由於它不合乎憲制安排，所以曾經有某行政會議成員建議下不為例。今次譚文豪議員——當然我相信他根本否定了整項《條例草案》的合法性——提出的修正案，就是加入"此條例屬一次性安排"。

我們說回修正案。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類似的做法會否再出現？如果再出現這種情況，我們的《基本法》和憲法底下的憲制安排會否陷入危機？

代理主席，雖然局長在全委會期間，曾回應指(我引述)"特區政府強調，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將'一地兩檢'安排適用於西九龍站和深圳灣口岸以外的其他跨境運輸設施"(引述完畢)，但相信見證過 8 年前高鐵撥款的大家，應該還會記得，當時擔任運房局局長的鄭汝樺女士也曾向立法會表示(我引述)"沒有'一地兩檢'不等於沒有高速，因為我們希望找一些中途或中期的方案.....廣東省方面，每個車站都設有口岸可以處理得到。"她又說："就算最終在開通的時候未有'一地兩檢'也有其他折衷的方法，例如'車上檢'、'兩地兩檢'等。"這些做法，不同的政府官員也曾提出。

可是，8 年後，換了兩屆政府，"一地兩檢"已成為唯一的做法，連原本設在福田的關口也被取消了。在高鐵清關檢疫措施方面，政府已曾反口一次，因此，即使現在由現任運房局局長在全體委員會上，代表特區政府強調"一地兩檢"安排只適用於西九龍站和深圳灣口岸，我們實在仍缺乏信心，更何況他的說法留有一條尾巴，他說(我引述)："現時沒有計劃"。現時沒有計劃，是否代表將來也沒有計劃？這說法並無完全否定將來還可能再次用這種做法。這令我們很擔心。

剛才我們處理修正案時，我很希望譚文豪議員那項非常溫和的修正案能夠通過，可惜並未獲得接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唯有不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在今次的會議上，我相信令大家非常傷心的不單是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將會獲得通過。更令大家覺得不堪容忍的，是整個會議的過程安排，我們在這兩星期看到大會主席梁君彥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限制議員的發言，而且在限制之餘，還要推翻自己曾承諾的事情。我相信這種做法令整個大會的規則、慣例和我們的尊嚴受到莫大的損害。代理主席，我很希望你或大會主席不要再重複這種做法。我們都知道即使梁君彥不使用這些方法，《條例草案》最終也會獲得通過，那為何要用上這麼差勁的方法？

我謹此陳辭。

姚思榮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代表 6 人組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

經過今次《條例草案》的審議和辯論過程，我們看到反對派為了反對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不但以負面及不信任的態度質問政府，更不斷提出一些不可能發生的情境恐嚇市民，製造恐慌。然而，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根據多份民調的結果顯示，大多數市民均支持"一地兩檢"安排，因為交通暢順快捷、通關便利，已成為世界潮流。反對派議員想方設法反對"一地兩檢"安排，不惜抹黑高鐵，正是反潮流的做法，不切實際，自然未能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了。

代理主席，當香港還在就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爭論不休時，對岸的澳門和珠海，為了方便旅客，已在港珠澳大橋的珠海澳門口岸區開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即"兩地一檢"。做法是將兩地的關口合併在一起辦公，取消兩地關口之間的行人通道，無論是 e-道還是人手查驗通道，均只須排一次隊，憑有效的證件，在短距離通過兩道閘口，便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手續。這樣可以大大縮短旅客過關輪候的時間，十分便民。

隨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須設法融入發展的大潮中，因此政府有責任在保障"一國兩制"的前提下，設計出實際、便捷的通關模式以方便旅客，這是大勢所趨。高鐵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安排正是其中一項合乎香港法律制度的務實便民措施。"一地兩檢"並非甚麼新鮮事，深圳灣口岸早已實行在內地範圍租借部分區域予香港以作為香港口岸區，實施香港的法律，自 2007 年啟用至今，已 10 多年，一直運作暢順，從沒發生越境執法的問題。同樣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香港把高鐵西九龍總站部分區域租借予內地作為內地口岸區，又有何不可？

代理主席，現在有不少港人在內地工作和生活，並於假日前往內地旅遊，而香港本身亦是亞太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不少海外及內地旅客均經香港轉機、轉車或轉船前往內地和各海外城市公幹或旅遊，去年已有接近 6 000 萬人次的旅客訪港，而平均每年亦有接近 8 000 萬人次香港人前往內地旅遊、探訪親友或營商等。隨着高鐵香港段通車，本地交通網絡與內地高鐵網絡貫通，香港亦打進大灣區的生活圈，兩地間的通關需求量將會越來越大，市民及旅客要求的便捷程度亦越來越高，當局應盡量設法減少"排長龍"過關這種教人疲憊不堪的情況。

為了方便市民和遊客，近年來，香港政府在推動通關便利化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目前經海天碼頭入境的旅客可在上船前託運行李，直接在當地辦理登機手續；未來機場新建的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接駁港珠澳大橋也能實施類似的流程；蓮塘口岸將是香港首個人車直達的陸路口岸，使用者可以直接駕車到達旅檢大樓旁，然後步行穿梭兩地的旅檢大樓。此外，為方便市民，香港入境事務處亦積極與一些海外國家推廣 e-道互通，目前南韓、德國及新加坡均接受香港市民直接以護照使用 e-道出入境……

(郭榮鏗議員站起來)

代理主席：姚議員，請稍停。郭榮鏗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郭榮鏗議員：代理主席，我認為姚議員的發言已經離題，你應該請他停止發言。葉建源議員剛才論述《條例草案》的問題，你也認為他離題，但姚議員現正談及旅遊及其他國家等事宜。

代理主席：郭議員，你已提出了你的規程問題，請坐下。姚議員，請盡量精簡。

姚思榮議員：代理主席，我現正提出我們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的原因，因為剛才只有議員提出反對的意見。我只是提出我們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請放心，我很快便發言完畢。

由此可見，無論是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抑或其他便民過關的模式，只要是以人為本及合乎情、理、法，大家也應該支持，而政府亦應該繼續推行。有反對派議員要求"一地兩檢"只此一次，下不為例，這點是由他們提出的，對嗎？這是短視的想法，大家應該將眼光放遠些，繼續積極研究創新的優檢模式，唯有這樣，香港才能保持區內交通樞紐的重要地位。我相信只要政府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方便市民利益為出發點，則未來香港還會有更多的優檢模式，而"一地兩檢"只是其中一種而已，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將其妖魔化，更不要繼續製造恐慌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已聆聽建制派/保皇黨議員的發言頗長一段時間，他們只是不斷維護《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完全未有進入議題。

據他們說，我們反對"一地兩檢"安排，但其實我們已清楚表明，我們不是反對"一地兩檢"的做法，而是反對在香港境內的西九龍站實施現時建議的"一地兩檢"安排。我們認為在福田或深圳實施有關安排並沒問題，因為深圳灣的"一地兩檢"安排推行多年也沒問題。我們實際上所反對的，是現時建議的"一地兩檢"安排有違《基本法》。他們為何不指出這一點？《基本法》沒有說內地不可以實施香港的法例，但卻訂明在香港不可以實施內地的法例。就連如此簡單直接的事實也不敢與我們辯論，只不斷指責我們"為反對而反對"。拜託，別再說這種古板的言詞了。

我們所反對的，是《條例草案》違反了《基本法》。《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內地的全國法律不可以在香港實施，因此我們質疑為何"一地兩檢"安排可以違反《基本法》，他們卻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只說《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頒布，人大的決定高於《基本法》，故不需理會《基本法》。他們會否這樣說？他們又是否膽敢這樣說？總之，他們只是含糊其辭，說人大具有最崇高的憲政地位，因此人大所做的任何決定也是最崇高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事實上，建制派議員是在盲撐"一地兩檢"安排，因為他們竟然可以容許一個國家的機制違反自己訂立的法例。他們膽敢明言嗎？由國家訂立的《基本法》，人大常委不是也應當遵守的嗎？正如香港的立法會所制定的法例，立法會議員是否也須遵守？難道當立法會作出的決定明顯違反法例時，我們也可以"大晒"般去執行呢？當然不是，可偏偏你們現時卻正在支持一件這樣的事。若他們想與我們爭辯，就應從道理、法理及邏輯出發，但他們卻又不敢。

代理主席剛才發言時，還表示她是代表建制派第一大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提出 3 點對我們的批評。第一，我們說沒有充足的發言時間，她說我們一直在拖延。此外，她指出民建聯的黃定光議員已於 2008 年在立法會動議一項"盡快落實'一地兩檢'"的議案，並且議案已獲通過。2008 年(即 10 年前)，政府何曾向立法會提交有關"一

地兩檢"安排的法案了？我們早在 10 年前便已指出"一地兩檢"無法在香港實施，因為有違《基本法》。你們那時候說不要緊，即使無法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但高鐵也會帶來效益的，屆時再看看情況如何。然而，到了今天，李慧琼議員卻說我們把高鐵變成"廢鐵"。你們那時候說高鐵會帶來效益，即使無法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也可以帶來效益，今天卻說如不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便會令高鐵變成"廢鐵"。你們當時說應該盡快推行"一地兩檢"安排，我們卻指出有關安排違反《基本法》，因此促請政府盡快向立法會提交符合《基本法》的可行法案，讓我們審議，但我們卻看不到現時這項《條例草案》可以行得通。

高鐵項目足足拖延了 10 年，最終訂於 2018 年第三季通車，但當局在 1 月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難道這樣就有足夠時間討論了嗎？為了趕得及在今年第三季通車，政府便要求立法會在不足 3 個月內完成審議《條例草案》，在不足 36 小時內便須通過《條例草案》，難道這就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審議嗎？10 年內甚麼也沒做，然後讓我們辯論數十小時後便須通過《條例草案》，更表示已給予議員充足的時間進行審議，這是甚麼話？我們說這是違憲的，但他們卻不敢真正進入討論，說來說去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大晒"。這樣就簡單得多了，無須探究法律問題。

建制派議員經常說要維護香港的法治，中央政府也經常說要依法治國，但明顯地，首先違反法律的，正是他們自己及中央政府。香港人的文明建築在法治的基礎上，我們需要的是公開透明的規矩，而不是要你們那套"作主的人說甚麼算甚麼"而無須依從正當程序的理論。《基本法》訂明，如要修改《基本法》，便須由全國人大按既定程序進行。如果他們嫌麻煩而不想修改，大可請全國人大釋法，把條文內容解釋至合用便行，因為確有這種機制可予利用，但如仍嫌費事的話，不如現在就告訴全世界及香港人，他們連這一步也要省去，乾脆由話事人說了算。這也不要緊，然而，我們認為《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及"三步走"欠缺法律基礎，但經人大說出來，便成了法律基礎，即使明顯違反國家自訂的法律也可以，只要人大作出了決定便可以違反《基本法》，這正是我們今天要反對《條例草案》的原因，就是這般簡單了。

問題還不止於此，因為現時不單內地不守法，更迫使香港不守法。大家也知道內地不守法不是新鮮事，也很清楚在內地的所謂"法治"下的人權狀況及對異見者的打壓，但我們不想這些情況蔓延至香

港。我們不想進行"第一步"(即訂立此項《條例草案》)後，便即破壞了最基本的法治。我們之所以反對"一地兩檢"安排，是為要維護"一國兩制"；我們反對"一地兩檢"，是因為我們認為現時的做法，等同"割地兩檢"。

為何我們說是"割地兩檢"呢？因為根據國際經驗，即使是"一地兩檢"的模式，任何一方也不會放棄其司法管轄權或刑事管轄權。就以英法之間的歐洲之星列車總站為例，劃分兩國司法管轄區的邊界十分清晰，但現時香港的情況卻一塌糊塗，製造出一隻怪物。這隻怪物是身處西九龍站內的內地口岸區，該處被視為內地範圍，實施內地法律，司法管轄權屬內地所有，執法的也是內地人員，可是，卻另有 6 個保留事項。

對於這 6 個保留事項(包括僱傭、保險和基本的機電安全等)，我不知道將會如何執行。陳帆局長熟悉機電方面的事宜，請問局長，如果有機電/技術人員在西九龍站內的內地口岸區跟內地人發生衝突，而機電/技術人員表示自己是執行工作，但內地執法人員卻因為那是他的親戚，於是把機電/技術人員拘捕，在這種情況下，誰來替該名機電/技術人員伸冤？案件應在哪裏審理？這是無法說得清的。

再者，由於我們不能說該範圍不屬香港境內，因此仍必須承擔和履行我們所曾簽署涉及該範圍的所有國際公約的責任。換言之，一個地方會涉及三重法律，若遇上任何事故，便須作出多重交代，包括向國際法庭、聯合國及本地法庭作出交代。該範圍主要是執行內地的法律，但我們卻有 6 個保留項目，情況極度混亂，究竟有何方法能消除這隻怪物呢？

更厲害的是，在"一地兩檢"安排下，會出現一條移動的邊界，這是全世界也從未有過的一件新鮮事物。這條邊界可以一直跟隨火車移至西九龍站，在列車車廂內仍屬內地領土，但轉瞬間，當列車離開西九龍站向石崗進發的那一刻起，便由內地領土變成香港屬土。他們真的厲害，在一個三重司法的地域上，再加上一條移動的邊界和瞬間轉移的司法管轄權，將會形成一個十分奇特的處境。如有內地人士想偷渡來港，他只須匿藏在車廂內，當列車駛向石崗的那一刻，他已經進入香港境內，就這麼簡單，走私貨物的情況亦一般，列車上的走私貨物便是這樣由內地進入香港，無須通過任何關口。

此外，還有公共衛生的問題。如果是一般的口岸，雙方各自實施預防傳染病措施也很正常，例如當年在 SARS 期間，我們擔心會有病毒從內地傳入香港，而內地也會擔心有病毒從香港傳入。可是，在現時建議的"一地兩檢"安排下，由於我們與內地發放資訊方面大為不同，即使廣東省、深圳一帶一律禁提 SARS，但香港的資訊開放，我們仍可得知進入香港境內的列車上是否有受感染的病人，如有的話，可嘗試阻止病人入境。但主席，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這樣做，請給我們說清楚。如果他直接進入香港的核心區域，我們可如何控制公共衛生和傳染病的傳播呢？事實上，我們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口岸，雙方便可以直接在邊界截停受感染的病人，但在"一地兩檢"安排下，這便無法做到。

正因如此，我們才討論了這麼長的時間，所以我們在修正案中提出，即使實施"一地兩檢"，除 CIQ 等程序外，甚麼也不要做，但他們卻不肯，硬要把整個司法管轄權送給內地，因而創造出這樣的怪物來。更糟的是，所有資訊均不透明，拖延整整 10 年時間，但沒有向我們作出任何交代，卻忽然向立法會提交這項《條例草案》。之後，整個建制派便聞歌起舞，由主席以至所有建制派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擔任主席的法案委員會，全部替它"谷盡"，用盡他們所有能力以扭曲《議事規則》、濫權及不讓我們發言和提問。另一方面，政府不透露任何資訊，包括不透露虧蝕了多少及預計會有多少乘客。假如將來高鐵出現虧蝕，我們不知港鐵公司會否要香港人來承擔，也不知道政府現時跟港鐵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的內容，政府只表示會在適當時告訴我們。

作為負責任的議員，對於這樣一項違法、違憲的《條例草案》，我們除了徹底反對之外，更絕對不應讓它獲得立法會通過的。

郭偉強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三讀。我發言主要為駁斥反對派的觀點和歪理，而在作出駁斥前，我亦要指出，要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發揮最大效益，便必須"一地兩檢"配合。這是"套餐"，亦是每天最受歡迎的"套餐"。

過去的民意調查一直顯示，超過一半市民支持有關安排，因此議案絕對有理由獲得通過。如果不能落實"一地兩檢"，高鐵不單會變成"廢鐵"，更同時會影響及危害香港擴展及維護其區域角色，日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亦會受到阻礙，損失將無法估計。事實上，"車上檢"並

不可行，而"福田檢"亦是十分惡毒的建議，因為表面上是為了高鐵通車，但實際上卻為了扼死高鐵。

主席，多位反對派議員剛才提及法理及《基本法》作為依據。我必須強調，《基本法》第一條已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割地論"必然違反《基本法》第一條，但他們有否收回言論呢？"割地論"必然涉及"港獨"思想，他們仍公然違憲。他們表面上說道要維護《基本法》，但實際上，他們卻先行破壞《基本法》，並且以《基本法》作擋箭牌。我為何這樣說呢？如果他們認為最大爭議點在於法制及《基本法》有關條文，他們其實無需提出 24 項修正案，建議提早通車、延遲通車，諸如此類。有關修正案全皆"整色整水"。范國威議員最坦白。他不斷提及過往的反高鐵氣氛和情緒，希望挑動當中的人站出來成為他們的一部分。歸根究底，他們只想延續反高鐵情緒，千辛萬苦也只是為了阻撓高鐵通車，實質理由欠奉。

主席，我亦要提出時間控制的問題。反對派剛才表示沒有足夠時間甚或沒有時間發言，但大家從電視皆看到他們不停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這是他們一直以來"拉布"的伎倆，一直用"拉布"的方式浪費時間，然後卻表示沒有時間發言，這實在說不過去。陳淑莊議員是第一位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在發言期間要求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議員，令辯論時間減少。同時間，大部分反對派議員已在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時道出他們的理據，各人也有 15 分鐘發言。為何 20 多位議員各有 15 分鐘時間發言，也無法說完他們的理據呢？除非他們沒有分工，純粹想浪費時間，否則是不會把論點無限"loop"的。

主席，最後一點是我記得上屆議會的前議員王國興在處理高鐵追加撥款時亦十分憤怒，因為他不滿意反對派仍然以反高鐵情緒阻撓通過有關議案。我記得他當時說道："反對派議員將來不要乘搭高鐵，因為你們由始便反對。"主席，我與前議員王國興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覺得今天反對派是"今天反到底，明天霸頭位"。事實上，他們將來很大機會會乘搭高鐵。我在此誠意邀請香港市民朋友認清他們的樣子，將來在列車上記緊要跟他們打招呼。莫乃光議員的說法較好，他今天早上沒有說過自己不會乘搭高鐵，只是說道不會笑着乘搭高鐵。意思是，他可能會乘搭高鐵，只是苦口苦臉地乘搭。希望大家屆時可以走上前慰問他，並問他："快了這麼多，為何你仍苦着臉呢？"

我希望主席協助帶領我們盡快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不如先說"拉布"。2009 年，政府和大陸在立法會做了一場戲，當時的政府要求把高鐵延伸至香港的心臟。政府在 2010 年申請撥款，當時我們已經問得很清楚，是否需要實施"一地兩檢"，鄭汝樺說，不需要"一地兩檢"也可以興建高鐵。由 2010 年到 2018 年年初，政府才提交《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究竟誰在"拉布"？

2014 年，政府跟我們說高鐵超支，水浸、地硬，甚麼原因也有。在上屆立法會，即使暫且不說超支問題，它最低限度也要告訴我們，通關手續如何處理？"一地兩檢"考慮得如何？張炳良不回答，袁國強失憶不回答，拖至現在 2018 年，政府還要說我們"拉布"？2018 年第一季才拿出這項《條例草案》，明知一定要強行通過，究竟是誰"拉布"？是誰"衰格"？還在這裏說我們"拉布"？

第二，我剛才聽議員引述曾俊華說，以前的議會是紳士淑女辯論的地方，我正在喝水也差點噴出來。現在是"爛仔"，全部也是"爛仔"，冠冕堂皇的"爛仔"，政府是"爛仔"，法案委員會主席也是"爛仔"，官員也是"爛仔"，還說甚麼紳士淑女。現在一個擲"菠蘿"的政黨可以成為新貴、行政會議成員，那些擲"菠蘿"的人可以獲大紫荊勳章，那些拍馬屁、"擦鞋仔"的人，可以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和局長，這當然好，高鐵快點通車，讓他們可以上去享盡榮華富貴，出賣香港人……

主席：郭家麒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正返回議題，你也是這些紳士淑女之一。今天我們看見的是"爛仔"的行為，政府不堪。"林鄭"昨天多有官威，而且根本不理會議員的提問，不要以為是民主派，即使建制派問她樓價的問題，她理也不理。只要能交差，"阿爺"喜歡，"一地兩檢"照樣去做，這便是好官，有何問題？香港人清醒吧。

其實任何事也不及政治任務來得重要，有人說這有何關係，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地兩檢"。大家細心想想，為何當年鄧小平要把《基本法》搬出來，為何說要 50 年不變？大家還記得在八九民運後，香港人心惶惶，面對九七，香港人選擇移民。鄧小平當時才把《基本法》拿出來，還說得很清楚，要保護香港不能改變。到了江澤民時代，他說甚麼？他說河水不犯井水，定下清楚的政策，便是大陸做的一套不可以、亦不應該搬來香港。這便是香港能生存至今，還有人會來投資，股票和樓市仍會暢旺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大陸的高官不會立即把錢再搬遠一點？

跟我們說加拿大和美國實行"一地兩檢"，英國和法國也實行"一地兩檢"，他們不懂寫"醜"字嗎？舉出來的都是西方民主國家，我多麼希望我們今天的對象是西方民主國家，但大陸有沒有民主？能否與我們看齊？所以，高官便聰明，他們甚至不把子女留在香港，全家把錢放到英、美、澳、紐，在那裏有"一地兩檢"，他們清醒一點吧，但我知道他們的子女也在那些地方。

所以，他們不要在我們面前說廢話，說甚麼廢話？他們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至高無上；我們的國家憲法，寫出來是人民最偉大的，工、農、兵，以工人先行。但是，看看大陸的工人，所有的權利也沒有，不能罷工，沒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人民是可以被黨壓着來要錢的，不要在這裏說假話。

如果有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由所有中國人民以"一人一票"選出來，它才會真的好像他們所說的英、美、法般，可以實行"一地兩檢"。可惜不是，可惜我們看見李旺陽、劉曉波、王全璋、劉霞的遭遇，我們看見的是全中國人也覺得醜陋、一塌糊塗的政權，香港人看了也會很擔心。所以，他們說年輕人很渴望有高鐵，是真的嗎？我告訴你，今天的香港年輕人已經被他們打殘了。有理想、肯出來發聲的年輕人，要不被捕入獄，要不被"DQ".....

主席：郭家麒議員，我再次提醒你，請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郭家麒議員：我正返回這個辯論。就是這些事情令我們不能在這裏通過"一地兩檢"的安排。很多人說全國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釋法至高無上，所以我才要回應建制派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每次釋法，也令香港人進一步邁向失望和絕望。2004 年的釋法拿走了"2007 年及

2008 年雙普選"，把普選變成"五步曲"，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大陸的圖章，決定了我們最後有沒有普選，結果當然是沒有。

到了 2018 年，10 年後，莫說是普選，連討論也沒有，這便是人大釋法了。2016 年的人大釋法，未到法院已經對你說，一定要"DQ"你，褫奪你的資格。現在明白了，整個布局也是如此。大家看看，踢走數個議員後，一切也能順利投票通過。如果政府有少許廉耻的話，也不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說，自己應要找洞來躲。

有人說大灣區是好東西，但其實是為了實施"一地兩檢"；強推大灣區、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全也有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國兩制"模糊，把香港的邊界模糊，把香港人的身份模糊，最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實行"一國一制"。這不單對整個香港，對大陸而言，也絕對是破壞性的做法。鄧小平頒布《基本法》時，也知道要留有空間，使大家以為中國在這 50 年會邁向更開放、更問責和更民主的社會，以致在 50 年後便可以接軌。

但是，現時的情況較當時更不堪。當時鄧小平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很多中國人，甚至香港人也有一個信念，相信國家似乎有改變，正朝好的方向走，有更多人到外國留學，回來時貢獻社會，他們以為經濟會向好。結果，中國今天的貪腐較鄧小平時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以前的解放軍軍官也不敢把金錢放滿一箱又一箱，貪官的財富也不是以億元計算，現在的貪官更把金錢搬往美國。如果鄧小平現在仍在生的話，他也會衝出來罵現時如此不堪的政權……

主席：郭家麒議員，你已離題太遠，請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否則，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

郭家麒議員：你又趕我走？我知道，你把所有人趕走，便方便得多了。

我正在談論《基本法》，誰會在這裏遵守《基本法》？大家也忘記了，《基本法》第十八條由始至終也是說，全國性法律不能在香港實施。這就是為何我們說"一地兩檢"是違憲的最基本原則。所有官員，好像今天找來的陳帆，也在此"齷牙聳舩"，但他懂得說法治嗎？鄭若驊在哪裏？她應該在席回答我們的問題，解釋怎樣"不破壞憲法"，以及怎樣"不違憲"地行使"一地兩檢"。她做縮頭烏龜，不知道去

了哪裏，找來一個不懂說話的陳帆坐在這裏讀稿，告訴我們所有東西已完全做好了。請他用用腦袋吧。

所有出席法案委員會的律政司官員全也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他們只說一切已準備妥當。所以，他們一時說要符合法律相稱性 (proportionality)，一時又說這個原則不適用，其實任由他們怎樣說也可以，總之"官"字兩個口，他們最擅長的也只是如此，真是極為可耻。他們說如果我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行不通，便訴諸法院，他們早已預料會訴諸法院。他們這樣也可以說出口，那些梁振英的律政司高官說人濫用法庭，而現在的高官卻相反，說如果不喜歡的話，便申請司法覆核。

這項《條例草案》有那麼多漏洞，政府不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做好它，卻要硬闖法案委員會和立法會，政府做所有事情都是硬來，然後卻說別人挑戰它。政府淪落至此，事事也不作認真解釋，是否有問題呢？其實如果政府要以這種態度面對《基本法》第十八條，要自圓其說地解釋《基本法》，《條例草案》又怎會不通過？政府由 2009 年到現在，由始至終全也在說謊話，香港人要清醒。

番禺或深圳將會是大部分列車的轉車站，乘客要花時間在這些站內轉乘其他列車前往廣州，每程票價要 200 多元，乘搭的人才是傻瓜。不過，這也不重要，因為這並非香港人的決定。還有一點更有趣，政府說不乘搭高鐵的人，便無須理會這項《條例草案》。但是，立法會有法例，所有地方也有法例，如果不乘搭高鐵的人，便無需要理會這項法例，這種立法精神還得了？

難道甚麼地方也不去的人，便不用理會 90% 以上的香港法例嗎？不到立法會的人，便不用理會立法會的法例？不到警署的人，就不用理會相關法例？怎可以把道理歪曲至此？某人不使用高鐵"一地兩檢"的邊境口岸，便不用理會這方面的法例，法例便不適用於他，於是他便可亂來？那麼，不買樓宇的人便不用理會《印花稅條例》？不用租住房屋的人便不用理會關於租務的條例嗎？甚麼法例也不用理會，這叫作法治？這是甚麼法治？這是"亂搬龍門"，胡亂提出非法律的概念。

有一些法律界議員，有一些更是法律教授，為政府護航。這個議會除了"擦鞋"和拍馬屁的議員，還有多少議員可為香港人發聲？我們並非着緊那 900 多億元，大家也知道已無法取回，更預料會出現那些"出軌"情況，大家看過大陸的例子也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

即使政府騙去所有錢，用了所有撥款興建一條"慢鐵"，我們也要緊守一點，就是不要破壞《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這是最重要的，較高鐵更昂貴。不過，我們今天在立法會內看到它們被破壞，損失的價值較高鐵昂貴，更較未來所謂的經濟損失高，但對着這群木偶，我們還可以說甚麼？

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鄭松泰議員：主席，香港人之所以反對"一地兩檢"，理由很簡單，便是因為香港社會不容中共大陸的法制。

一般大眾認為，中共大陸是沒有法律的，甚至指他們朝令夕改，人民無所適從。當然，這評價不單基於我們久遠的記憶，由 1989 年至今，而 3 年前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也令大家質疑中國大陸有否法律。這說法其實是指中共是有法院和法律的，只是大部分人皆認為，中共的法院或法律機關是為政治服務，作為政治工具，更準確的說法是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服務的工具。換言之，內地的法治根本不具有制衡政府的權力。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解釋為何我們明確反對在香港設立"一地兩檢"內地口岸區，將香港司法管轄權雙手奉上，把腎臟割予內地。

當然，可能有建制派議員不同意，認為這是片面的理解。讓我花少許時間解釋中國大陸的法制。中國的法院分為 4 級：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當然，有時候會成立特別的軍事法庭，但卻不常見。雖然內地設有 4 級人民法院，但中共的法院持一項基本原則，就是"由低從上"。這是甚麼意思？意思是，在判案時，各級法院的法官並非根據案例、事實、陳辭及審訊而最終作出裁決，而是每個步驟皆須根據上一級法院作出的最終決定。

大家可能會問道："這不是代表有程序和系統嗎？"不是如此簡單的。因為在審訊過程中，法官是偏頗的，不單由於他們實行任命制，而且大陸法院一般在開庭前會設有審判委員會，每次聆訊可能可以處理 10 至 20 宗案件，而審判委員會會決定案件是否定罪才判決。當中沒有普通人對"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理解，亦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前提。這是基本的不同之處。整個過程也不存在我剛才所說的審訊、陳辭、裁決的基本步驟，而是先有決定，才展開聆訊的。這是與我們完全不同之處。

不過，更複雜的一點，是這過程往往有兩類特別人士參與：第一，是政治部部長或相關人員，以及第二，黨支部人員。法院設有黨支部，這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一地兩檢"獲得通過，在面對於內地口岸區發生的任何法律訴訟時，香港人便要面對這些奇怪事情在香港境內發生。

對於我們的反對和質疑，有人可能會說，我剛才純粹是簡述中國法制，但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說法。他們的法院究竟以甚麼原則作為人民法院的中心指導思想呢？是 3 個"至上"：第一，是"黨的事業至上"；第二，是"人民利益至上"；以及第三"憲法法律至上"。大家聽過後也知道三者是互相矛盾的。不過，在我們今天認識的中國大陸中，這 3 個"至上"——黨、人民、憲法——其實亦並非至高無上，而是"習近平至上"。這怎麼不教大家擔心呢？我要解釋一下這怎麼會教大家擔心。大家試想想，如果有一個人的爸爸是姓江的，他會否感到擔心呢？他一定會感到擔心，因為不是黨至上。因此，為何我們香港人的一方會反對設立內地口岸區呢？因為歸根究底，香港社會不容中共大陸法制。

大家或會指我的言論是基於我片面的理解。當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確實曾經為我們帶來一些幻想，否則我當年年輕時不會天真地前往北京大學法學院修讀社會學博士，我是畢業於法學院的。為何我會如此天真呢？在 1990 年發生一宗案例，是中國憲法史上首宗震撼司法界的案例。大家以為中國大陸會邁向司法化。該宗案例是"齊玉苓案"。案中一名來自農村的女子因為成績彪炳，於是……

主席：鄭松泰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鄭松泰議員：主席，我早已返回這項辯論，一直不曾離開辯論議題。

這宗案例指出……其實，中國大陸曾經發生一宗案件，令我們不再質疑內地的情況，不像我們現時質疑在"一地兩檢"下設立內地口岸區的建議。這案例關乎甚麼事情呢？案情很簡單，主席請聽我說故事，你這麼悶。

齊玉苓是一名居於山東農村的女子。她成績彪炳，因此獲得機會學習……

主席：鄭松泰議員，你已離題，請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鄭松泰議員：算吧！我不說故事了，讓我指出結論。

這宗案件是中國史上首次判處一名權貴罰款 10 萬元，因為她盜取他人的身份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但由於她要結婚，該名農村姑娘收到結婚請帖時才發現自己的名字跟該名權貴相同，再查看舊照時才發現該名權貴冒認自己讀書。這是中國史上首宗中國憲法邁向司法化的案例。不過，即使出現這宗案例又如何呢？由當天至今，在中國的政治文件或法院均不得提出這宗案例和相關討論，因為該宗案例與普通法的成文法太相似了。這解釋了為何我要重申中國的法院或法制是不能應用於香港社會的。

讓我言歸主席最想聽的論點。多位議員剛才強調"一地兩檢"沒有憲法基礎，會侵害和剝奪特別是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而中國大陸法制最大的特點，是不具司法覆核權力。意思是，法院沒有挑戰政府的權力，而這卻正正是香港法治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在此補充一點事實。多位泛民議員(特別是公民黨的議員)剛才不斷強調，《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違背了香港法律中的相稱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這是法律專用語言，是一項原則或概念。不過，在政治上，這原則背後道出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政府受憲法限制，英文是"the idea of existence of a limited government"，當中的重點是"limited"一字，即有限的政府應該受到憲政限制。法院的司法覆核權力便是限制政府的最重要權力。

為何這與相稱原則有關呢？在 1980 年代前當香港仍是殖民地時期，政府當然不受法院監管，但英國在 1976 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為這項聯合國認可的公約的締約國，認同如果某國的政府向其人民施壓，便應受到制裁。不過，這項國際公約並非直接適用於本地的司法系統，而須通過本地立法才能執行。因此，在 1976 年至 1991 年間，香港便正式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條例》")，確立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平等政治參與權，並賦予法院更大權力。自此，香港法院才擁有基於相稱原則處理司法覆核的權力。這便是整個背景。

希望大家(特別是香港市民)明白，相稱原則並非法律語言。在 1991 年，香港的上訴法院引用加拿大 *R. v Oakes* 的案例，指出相稱原

則包含兩部分：第一，是檢查政府的措施和政策有否初步違反憲法；以及第二，是檢查法例是否合理，而舉證責任在於政府。至今在我們整項討論中，政府不曾解釋為何"一地兩檢"合憲，而"一地兩檢"其實一直違反了《人權法案條例》的。如果我就此向政府興訟——但我沒有錢——我一定會勝訴。

可惜的是，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第 8(1)(b)條所述的事宜將不適用，那麼市民連司法覆核的權利亦會失去。意思是，如果《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便會抵觸在 1991 年制定的《人權法案條例》——我暫且不談抵觸憲法的問題。主席，單就這點而言，你會否認為很離奇呢？在 1999 年的莊豐源案是由於兩項法例互相抵觸，因此須提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釋法。《條例草案》與《人權法案條例》互相抵觸，為何當局卻認為無此需要呢？他指無此需要，但為甚麼呢？他甚麼也不知道。

我希望大家明白內地口岸區不實施有關國際公約所帶來的遺禍。我必須告訴香港人，原來香港有一處地方將會失去言論自由、法律保障，令我們的生命財產暴露於恐懼之中，這便等於銅鑼灣書店事件了。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是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當然，在這一刻，我們只能接受。不過，大家可以想清楚，當一個地方的人民可以失去其權利時……事實上，我們一直所爭取的普選便是從公約引申出來的，公約及《人權法案條例》應該包含普選權。凡此種種，皆是在 1997 年前訂定的，但政府今天卻可以予以推翻。自 1991 年起短短的二十五六六年間，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當然是香港人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遠見，我們太蠢。

我在此作出的最後結論，是我們反對《條例草案》的理由，可以是地界問題、行政責任不清或法理上沒有憲制基礎。不過，我想開宗明義坦白地告訴大家，只要政府做到一點，我們便可以條件地接受這項如此無稽、模稜兩可及古靈精怪的《條例草案》，就是政府應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設立內地口岸區違反《基本法》，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如果政府可以就此制定一項簡稱為"反干預法"的條例，我相信大家會更感安心。

我堅決反對三讀《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主席，剛才鄭松泰議員和我們上了一節相當不錯的法律課，令我感到自己若還年輕，可能也會報讀法律學院，即使不奢望取得博士學位，只當一個本科生，也可增進法律知識。

在今次的三讀發言中，我還是會反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這並非因為我不能在二讀階段發言，而是一如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所說，建基於數點。剛才莫乃光議員也笑說，自己他日也可能會乘搭高鐵，亦有人說泛民議員也會像我所形容，"擔撈仔，霸頭位"，爭相乘搭高鐵，所以為何要不讓《條例草案》通過呢？

我認為根據剛才鄭松泰議員所提及的法律觀點，日後若經這口岸乘搭高鐵，便要先作失卻人身自由的打算，因口岸區內所實行的是大陸法律。但是，奇怪的是，乘客當時其實身處香港，這便帶出《條例草案》的有趣之處，亦即根據鄭松泰議員所說，這其實是一個租界。雖然不是割讓，但卻是租借，以致該處變成香港法律並不適用的地方。

有關這個租界，主席，我不是要重複，但我就修正案發言時已曾表明，我曾就租界問題做了一些功課，明白當中有其混亂之處。例如當年的法租界有其本身的法律，國民政府又有它的法律，於是衍生了很多問題。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今天的重點是既然《條例草案》會導致口岸區有如一一個租界，令區內不能實施香港的法律，而必須實施國內的法律，這便出現我上次所說的"一港兩制"的問題。

主席，問題出現了。關於這項現時處於討論過程，但大家都明白會在 10 時表決通過的《條例草案》，將會帶來一些政府完全不敢直接回應的問題，例如是否違憲？有否違法？法律基礎如何？無論是香港大律師公會還是資深律師，甚至是律政司，都不能正面回應這些問題。香港大律師公會或資深法律界人士甚至指出，《條例草案》本身引致的法律基礎問題，是它會衝擊《基本法》第十八、二十及二十二條。我不再詳細論述有關資料，因可能已有其他同事在二讀階段時提出，而剛才也有同事提及類似的內容。可是，儘管如此，我估計《條例草案》即將在 45 分鐘或 1 小時後獲得通過。

事實上，我們將會讓這項與法律基礎有重大矛盾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服務立法會 10 多年，曾經目睹一些人們所指的惡法獲得通過，但這些所謂惡法，所指的是條文內容可能有違反公民社會公義或公眾利益之處，所以其所作規管被視為惡法。但是，今次這項惡

法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獲得通過後，法律的本質會受到衝擊，除了法理基礎薄弱之外，亦屬違憲及不符合《基本法》。

郭榮鏗議員及其他議員曾指出，人大的決定並不一定具有法律基礎，我並非法律界人士，不敢亂說。但是，按平常的邏輯而言，我們今天要通過的《條例草案》不但法律基礎薄弱，而且當中有很多矛盾尚未澄清。我所說的不是條文內容，因條文內容很清晰，說明要將某一範圍租借予內地作口岸區，但條文並未清楚指出，在口岸區內工作的內地執法人員有何法律權責，身處其中的香港人又有何權責。關於被留空的 6 點事項，究竟會如何處理？當有事故發生時又將如何？一切均內容模糊，而內容模糊的原因在於法理基礎薄弱。如果我們今天要通過這樣一項法案，會否有點奇怪呢？

有同事看到這些問題，於是提出不同的修正案，其用意事實上很明顯，但有建制派同事卻說修正案將事情“妖魔化”。可是，我認為修正案的原意是要兩害取其輕。既然無法阻止《條例草案》通過，不如提出修正案，減輕其法理基礎及條文內容當中的違憲成分。例如從生效日期或香港人權法案方面入手，加強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但這些修正案全部無法獲得通過。既然如此，到了三讀階段，在《條例草案》本身的法律基礎出現矛盾，法理亦不清晰，議員嘗試修正又不果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可能支持三讀。這是法理問題，但關於這個觀點，我不會再重複，並盡力嘗試不離題，繼續作出我的論述。

我認為不能支持或必須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的理由之一，是無論《基本法》或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均已清晰規定，每項法案在提交立法會後，必須經過非常嚴謹的程序才可獲通過成為香港法例，在香港境內作出規管。但是，今次的情況比較特別，而以主席的角色而論，如無記錯，立法會主席的權力來自《基本法》第七十二條，主席有無上權威。根據《議事規則》第 1B 條，立法會主席屬議員之首，是重要的人物，這點我們表示同意。

但是，《議事規則》第 51 至 56 條亦涉及法案由提交、首讀至三讀的立法過程，特別是第 54(3)條清楚訂明在二讀時應如何處理，例如議員在法案二讀時有權享有充足時間就法案發言，以討論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但今次似乎未有出現這種情況。至於第 57 條則有關全體委員會處理修正案的規則，而基於某些原因，主席就此行使了其權力作出處理。我曾翻查《基本法》，發現當中的第七十二條第(六)項可能是主席有機會依據的條文，但在這情況下，主席是否有權把《條

例草案》的辯論時間壓縮，或我們稱為的劃界或"剪布"呢？這是我提出，有關扭曲立法程序，壓縮辯論時間的質疑。

到了現在的三讀階段，老實說我有點驚喜，因為在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時已遲了一步，輪候發言的位置排在第二十名之後，心想可能又沒有機會發言了，但卻很幸運地有機會發言。但是，主席，我想帶出的一點是，在立法會整個立法過程，雖然根據《議事規則》第 1B 條和《基本法》第七十二條，你"老人家"享有無上權力，但你卻將《議事規則》所訂整個由首讀、二讀、全體委員會以至最後三讀的程序壓縮、設限及完全扭曲。在這情況下，加上《條例草案》本身屬惡法，我們怎麼可能在這個階段支持《條例草案》三讀，讓它獲得通過呢？

當然，有人說且先通過《條例草案》，因情況會一樣，如有異議可稍後尋求司法覆核。但是，按剛才鄭松泰議員所說的制衡問題，我感到按憲法的用意，一如其所用的英文用詞"limit"，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而通過《條例草案》後，並不見得可達到這項應有的憲法功能。因為《條例草案》的法理基礎並不清晰，法理薄弱，而且有很多爭拗，可能違憲。如真的通過了這項《條例草案》，情況將會如何？

有人說《條例草案》令高鐵得以運作，所以十分重要，但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發言中已清楚說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並不是高鐵的運作或其利弊。有議員說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政府會為市民爭取更優惠票價、更多目的地車站等，但這些皆事關高鐵的運作。高鐵的原意很清晰，就是將香港與國內連接起來，讓香港與國內不同運輸系統接軌，四通八達，這正是有關的概念和原則。

然而，主席，《條例草案》所涉及的並非高鐵的運作，因《條例草案》訂明，香港將劃出一個地方作為租界，而香港法律制度中的很多法理基礎和憲法制衡，均不會在租界內適用。加上在整個立法過程中，且不談葉太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艱辛之處，單以立法會會議上的二讀和三讀程序而論，也由於主席運用其權力，以致整個立法過程出現設限、扭曲、壓縮審議時間的問題。對不起，我知道這一點已屬重複，但在這情況下，我怎麼可能認為這是業經妥善程序作出的決定？

政府唯一可以解說的是，過了今晚，政府已完成"三步走"這個正確程序，但我想問政府，在完成"三步走"程序後，當中的立法程序是

否完整？是否可以達到不違憲，減少因法律矛盾而對香港造成的長遠衝擊？希望政府能好好思考及作答。基於上述理由，主席，我認為沒有可能支持《條例草案》的三讀。多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發言稿原本寫了很多說話，一開始要批評你閣下主持會議是如何專橫，如何剝奪了議員的發言權利，不過，意義是否很大呢？主席，我在議會 20 多年，我可以告訴大家，我這次發言心情很沉重，我希望我的天父能夠保守我把觀點清楚說出。因為以往的其他議題，例如政改拉倒了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對比我們現時討論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通過，對"一國兩制"、香港或國家的傷害，是無法比擬的。主席，我只是希望我能夠說清楚以下的論據，或者懷着赤子之心，期望全能的上帝能夠改變歷史，或者將來讓最高的領導人經過深思熟慮下，作出撥亂反正的決定和修補。

主席，我在二讀時得不到發言的機會，我不再批評你了，雖然我的發言稿寫了一大段想批評你的說話。由於《條例草案》在二讀和三讀都是無經修改，所以，我相信我可以把原本我在二讀時說為何反對的理由，改為反對三讀的理由，將想法表達出來。

主席，我在較早前未曾說過的觀點，便是究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較高級，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較高級呢？當然，我不敢自稱為專家，不過，我基本認識中國的法律，亦看過一些中國內地的專家的意見，我亦最新尋求一些中國內地專家最深入的意見。我認識到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而這次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根據特區政府所說，這不是釋法。

全國人大可以釋法，因為根據內地的法律，全國人大可以解釋其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但是，我相信政府一定問過內地的專家或內地最權威的指示，才作出宣示，即人大常委會這次有關"一地兩檢"的協議、安排等決定，並非釋法；而人大常委會只能釋法，不能修改法律。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訂明香港不能實施內地法律。究竟人大常委會同意的協議、安排的這項決定，會否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當中訂明不能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的條文呢？這便是全國人大較高級，還是人大常委會較高級的問題。

主席，這不應是香港要處理的問題，然而，香港要處理，因為我們現時正在立法，我們變相確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較全國人大高級。但是，我們人微言輕，即使我們做錯亦只影響香港。但是，如果國家的體制容許中央透過指示特區制定這項法律，而又容許香港立法會訂立這項法律，便會衍生出更重要的憲制問題，便是中央是否有些人——我不知道甚麼人——可以膽敢指示香港政府，變相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凌駕於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之上呢？

這亦會衍生一點，國家最新掌權的領導人指我們要有一個大方向，便是依法治國。如果有些人不依法治國，做錯決定，以致我們稍後可能會通過《條例草案》，我只希望最高領導人可以想想這是否依法治國。我亦希望最高領導人有勇氣，經過深思熟慮檢討後，如果發覺有不妥當的地方，能夠展示胸襟、氣魄和決心，對於香港這個問題，即使以前醞釀了多少年，錯了多少事，亦以依法治國這國策來處理。

主席，基於我以上的分析，如果立法會今晚真的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會產生以下 4 個問題：第一，明知或有人懷疑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會違反《基本法》，但仍然通過；第二，雖然我們是國家體制中的小小立法會，但透過通過這項《條例草案》，變相承認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置於全國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所通過的《基本法》之上；第三，立法會作為特區政府架構的一部分，作出一種行為，削弱國際社會，包括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及第四，如果立法會嘗試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變成香港法律的一部分，或最後的客觀後果是這樣，便更是做出一種行為，主動為《基本法》引入一種新的方式，令香港以外的地方，一個不知是甚麼的團體——總之不是全國人大——可以透過一種形式，為香港立法。

主席，說得宏觀一些，“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是為了香港，也是為了令全世界相信中國走向文明，令人相信我們有進步、是正在前進的。當然，鄧小平先生當時透過《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希望讓台灣同胞能夠在放心的情況下，考慮和平統一的問題。主席，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今晚這樣子通過《條例草案》，讓香港的某個地方違反《基本法》而實施內地法例，這種《條例草案》的安排有以下十大惡果。

我說完之後，就是死也可瞑目。第一，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理念和初心；第二，損害香港的法治、普通法的實踐和落實、損害香港法治的形象；第三，承以上兩點，影響和損

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第四，基於以上 3 點，進而影響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第五，由此影響"一帶一路"的實踐、根基與落實，破壞現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所說的中國夢和中國國策，影響大局發展和格局；第六，同時影響"一國兩制"作為對台灣和平統一的唯一政策和理論基礎，影響台灣人民的民心背向，增加台灣人民的離心；第七，令國際社會更進一步質疑"一國兩制"的實踐，更同情台灣走向分離和獨立的傾向；第八，令國際社會有基礎以同情和支持香港一些人對"港獨"問題的看法，從而引起進一步"港獨"的危機；第九，令國際社會懷疑中國是否確認和恪守一些國際條約，以及對中國聲稱的治國國策的信心產生動搖；最後，第十，以近期而言，因為國際形勢的問題，跟美國出現微妙的關係，如果"一國兩制"受到質疑，令國家的整體形象下降，是置國家於現今的國際形勢下的互動——尤其是跟美國——相當不利。

主席，我知道在立法會這個會議廳內，就我這番說話，未必有很多議員聽得明白；大家不認同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嘗試聽得明白。如果我這番說話，能夠令中國有權力的人聽得明白，我已經盡了我作為香港議員關心國家發展的一點責任。

主席，如果今晚我的上帝接我回天家，我也會含笑離開，因為我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將在"一國兩制"下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那種惡劣影響說清楚。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代表新民黨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三讀。

我身為在立法會已服務了 10 年的議員，我確實看着高鐵興建，並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的宏大工程，特別是立法工作終於走到最後 1 里路。當然，仍要通過一些附屬條例，也有工程要繼續進行，只要局長負責的鐵路工程不"甩轆"，我們期望在 9 月乘搭高鐵往內地。

這《條例草案》確實充滿爭議。剛才有議員提及 8 年前的事，我記得很清楚。2010 年 1 月，當時的鄭汝樺局長到立法會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時，舊立法會被包圍，我們差不多要絕糧。當時很多年青人在舊立法會外又跪又拜，可能包括朱凱迪議員。他們以護村護老為由，反對清拆鄉村興建高鐵，亦就賠償問題有所爭議。不過，經中央與特區政府這 10 年來的努力，披荊斬棘，高鐵終於終點在望。

對於剛才多位議員把"一國兩制"描繪得如此負面的發言，把"一地兩檢"的安排視為違憲違法，影響"一國兩制"的負面描寫，我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他們的發言不單對內地充滿偏見或歧視，甚至帶有非常不健康的敵視，甚至仇視。

這反映出多位發言的議員根本目光短淺如井蛙。例如剛才朱凱迪議員發言指購買實名的鐵路票，便會前所未有地暴露了私隱，但他是否知道在現今的數碼年代，每次光顧網站，無論是亞馬遜、Facebook 或 Google，使用者的資料已被蒐集。如果利用手機購物，便會留下 digital trail(數碼行跡)，讓人完全知道。當全球也在發展金融科技，電子付款，Peer-to-Peer Lending 等，朱凱迪議員所說的情況，只反映出他的無知。我們應要知道未來是科技的世界，以及是融合的世界，高鐵就是代表未來的科技，帶領香港到更宏大的世界，帶領我們進入融合國家。所以，如果議員在此反對《條例草案》，只代表他們的心胸狹窄及目光短淺。

至於經濟效益，我亦覺得不應拘泥港鐵日後可否賺回 900 億元，經濟效益並非純粹以內部回報率(IRR)來計算。我們應着眼高鐵的長遠經濟效益，我相信現時所有經濟師也未必能準確計算這方面的經濟效益。但是，不單是姚思榮議員，我確實聽到各行各業的人，包括在迪士尼工作或在郵輪碼頭工作的人，均希望高鐵開通和落實其他口岸，為香港打通對內對外的通道，讓香港更聚人氣。

有人說香港不是高鐵樞紐，我當然承認這點，香港沒有可能是高鐵樞紐。雖然曾參觀西九龍站的人都知道那裏很宏偉，但與內地的深圳北、廣州南等大得有如飛機場的大站相比，當然是無法比較。但是，如果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便能強化香港作交通樞紐的地位。如果不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而在福田實施，那麼東南亞華僑如希望以"一地兩檢"前往鄭州或杭州，便會避過香港，直接飛深圳再往福田，香港的客人便會減少。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看得如此短淺，只說該 900 億元是掉進大海。我們應要看得更遠，我相信在 1 年後，高鐵可協助香港打通內地，為香港人帶來經濟上和生活上的方便，前途無可限量。局長，請記住，你的鐵路不可以"甩轆"。

至於"一地兩檢"安排是否違憲，主席，我沒有法律資格，本來不應由我回應有關安排是否違憲，特別是否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不過，由於我是有關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在近 3 個月時間內曾主持約 45 個小時的會議，加上 18 個小時的公聽會，我聽了很多指摘"一地兩

檢"安排違憲的發言，亦聽了政府的多番解釋。我上星期代表法案委員會匯報工作時又再一次重複了政府的解釋，故我現在簡單地再說出數點。

其實政府已多次作出詳盡的解釋，無論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或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均曾指出，在西九龍站實施內地法律，並非《基本法》第十八條所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頒布實施的法律，例如國籍法及國旗國徽法。這些法例是無論在何地對所有香港人也生效，這些是全國性法律，對每一個人也具約束力。但在西九龍站內實施的法律卻是為特定目標，即實施"一地兩檢"的政策，對某些指明人士，即使用西九龍站的人才適用的法律，所以並不屬於《基本法》第十八條。

當然，議員可以說我不是律師，沒有資格這樣說。我確實只是複述政府律師的說話。其實他們不斷重複解釋，在席那麼多法律專家，以拉丁文來說是 *ad nauseam*，即"講到嘔"，亦即"重複到嘔"，只是不同意的人聽不進去而已。其實我們在法案委員會已給予反對派的議員充足時間來渲泄他們的不滿。我記得在公聽會上，他們接力向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先生提問，不斷給他機會提出反對意見，而政府律師亦一一回應，所以不能說政府並沒有回應違憲和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只是他們不接受。而這些基本的分歧，主席，也不能由我所主持的法案委員會或在今晚可以解決。

當然，我不是鼓勵市民隨便申請司法覆核，但就這個法律問題，如果最終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的話，也只在法庭上解決。我們的反對派議員知道現時外面有人支持他們，但他們面對着電視機的發言，其實是誤導市民，把他們相信的東西當作是絕對的真理，不斷在社會上散播恐慌，把內地公職人員視為生人勿近。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恐怖，為何每天仍有數十萬人前往內地工作、消閒或做生意呢？所以他們的言詞對"一地兩檢"的安排非常不公平，並有嚴重誤導社會之嫌。

我謹此發言，以正視聽。謝謝主席。

石禮謙議員(譯文)：主席，我想作出申報，儘管我要申報的事項與《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無關。我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在我今天發言前，我想對你在過去兩天忍受不檢點行為時所展現的包容和耐性表示欣賞。歷史會善待你的。

主席，我細心聆聽了反對派議員在這項激烈的辯論中的發言。尤其是，楊岳橋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發言讓我想起議員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在舊會議廳內的發言。他們當時所說的恐懼沒有成真，而反對派今天所說有關未來 30 至 50 年的同樣恐懼，其實亦不會成真。從他們的發言可見，以及依我之見，問題的核心是他們對中國當局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所展現的好意有不同解讀。

讓我提醒他們及我們自己香港特區的由來。偉大的領導人鄧小平構思出"一國兩制"，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權管治香港。這個創新的指導框架現載於大家所談論的《基本法》之中，我們各人亦已宣誓會擁護及遵守《基本法》。《基本法》的內容為何呢？《基本法》載有獨立篇章，保障我們的基本權利。正如郭榮鏗議員剛才所說般，《基本法》容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以及國際勞工公約在港繼續生效——是"繼續生效"。《基本法》寫道，除非法例訂明，否則我們的權利和自由不應受限制。這部小憲法的有關條文更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這項本地條例進一步鞏固，但剛才卻有議員提出錯誤理解。中國當局已竭盡所能，讓我們感到安心。這個統一的機制已發揮作用，而內地亦沒有理由要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國不但言所當言，更行所當行。他們沒有理由要在此時利用《條例草案》作為幌子，蠶食我們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人、中國人，以至世上所有人現時均活在一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轉變的時代，轉變速度亦是前所未有的。在挑戰和機遇當前，我們(特別是年輕人)不能感到自滿。我們身處香港，特別需要經常自我反省。當祖國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正發展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成熟大國時，北京已制訂一些高瞻遠矚的發展策略，例如"一帶一路"和部分反對派議員均曾前往考察的粵港澳大灣區。世上其他國家均十分希望躍上這個有助達致繁榮穩定的浪潮。香港沒有餘暇冷眼旁觀和開始指責我們的祖國並非真心真意。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是實在的措施，讓我們"上車"，而"一地兩檢"亦是先決條件。我們不曾被迫接受《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亦並非一如某些人所說般違憲。在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自願協議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才予以批准，現時輪到本會進行第三步，就擬議安排進行本地立法。這個"三步走"的程序是現正進行的正當程序，亦完全合法。

過去 20 年來，中央人民政府本着信任和尊重，與香港特區合作。讓我提醒大家，信任和尊重是雙向的。我們不應以過度猜疑及蔑視的心態，回應祖國的好意。我可以由衷說句，相對於我們眾多反對派議員所憂慮的 1997 年回歸，我們現在更可對我們的宗主國有更大信心。現實是，大部分議員均信服《條例草案》所訂定的未來路向，我們既想《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亦需要《條例草案》。我呼籲反對派摒棄他們的疑慮，因為除了恐懼本身之外，我們沒有其他事情需要恐懼。因此，他們應嘗試做一些事情，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需要與內地互相信任。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我代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發言。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是否有官員想發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發言答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感謝大家，讓我可以有一個平靜的氛圍下發言。

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至"一地兩檢"的優勢，以及對香港的長遠貢獻，是鐵一般的事實，相信大家心裏都明白，無須我再次複述。

主席，總結三讀辯論，我只有兩個感想。第一，守護《基本法》，守護"一國兩制"，並非一小撮人的專利。特區政府，以至中央，對尊重國家憲法，對尊重"一國兩制"的方針，尊重《基本法》，擁抱法治的堅持，較反對議案的一方更為執着，更有承擔，更有決心。第二，就反對議案的擔心和憂慮，歸根究底，源自不同信念，以及信心的落差。信念難於改變，但信心，我們可以互勉。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赤誠之心，以開放的胸襟去理解"一地兩檢"，去親身體驗。我深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最後，主席，我懇請在座議員，用自己的良知投票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多位議員大聲擊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克勤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陳克勤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5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多位議員站起來重複高喊口號："割地自闖，立會廢權"、"反對割地兩檢")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陳健波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謝偉俊議員、田北辰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陳恒鑄議員、梁志祥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

張華峰議員、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盧偉國議員、鍾國斌議員、吳永嘉議員、何君堯議員、何啟明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輝議員、柯創盛議員、容海恩議員、陳振英議員、張國鈞議員、陸頌雄議員、劉國勳議員、劉業強議員、鄭泳舜議員及謝偉銓議員贊成。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陳志全議員、梁繼昌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張超雄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朱凱迪議員、邵家臻議員、陳淑莊議員、鄭松泰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范國威議員反對。

陳沛然議員棄權。

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62 人出席，40 人贊成，20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多位議員重複高喊口號："割地自閹，立會廢權"、"反對割地兩檢")

秘書：《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09 分休會。

附件 I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條次建議修正案

7

[不繼續處理]

刪去第(3)款。

8

[被否決]

刪去該條。

新條文

[被否決]

加入——

“第 4 部

雜項

9. 本條例期滿失效

本條例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朱凱迪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條次建議修正案

1
[被否決]

刪去第(2)款而代以—

“(2) 本條例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午夜 12 時失效。”。

1
[被否決]

刪去第(2)款而代以—

“(2) 本條例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自生效日期起五年後失效。”。

1
[被否決]

加入—

“(3) 若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
(a) 本條例即停止生效；
(b) 根據本條例宣布的內地口岸區即視為處於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6
[被否決]

加入—

“(3) 當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時—
(a) (i) 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及
(ii) 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
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
(b) 本條例即停止生效。”。

新條文
[被否決]

加入—

“(9) 當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與《基本法》抵觸時—
(a) 本條例即停止生效；及

- (b) 內地口岸區的範圍不再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但須被視為位於香港以內；而為免生疑問，香港法律在所有事項上適用於指定範圍，而任何香港法院、審裁處或裁判官具有司法管轄權聆訊和裁定任何與該等事項相關的民事或刑事訟案或事宜，一如本條例並未曾通過。”。

新條文

被否決

加入—

- “(9) 若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 —
- (a) 本條例即停止生效；
 - (b) 根據本條例宣布的內地口岸區即視為處於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條次建議修正案

1(2)

被否決

刪去在“本條例”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300日起實施。”。

2

被否決

按筆劃數目順序加入 —

“**內地派駐機構** (Mainland Authorities Stationed at the Mainland Port Area) 指內地派駐在內地口岸區的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

新條文

被否決

加入—

“**第 4 部**
雜項

9. 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的罪行
任何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及監禁 30 年。
10. 協助、教唆、慫使、促致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等罪行
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促致，或串同另一人協助、

教唆、慫使或促致任何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0 及監禁 30 年。

11. 妨礙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的任何人士根據條例執行職責及職能等罪行

任何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

- (a) 抗拒或阻礙任何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進入內地口岸區或通過該口岸區進入西九龍站其他地點的人士執行職責及職能；
- (b) 襲擊任何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進入內地口岸區或通過該口岸區進入西九龍站其他地點執行職責及職能的人士；或
- (c) 恐嚇任何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進入內地口岸區或通過該口岸區進入西九龍站其他地點執行職責及職能的人士，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000 及監禁 10 年。

12. 本條例期滿失效

- (1) 本條例於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 (2) 如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前的任何時間，內地口岸區及高鐵香港段已連續沒有運作 365 日，本條例於內地口岸區及高鐵香港段已連續沒有運作的第 365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2)

[被否決]

刪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而代以
“立法會通過此條例當日後的第 365 日起實施。”。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范國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被否決]

在標題中，刪去“簡稱及生效日期”而代以“簡稱、生效及失效日期”。

1
[被否決]

刪去第 (2) 款而代以一

“(2) 本條例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並於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的日期起期滿失效。”。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7

刪去第(3)款。

被否決

8(1)

(a) 在(a)段中，刪去“；而”而代以句號。

被否決

(b) 刪去(b)段。

附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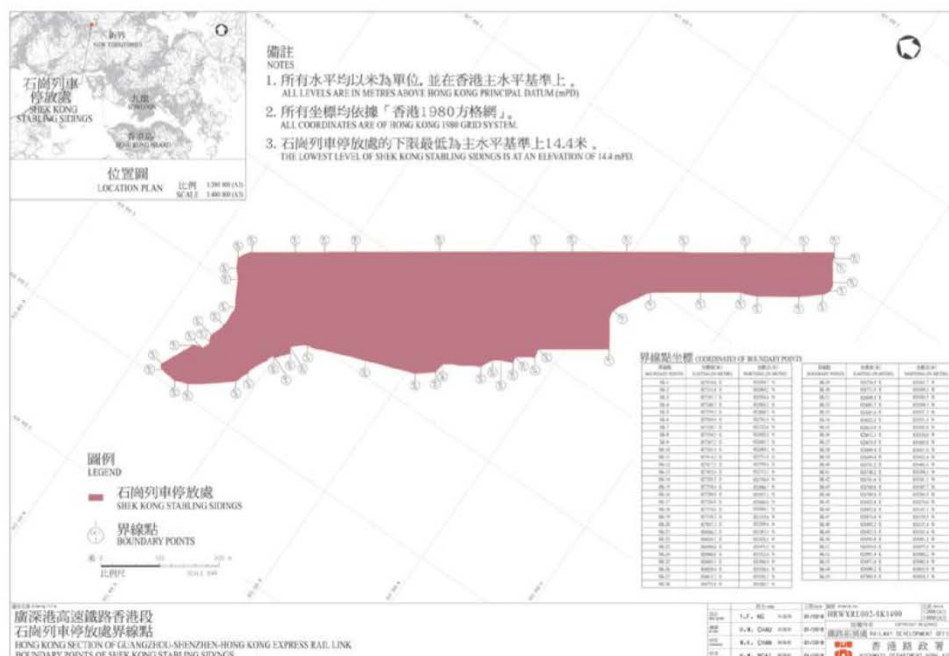
刪去該附表而代以—

被否決

“附表 3

[第 2 條]

石崗列車停放處



附表 4 刪去該附表。
被否決

附表 5 刪去該附表。
被否決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郭榮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8(1)(b)

[被否決]

新條文

[被否決]

刪去第(ii)節。

加入—

“第 4 部
雜項

9. 弁言內提述的文件不屬香港法律一部分
為免生疑問，弁言中所提述的文件不屬《基本法》或
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譚文豪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條次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被否決

加入—

**“第 4 部
雜項**

9. 此條例屬一次性安排

本條例為有關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的一次性安排，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郭家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6

加入—

被否決

“(3) 為免生疑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